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三)



清吴趼人著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三)

著者 吴趼人

目 录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409
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417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425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433
第五十九回	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	441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 乱著书遗名被骂	449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闹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457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465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臧获托空谈	473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	481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490
第六十六回	妙转圜行贿买蜚言 猜哑谜当筵宣谜语	498
第六十七回	论鬼蜮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津	507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鬻威打破小子头	515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沽	524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533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542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	550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558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几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567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贻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面	576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	584

第七十七回	泼婆娘赔礼入娼家 阔老官叫局用文案	593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602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610
第八十回	贩鸦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	618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	627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德泉说完了这一套故事，我问道：“协饷银子未必是现银，是打汇票的，他如何骗得去？这也奇了！”德泉道：“这一笔听说是甘肃协饷。甘肃与各省通汇兑的很少，都是汇到了山西或陕西转汇的，他就在转汇的地方做些手脚，出点机谋，自然到手了。”子安从旁道：“我在一部甚么书上看见一条，说嘉、道年间，还有一个冒充了成亲王到南京，从将军、总督以下的钱，都骗到了的呢。”德泉道：“这是从前没有电报，才被瞒过了；若是此刻，只消打个电去一问，马上就要穿了。”

说话时，只见电报局的信差，送来一封电报。我笑道：“说着电报，电报就到了。”德泉填了收条，打发去了。翻出来一看，却是继之给我的，说苏、杭两处，可托德泉代去；叫我速回扬州一次，再到广东云云。德泉道：“广东这个地方，只有你可以去得；要是我们去了，那是同到了外国一般了。”子安道：“近来在上海久了，这里广东人多，也常有交易，倒有点听得懂了；初和广东人交谈，那才不得了呢。”德泉道：“可笑我有一回，到棋盘街一家药房去买一瓶安眠药水，跑了进去，那柜上全是广东人，说的话都是所问非所答的，我一句也听不懂。我要买大瓶的，他给了我个小瓶；我要掉，他又不懂，必要做手势，比给他看，才懂了，换了大瓶的。我

正在付价给他，忽然内进里跑出一个广东人来，右手把那瓶药水拿起来，提得高与额齐，拿左手指着瓶，眼睛看着我道：‘这瓶药水，顶刮刮罗！顶刮刮罗！有仿单在此，你拿回去一看，便知明白了。’”听得我和子安都狂笑起来。德泉道：“我当时听了他这几句话，也忍不住要笑。他对我说完之后，还对他那伙计叽咕了几句，虽然听他不懂，看他那神色，好象说他那伙计不懂官话的意思。我付过了价，拿了药水要走，他忽然又叫住我道：‘俄基，俄基！’你猜他说甚么？便是我当时也愣住了。他拿起我付给他的洋钱，在柜上掼了两掼，是一块哑板。这才懂了，他要和我说上海话，说这一块洋钱是哑子，又说得不正，便说成一个‘俄基’了。”当下说笑了一会，我不知继之叫我到广东，有甚要事，便即夜趁了轮船动身。偏偏第二天到镇江，已经晚上八点钟，看着不能过江，我也懒得到街上去了，就在趸船上住了一夜。

次日一早过江，赶得到城里，已是十二点多钟。见了继之，谈起到广东的事，原来也是经营商业的事情。我不觉笑道：“我本来是个读书的，虽说是我生来的无意科名，然而困在家里没事，总不免要走这条路。无端的跑了出来，遇见大哥，就变了个幕友，这几年更是变了个商家了。”继之笑道：“岂但是商家，还是个江湖客人呢。你这回到广东去，怕要四五个月才得回来，你不如先回南京一转，叙叙家常再去。”我道：“这倒不必，写个信回去，告诉一声便了。”当下继之检出一本帐目给我。是夜盘桓了一夜。

明日我便收拾行李，别过众人，仍旧流过江去，趁了下水船，仍到上海，又添置了点应用东西，等有了走广东的海

船，便要动身。看了新闻纸，知道广利后天开行，便打发人到招商沪局去，写了一张官舱船票。到了那天，搬了行李上船。这个船的官舱，是在舱面的，倒也爽快。当天半夜里开船，及至天亮起来，已经出了吴淞口，走的老远的了。喜得风平浪静，没事便在舱面散步。到了中午时候，只看一个人，摆着一张小小圆桌，在舱面吃酒；和我招呼起来，请问了姓氏，知道他姓李，便是本船买办。于是大家叙谈起来。我偶然问起这上海到广东，坐大餐房收多少水脚。买办道：“一主一仆，单是一去，收五十元；写来回票，收九十元。这还是本局的船；若是外国行家的船，他还情愿空着，不准中国人坐呢。”我道：“这是甚么意思？”买办道：“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取的。有一回，一个甚么军门大人，带着家眷，坐了大餐房。那回是夏天，那位军门，光着脊梁，光着脚，坐在客座里，还要支给着腿，在那里拘脚丫，外国人看着，已经厌烦的了不得了。大餐间里本来备着水厕，厕门上有钥匙，男女可用的，那位太太偏要用自己的马桶；用了，舀了，洗了，就拿回他自己房里，倒也罢了，偏又嫌他湿，搁在客座里晾着。洗了裹脚布，又晾到客座椅靠背上。外国人见了，可大不答应了，把他们撵了出来。船到了上海，船主便到行里，见了大班，回了这件事。从此外国人家的船，便不准中国人坐大餐房了。你说这不是中国人自取的么！”我道：“这个本来太不象样了。然而我们中国人不见得个个如此。”买办道：“这个合了我们广东人一句话，‘一个小鸡不好，带坏一笼’了。”

正说话时，又有一个广东人来招呼，自己说是姓何，号

理之，是广东名利客栈招呼客人的伙伴，终年跟着轮船往来，以便招接客人的。便邀我到广东住到名利栈去。我答应了，托他招呼行李。这船走了三天，到了香港，停泊了一夜；香港此时没有码头，船在海当中下锚。到了晚上，望见香港万家灯火，一层高似一层，竟成了个灯山，倒也是一个奇景。次日早晨启轮，到了广东，用驳船驳到岸上。原来名利栈就开在珠江边上，后门正对珠江，就在后门登岸。

安息了一天，便出去勾当我的正事，一面写信寄给继之。谁知我到了这里，头一次到街上去走走，就遇见了一件新闻。我走到一条街，这条街叫做沙基。沙基上有一所极大的房子，房子外面，挂着药房的招牌，门口围了不少的人，象是看热闹的光景。我再走过去看看，原来那药房里在那里拍卖，所卖的全是药水。我暗想这件事好奇怪，既然药房倒了，只有召人盘受，哪里好拍卖得来；便是那个买的，他不是开药房，一单一单的药水买去，做甚么呢。正在想着，只见他又指着两箱蓝玻璃瓶的来叫拍。我吃了一惊，暗想外国药房的规矩，蓝瓶是盛毒药的，有几种还是轻易不肯卖，必要外国医生开到药方上才肯卖的，怎么也胡乱拍卖起来呢。此时我身上还有正事，不便多耽搁，只看了一看便走了。

下午时候，回到名利栈。晚上没事，广利船还没有开行，何理之便到我房里来谈天。他嘴里有的没的乱说，一阵说甚么把韭菜带到新加坡，要卖一块洋钱一片菜叶；新鲜荔枝带到法兰西，要卖五个法郎一个；又是甚么播威表，在法兰西只卖半个法郎一个。他只管乱说，我只管乱听，也不同他辩论。后来我说起药房拍卖一节，很以为奇。理之拍手道：“拍

卖了么！可惜我不知道，不然，我倒要去和他记一记帐，看他还捞得回几个。”我道：“这药房倒帐的情形，想是你知道的了？”理之道：“倒帐的有甚希奇！这是一个富而不仁的人，遭了个大骗子。这位大富翁姓荀，名叫鸢楼，本来是由赌博起家；后来又运动了官场，包收甚么捐，尽情剥削。我们广东人都恨得他了不得。”我道：“他不是广东人么？”理之道：“他是直隶沧州人，不过在广东日子长久，学会说广东话罢了。他剥削的钱，也不知多少了。忽然一天，他走沙基经过，看见一个外国人，在那里指挥工匠装修房子，装修得很是富丽，不知要开甚么洋行；托了旁人去打听，才知道是开药房的。那外国人并不是外国人，不过扮了西装罢了，还是中国的辽东人呢。这荀鸢楼听说他是辽东原籍，总算同是北边人，可以算得同乡，便又托人介绍去拜访他。见面之后，才知道他姓祖，《貳臣传》上祖大寿之后，单名一个武字。从四五岁的时候，他老子便带了他到外国去，到了七八岁时，便到外国学堂里去读书，另外取了个外国的名字，叫做 Cove。后来回到中国，又把他译成中国北边口音，叫做劳佛，就把这劳佛两个字做了号。他外国书读得差不多了，便到医学堂里去学西医。在外国时，所有往来的中国人都是广东人，所以他倒说了一口广东话，把他自己的辽东话，倒反忘记个干净了。等在医学堂毕业出来，不知在哪里混了两年，跑到这里来，要开个药房。恰好这荀鸢楼是最信用西药的，两人见面之下，便谈起这件事。

“荀鸢楼问他药房生意有多少利息。劳佛道：‘利息是说不定的，有九分利的，也有一二分利的，然而总是利息厚的

居多，通扯起来，可以算个七分利钱。’荀鸢楼道：‘照这样说，做一万银子生意，可以赚到七千了。不知要多少本钱？’劳佛道：‘本钱哪里有一定的，外国的大药房，几十万本钱的不足为奇。’荀鸢楼道：‘不知你开这个打算多少？’劳佛道：‘我只备了五万资本。’荀鸢楼道：‘比方有人肯附点本钱，可能附得进去？’劳佛道：‘这有甚么不可的。’荀鸢楼道：‘那么我打算附十万银子如何？’劳佛满口答应，便道：‘如此我便扩张起来。’他两个因此成了知己。

不多几天，荀鸢楼划了十万银子来，又派了一个帐房来。劳佛便取出一扣三千银子往来的庄折，叫他收存，要支甚么零用，只管去取。从此铺里一切杂用，劳佛便不过问，天天只忙着定货催货，铺里慢慢的用上十多个伙计。劳佛逐一细问，却没有一个懂得外国话，认得外国字的。荀鸢楼闻得，便又荐了一个懂洋文的来；劳佛考他一考，说是他的工夫不够用，不要。又道：‘不过起头个把月忙点，关着洋文的事，我一个人来就是了。’荀鸢楼见他习勤耐劳，倒反十分敬重他起来。过得个把月，劳佛对荀鸢楼道：‘我的五万资本，因为扩充生意起见，已经一齐拿去定了货了。尊款十万，我托个朋友拿到汇丰存了。我本要存逐日往来的，谁知他拿去给我存了六个月期，真是误事！昨日头批定货到，要三万银子起货，只得请你暂时挪一挪，好早点起了出来，早点开张。’荀鸢楼满口答应，登时划了过来。到了明天，果然有人送来无数箱子，方的、长的，大小不等。劳佛督率各小伙计开箱，开了出来，都是各种的药水，一瓶一瓶的都上了架，登时满坑满谷起来。后来陆续再送来的，竟来不及开了，开了也没有

架子放了，只得都堆到后头栈房里去，足足堆了一屋子。荀鸢楼也来看热闹，又一一问讯，这是甚么，那是甚么，劳佛也一一告诉了。

“正在忙乱之际，忽然一个电局信差送来一封洋文电报，劳佛看了失惊道：‘怎么就死了！唉！这便怎么处！’荀鸢楼忙问死了甚么人。劳佛把电报递给他，他看了，是一字不认得的。劳佛便告诉他道：‘香港大药房里一个总理配药的医生，他是我的好朋友，将来我这里有多少事，还靠他帮忙呢，谁知他今天死了。他的遗嘱，他死后，叫我去暂时代理他的职业。在交情上，又不得不去；这一去，最少也要三个月，那外国派来的人才得到，这里又有事，怎样呢？’荀鸢楼也愣住了。

劳佛想了一想道：‘这样罢，我到香港去找一个配药的人，到这里代了我罢。’帐房道：‘这里没有人懂话，怎样办呢？’劳佛道：‘这个不要紧，我找一个懂中国话的来。十分找不着，我叫他带一个西崽来；你们要和他说话，只对西崽说就是。好在只有三个月，我就来的。’荀鸢楼问他香港那大药房是甚么招牌，劳佛叽叽咕咕说了个外国名字道：‘中国名字叫甚么，我也记不大清楚了，等到了那里，写信来通知，以便通信罢。我今天要坐晚轮船去了。’说罢，取出许多外国字纸来，交代给帐房，一一指点：这一迭是燕威士，这个货差不多就要到的了；这一迭是定单，这里面那几张是电定的，那几张是信定的；洋行里倘有燕威士送来，便好好收下，打还他回单图书。又拿出一扣折子来，十分慎重的交代道：‘这就是我那误事朋友，代存汇丰的十万银子的存折，是……哪一天存的，扣

到……哪一天，便到了六个月期，你便去换上一个逐日往来的折子，以便随时应用。’荀鸢楼拿起折子一看道：‘怎么我存汇丰的存折，不是这个样子？’劳佛道：‘汇丰存折本来有两种：一种用给中国人的，一种用给外国人的。我这个是托一个外国朋友去存的，所以和用给中国人的两样了。’劳佛交代清楚，也不带甚么行李，只提了一个大皮包，便匆匆上晚轮船到香港去了。

“这里一等五六天，杳无音信，看见货物堆满了一铺子，不便久搁，只得先行开张。谁知开张之后，凡来买药水的，无有一个不来退换。退换去后，又回来要退还银子。原来那瓶子里，全是一瓶一瓶的清水；除了两箱林文烟花露水，和两箱洋胰子是真的，其余没有一瓶不是清水。帐房大惊，连忙通知荀鸢楼，叫他带了懂洋文的人来，查看各种定单燕威士，谁知都是假造出来的。忙看那十万银子存折时，哪里是甚么汇丰存折，是一个外国人用的日记簿子。这才知道遇了骗子，忙乱起来，派人到香港寻他，他已经不知跑到那里去了。再查那栈房里的货箱，连瓶也没有在里面，一箱箱的全是砖头瓦石，所以要拍卖了这些瓶，好退还人家房子啊。”

我道：“这个甚么劳佛，难道知道姓荀要来兜搭他，故意设这圈套的么？”理之道：“这倒不见得。他是学医生出身，有意是要开个药房，自己顺便挂个招牌行道，也是极平常的事。等到无端碰了这么个冤大头，一口便肯拿出十万，他便乐得如此设施了。象这样剥削来的钱，叫他这样失去，还不知多少人拍手称快呢。”

正是：悖入自应还悖出，且留快语快人心。未知后事如

何，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何理之正和我谈得高兴，忽然一个茶房走来说道：“何先生，去天字码头看杀人不去？帐房李先生已经去了。”何理之道：“杀人有甚么好看，我不去。但不知杀甚么人？”茶房道：“就是杀哪个甚么苦打成招的夏作人。”何理之道：“我不看。”那茶房便去了。我问道：“甚么苦打成招的？岂不是个冤枉案子么？”理之道：“论情论理，这个夏作人是可杀的。然而这个案子可是冤枉得很，不过犯了和奸的案子，怎么杀得他呢。”我不觉纳闷道：“依律，强奸也不过是个绞罪，我记得好象还是绞监候呢，怎么就罗织成一个斩罪？岂不是一件怪事！”理之道：“这是奸妇的本夫做的圈套。说起来又是一篇长话：

“这夏作人是新安县人氏，捐有一个都司职衔。平日包揽词讼，无恶不作，横行乡里，欺压良懦，那不必说了；更欢喜渔猎女色。因此他乡里的人，没有一个不恨他如切骨的了。我们广东地方，各乡都设一个公局，公举几个绅士在局里，遇了乡人有甚么争执等事，都由公局绅士议断。这夏作人又是

坐了公局绅士的第一把交椅。你想谁还敢惹他！他看上了本乡一个婆娘，这婆娘的丈夫姓李，单名一个壮字，是在新加坡经商的，每年二三月回来一次，历年都是如此的。夏作人设法和那婆娘上了手之后，只有李壮回家那几天是避开的，李壮一走他就来了，犹如是他的家一般。左右邻里，无有一个不知道的；就是李壮回来，也略有所闻，不过拿不着凭据。

“有一回，李壮有个本家，也到新加坡去，见了李壮，说起这件事，说的千真万真，并且说夏作人竟是住在他家里。李壮听了，忿火中烧，便想了一个计策，买了一对快刀，两把是一式无异的，便附了船回家。这李壮本来是一个窃贼出身，飞檐走壁的工夫是很熟的。从前因为犯了案，官府要捉他，才逃走到新加坡，改业经商，居然多了几个钱。后来事情搁冷了，方才回家乡来娶亲的。他此番回到家乡，先不到家，在外面捱到天黑，方才掩了回去。又不进门，先耸身上屋，在天窗上望下一看，果然看见夏作人在那里和那婆娘对面说话，犹如夫妻一般。他此时若跳了下去，一刀一个，只怕也杀了。他一来怕夏作人力大，杀他不动；二来就是杀了，也要到官报杀奸，受了讼累，还要把一顶戴过的绿帽子晾出来。所以他未曾回来之先，已预定下计策。

“此时看得亲切，且不下去，跳至墙外，走到夏作人家里，踰墙而入，掩到他书房里，把所买的一对刀，取一把放在炕床底下，方才出来，一径回家去打门。里面问是哪个，李壮答应一声。那婆娘认得声音，未免慌了，先把奸夫安顿，藏在床背后，方才出来开门。李壮不动声色的道：‘今天船到得晚了，弄到这个时候才到家，晚饭也不曾吃。’他婆娘听了，

便去弄饭。一面又问他为甚么这一回不先给一个信，便突然回来。李壮道：‘这回是香港一家素有往来的字号，打电报叫我到香港去的，所以不及给信。’婆娘到厨下去了，很不放心，恐防李壮到房里去，看见了奸夫。喜得李壮并不进去，此时七月天气，他只在院子里摇着蒲扇取凉。一会儿饭好了，婆娘摆开了几样家常小菜，端了一壶家藏旧酒，又摆了两分杯箸。李壮道：‘怎么只摆两分？再添一分来。’婆娘道：‘我们只有两个人，为甚要三分？’李壮笑道：‘你何必瞒我！放着一个夏老爷在房里，难道我们两个好偏了他么？’这一句话，把婆娘吓得面如土色，做声不得。李壮又道：‘这个怕甚么！有甚么要紧！我并不在这个上头讨论的。快请夏老爷出来，虽然家常便饭，也没有背客自吃之理啊。’那夏作人躲在里面，本来也有三分害怕，仗着自己气力大，预备打倒了李壮，还可以脱身；此刻听了他这两句话，越发胆壮得意，以为自己平日的威福足以慑服人，所以李壮虽然妻子被我奸了，还要这等相待。于是昂然而出。及至见了面，不知不觉的，也带了三分羞惭。倒是李壮坦然无事，一见了面，便道：‘夏老爷，违教许久了。舍下一向多承照应，实在感激！’夏作人连道：‘不敢，不敢！’李壮便让坐吃酒。那婆娘倒是羞答答起来。李壮正色道：‘你何必如此！我终年出门在外，家中没人照应，本不是事，就是我在外头，也不放心；得夏老爷这种好人肯照应你，是最好的了。你总要和我不在家时一样才好，不然，就同在一处吃饭，也是乏味的。’又对夏作人道：‘夏老爷，你说是不是呢。难得你老人家赏脸，不然，这一乡里面，夏老爷要看中谁，谁敢道个不字呢！’一席话说得夏作人洋洋得意。

李壮又殷勤劝酒。那婆娘暗想：‘这个乌龟，自己情愿拿绿帽子往脑袋上磕，我一向倒是白耽惊怕的了。’于是也有说有笑起来。夏作人越是乐不可支，连连吃酒。李壮又道：‘可笑世上那些谋杀亲夫的，我看他们都是自取其祸；若象我这样，夏老爷，你两口子舍得杀我么？’婆娘接口道：‘天下哪里有你这样好人！’李壮笑道：‘我也并不是好人；不过想起我们在外头嫖，不算犯法的，何以你们就养不得汉子呢。这么一想，心就平了。’夏作人点头道：‘李哥果然是个知趣朋友。’说话间，酒已多了。李壮看夏作人已经醉了，便叫婆娘盛饭，匆匆吃过，婆娘收拾开去。夏作人道：‘李哥，我要先走了。你初回来，我理当让你。’李壮道：‘且慢！我要和你借一样东西呢。’夏作人道：‘甚么东西？’李壮道：‘这件事，我便不计较，只是祖宗面上过不去。人家说：家里出了养汉子的媳妇，祖宗做鬼也哭的。除非把奸夫捉住，剪了他的辫子，在祖宗跟前，烧香禀告过，已经捉获奸夫，那祖宗才转悲为喜呢。夏老爷跟前，我不敢动粗，请夏老爷自己剪下来，借给我供一供祖宗。’夏作人愕然道：‘这个如何使得！’李壮忽然翻转了脸，飕的一声，在裤带上拔出一枝六响手枪，指着夏作人道：‘你偷了我老婆，我一点不计较，还是酒饭相待，此刻和你借一条无关痛痒的辫子也不肯！你可不要怪我，这枝枪是不认得人的！’这一下把夏作人的酒也吓醒了。要待不肯时，此时酒后力乏，恐怕闹他不过；况且他洋枪在手，只要把机簧一扳，就不是好顽的了。只得连连说道：‘给你，给你！只求你剪剩二三寸，等我好另外装一条假的；不然，怎样见人呢。’李壮重新把洋枪插向裤带上道：‘这个自然。难道好

齐根剪下么。方才卤莽，夏老爷莫怪。’说罢，叫婆娘拿剪子来，走向夏作人身后，提起辫子。夏作人道：‘稍为留长一点。’李壮道：‘这个自然。’嘴里便这样说，手里早飕的一声，把那根辫子贴肉齐根的剪了下来。夏作人觉着，已经来不及了，只得快快而去，幸喜时在黑夜，无人看见，且等明日再设法罢了。

“李壮等他去后，便打开一个皮包，叫那婆娘道：‘你来看，这是甚么东西？’婆娘走过去弯腰看时，他飕的一声，拔出一把一尺四五寸长的雪亮快刀，对准喉咙，尽力一刺。那婆娘只喊得一声‘哎’，那‘呀’字还不曾喊出来，便往前倒了下去。李壮又在他左手上、左肋上，搨了几刀，那婆娘便一缕淫魂，望鬼门关去了。李壮却拿夏作人的辫子，缠在死婆娘的右臂上；把剪下来的一头，给他握在手里。才断气的时候，手足还未全僵，李壮代他握了头发；又拿刀搨了他握发的手两刀；又拿自己的手握住他的手，等他冻僵了才放。安置停当，把自己身上整理洁净，已是三更多天了。他提了带回来的皮包，走了出来，把门反掩了，走出村外一间破庙里，胡乱歇了一夜。

“到天明起来，提了皮包，仍然走回家里。昨夜他回来时，是在黑夜，乡下人一到了断黑时，便家家关门闭户的了；却又起来极早，才破天亮，便家家都起来了，赶集的，耕田的，放牛的，往来的人已是络绎不绝，所以他提着皮包入村，大家都看见他了。都拱手招呼，说：‘李大哥回来了，几时到的？我们都惦记你呢。新加坡生意可好？你发财啊。’李壮道：‘今天一早到的。承记挂，多谢！我托福还好！’如此一路招

呼到家，一村的人，都知道李壮今天回来了。到得门前，那左右邻居，也是一般的招呼，却是捏了一把汗，知道夏作人准在里面，今番只怕要撞破了！看着他举手，轻轻叩了两下门，不见答应；又叩了两三下，仍然没人答应。李壮道：‘怎么这个时候，还不起来呢？’用力打了一下，那门呀的一声开了，原来是虚掩着的。李壮假装成诧异的样子道：‘唔！’一面走了进去。

“不一会，忽然大呼小叫的走了出来道：‘不好了！我的女人给人杀死了！’众人听说，老大吃了一惊，都纷纷进去。看见他手里握着一条辫子，鲜血满地，身上伤了七八刀。个个都称奇道怪。一面先惊动了地保，先去报官。李壮一面奔到公局，求众绅士作主。这天众绅士都到了，单少了个夏作人。众绅听见说地方出了命案，便叫人去请他。一会回来说，夏老爷有点感冒，不能出来。李壮道：‘我是今天才回来的，平空遇了这件事，不得主意。向来地方上有事，都是夏老爷做主的，偏偏他又病了；他既然是感冒避风，说不得请众位老爷带着我到他府上，求个主意的了。’众人见是人命大事，便同了李壮到夏家来。夏作人仍旧不肯相见，说是在上房睡了，不能起来。众人道：‘今天地方上出了命案，夏老爷不能起来，我们也要到上房去相见的了。’说罢，也不等传报，一齐踱了进去。只见夏作人睡在床上，盖上一床夹被窝，脸向外躺着。众人告诉这件事，他这一吓，非同小可，脸色登时大变起来，嘴里装着哼哼之声，没有半句说话，却拿双眼看着李壮。李壮故意走到床前道：‘夏老爷是甚么病？可有点发烧？’说罢，伸手在他额上去摸，故意摸到脑后，说一声‘噯

呀’！回头对众人道：‘我的死女人，手里握了一条辫子，此刻夏老爷的辫子是齐根没了的，莫非杀人的是夏老爷？’众人听说，吃了一惊，一拥上前去看。

“李壮不顾众人，便飞奔到县里去击鼓鸣冤，说夏作人杀人。知县官方才得了地保的报，正要去验尸，问了李壮口供，便带了仵作，出城下乡相验。官看了这个情形，明明是拒奸被杀，倒不觉对着那尸首肃然起敬。验过之后，叫取下辫子带回去，顺路去拜夏绅士。投帖进去，回出来说挡驾。官怒道：‘有人告了他在案，我不传他，亲来拜他，他倒装模做样起来了！莫非是情虚么！’说着，不等请，便自下轿进来。这夏作人喜欢结交官场，时常往事，所以他家里的路，官也走熟的了，不用引导，便到书房坐下。那官本来听了李壮说夏作人没了辫子，所以要亲来察看的，如何肯空回去。夏作人没法，又不曾装好假辫子，只得把老婆的髭子打了一条假辫，装在凉帽箍里面；匆忙之间，又没有辫穗子，将就用一根黑头绳打了结，换上衣冠，出来相见。因为有了亏心的事，脸色未免一阵红、一阵白，知县已是疑心。相见过后，分宾坐定。官有心要体察他，便说道：‘天气热得很，我们何妨升冠谈谈。’说着，自己先除了帽子。夏作人忙说‘不必’，脸上的汗，却直流下来。偏偏那官带来装烟的小跟班，把烟窝掉在地下，低头去拾；一瞥眼看见炕底下一把雪亮的刀，不觉失惊道：‘这个刀是杀人的啊！’夏作人方在那里说‘不必不必’，忽听了这句话，猛然吃了一惊道：‘哪里有甚么刀？’小跟班道：‘炕底下的不是么。’说着，走进弯腰伸手拾了起来。夏作人此时心虚已经到了极点，一看见了，吓得魂不附体，汗

如雨下，不觉战抖起来，说道：‘这——这——这是谁——谁放在这里的？这——这——这不是我的啊！’这个时候，恰好一个家人在夏作人背后，把他辫子捏了一捏，觉得油腻腻的；因回道：‘夏老爷的辫子是假的。’知县顿时翻了脸，喝叫把他带了衙门里去，这把凶刀也带了去。说着，先出来上轿去了。

“回到衙门，把凶刀和尸格一对，竟是一丝不走的。不由分说，先交代动公事详革了他的职衔，便坐堂提审。夏作人供道：‘这妇人向来与职员有奸的。’只说得这一句，官喝住了，喝叫先打五十嘴巴。打完了，才说道：‘这妇人明明是拒奸被杀的，我见了他还肃然起敬，你开口便诬蔑他，这还了得！这五十下是打你的诬蔑烈妇！’又喝再打五十。打完了，又道：‘你犯了法，这个职衔经本县详革了，你还称甚么职员！有甚么话，你讲！’夏作人道：‘小人和这已死妇人，委实一向有奸的。’官大怒道：‘你还要诬蔑好人！’喝再打一百嘴巴。打得夏作人两腮红肿，牙血直流。又供道：‘这妇人不是小人杀的，青天大老爷冤枉！’官怒道：‘你不杀他，你的辫子，怎么给他死握着？’夏作人要把昨夜的情由叙出来，无奈这个官不准他说和妇人犯奸，一说着，便不问情由，先打嘴巴，竟是无从叙起。又一时心慌意乱，不得主意，只含糊辩道：‘这条辫子怕不是小人的。’官叫差役拿辫子在他头上去验，验得颜色粗细，与及断处痕迹，一一相符。从此便是跪铁链、上夹棍、背板凳、天平架，没有一样不曾尝过，熬不过痛苦，只得招了个‘强奸不遂，一时性起，把妇人杀死；辫发被妇人扭住，不能摆脱，割辫而逃’。于是详上去，定了个斩决。上

头还夸奖他破案神速。他又敬那婆娘节烈，定了案之后，他写了‘节烈可风’四个字，做了匾，送给李壮悬挂。又办了祭品，委了典史太爷去祭那婆娘。更兼动了公事，申请大宪，和那婆娘奏请旌表，乞恩准其建坊。今天斩决公文到了，只怕那请旌的公事，也快回来了。”

正是：世事何须问真假，内容强半是糊涂。未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理之述完了这件事，我从头仔细一想，这李壮布置的实在周密很毒。因问道：“他这种的秘密布置，外头人哪里知得这么详细呢？”何理之道：“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何况我们帐房的李先生，就是李壮的胞叔，他们叔侄之间，等定过案之后，自然说起，所以我们知的格外详细。”说话之间，已到了吃饭时候，理之散去。我在广东部署了几天，便到香港去办事，也耽搁了十多天。一天，走到上环大街，看见一家洋货店新开张，十分热闹。路上行人，都啧啧称羨，都说不料这个古井叫他淘着。我虽然懂得广东话，却不懂他们那市井的隐语，这“淘古井”是甚么，听了十分纳闷。后来

问了旁人，才知道凡娶着不甚正路的妇人，如妓女、寡妇之类做老婆，却带着银钱来的，叫做“淘古井”。知道这件事里面，一定有甚么新闻，再三打听，却又被我查着了。

原来花县地方，有一个乡下人，姓恽，名叫阿来，年纪二十多岁，一向在家耕田度日，和他老子两个，都是当佃户的。有一天，被他老子骂了两句，这恽来便赌气逃了出来，来到香港，当苦力度日（这“苦力”两个字，本来是一句外国话 Coolie，是扛抬搬运等小工之通称。广东人依着外国音，这么叫叫，日子久了，便成了一个名词，也忘了他是一句外国话了）。

恽来当了两个月苦力之后，一天，公司船到了，他便走到码头上去等着，代人搬运行李，好赚几文工钱。到了码头，看见一个咸水妹（看官先要明白了“咸水妹”这句名词，是指的甚么人。香港初开埠的时候，外国人渐渐来的多了，要寻个妓女也没有。为甚么呢？因为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两样，那时大家都未曾看惯，看见他那种生得金黄头发，蓝眼睛珠子，没有一个不害怕的，那些妇女谁敢近他；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摇舢舨的女子，他们渡外国人上下轮船，先看惯了，言语也慢慢的通了，外国人和他们兜搭起来，他们自后就以此为业了。香港是一个海岛，海水是咸的，他们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他做“咸水妹”。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称。这个“妹”字是广东俗话，女子未曾出嫁之称，又可作婢女解。现在有许多人，凡是广东妓女，都叫他做“咸水妹”，那就差得远了）。这咸水妹从公司轮下来，跨上舢舨，摇到岸边，恰好碰见恽来，便把两个大皮包交给他。问他这里哪一家客

栈最好，你和我扛了送去，我跟着你走。恽来答应了，把一个大的扛在肩膀上，一个稍为小点的提在手里，领着那咸水妹走。走到了一处十字路口，路上车马交驰，一辆马车，在恽来身后飞驰而来，几乎马头碰到身上；恽来急忙一闪，那边又来了一辆，又闪到路旁。回头一看，不见了那咸水妹，呆呆的站着等了一会，还不见到。他心中暗想：这里面不知是甚么东西。他是从外国回来的，除了这两个皮包，别无行李，倘然失了，便是一无所有的了，只怕性命也要误出来。这便怎么处呢。想了半天，还不见来，他便把两个皮包送到大馆里去（旅香港粤人，称巡捕房为大馆）。一径走到写字间，要报明存放，等失主来领。谁知那咸水妹已经先在那里报失了，形色十分张皇；一见了恽来，登时欢喜的说不出来，一迭连声说：“你真是好人！”巡捕头问恽来来做什么。那咸水妹表明他不见了物主，送来存放待领的话。巡捕头道：“那么你就仍旧叫他给你拿了去罢。”

于是两个出了大馆，寻到了客栈，拣定了房间。咸水妹问道：“你这送一送，要多少工钱？有定例的么？”恽来道：“没有甚么定例。码头上送到这里，约莫是两毫子左右——粤人呼小银元为毫子；此刻多走一次大馆，随你多给我几文罢。”咸水妹给他三个毫子。他拿了，说一声“承惠”（承惠二字是广东话，义自明）便要走。咸水妹笑道：“你回来。这两个皮包，是我性命交关的东西，我走失了，你不拿了我的去，还送到大馆待领，我岂有仅给你三个毫子之理，你也太老实了。”说罢，在一个小皮夹里，取出五个金元来给他。恽来欢喜的了不得，暗想我自从到香港以来，只听见人说金仔（粤人呼

金元为金仔)，却还没有见过。总想积起钱来，买他一个顽顽，不料今日一得五个。因说道：“这个我拿回去不便当。我住的地方人杂得很，恐怕失了，你有心给我，请你代我存着罢。”咸水妹道：“也好。你住在哪里？”恹来道：“我住在苦力馆（小工总会也，粤言）。每天两毫子租钱，已经欠了三天租了。”咸水妹又在衣袋里，随意抓了十来个毫子给他。恹来道：“已经承惠了五个金仔，这个不要了。”咸水妹道：“你只管拿了去。你明天不要到别处去了，到我这里来，和我买点东西罢。”恹来答应着去了。

次日，他果然一早就来了。咸水妹见他光着一双脚，拿出两元洋钱，叫他自己去买了鞋袜穿了。方问他汇丰在哪里，你领我去。他便同着咸水妹出来。在路上，咸水妹又拿些金元，向钱铺里兑换了墨银。一路到了汇丰，只见那咸水妹取出一张纸，交到柜上，说了两句话，便带了他一同出来，回到客栈。因对他说道：“我住在客栈里，不甚便当。你没有事，到外面去找找房子去，找着了，我就要搬了。”又给他几元银道：“你自己去买一套干净点衣服，身上穿的太要不得了。”恹来答应着，便出去找房子。他当了两个多月苦力，香港的地方也走熟了，哪里冷静，哪里热闹，哪里是铺户多，哪里是人家多，一一都知道的了。出来买了衣服，便去寻找房子，绕了几个圈子，随便到小饭店里吃了午饭。又走了一趟，看了有三四处，到三点钟时候，便回到客栈。劈面遇见咸水妹，从栈里出来。恹来道：“房子找了三四处，请你同去看看那一处合式。”咸水妹道：“我此刻要到汇丰去，没有工夫。”说着，在衣袋里取出房门钥匙，交给他道：“你开了门，在房里等着

罢。”说罢，去了。恽来开门进房，趁着此时没有人，便把衣裤换了。桌上放着一面屏镜，自己弯下腰来一照，暗想：我不料遇了这个好人，天下哪里有这便宜事！此刻我身上的东西，都是他的了。不过代他扛送了一回东西，便赚了这许多钱。想着，又锁了房门，把两件破衣裤拿到露台上去洗了，晾了，方才下来。恰好咸水妹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小皮包，两个人扛着一个保险铁柜送了来。恽来连忙开了门，把铁柜安放妥当。送来的人去了。咸水妹开了铁柜，把小皮包放进去，又开了那两个大皮包，取了好些一包一包的东西，也放了进去；又开了一个洋式拜匣，检了一检，取了一个钻石戒指带上，方才锁起来。

恽来便问去看房子不去，又把买衣服剩下的钱缴还。咸水妹笑道：“你带在身边用罢。我也性急得很，要搬出去，我们就去看看罢。”于是一同出来，去看定了一处，是三层楼上，一间楼面，讲定了租钱，便交代恽来去叫一个木匠来，指定地方，叫他隔作两间，前间大些，后间小些，都要装上洋锁；价钱大点都不要紧，明天一天之内，定要完工的。木匠听说价钱大也不要紧，能多赚两文，自然没有不肯的了。讲定之后，二人仍回到客栈里。

恽来看见没事，便要回去。咸水妹道：“你去把铺盖拿了来，叫栈里开一个房，住一夜罢。从此你就跟着我帮忙，我每月给还你工钱，不比做苦力轻松么。”恽来暗想我是甚么运气，碰了这么个好人。因说道：“我本来没有铺盖，一向都是和人家借用的。”咸水妹道：“那么你就不要去了。”一会，茶房开了饭来，咸水妹叫多开一客。一会添了来，咸水妹叫恽

来同吃。恽来道：“那不行，你吃完了我再吃。”咸水妹道：“我这甚么要紧。我请你来帮忙，就和请个伙计一般，并不当你是个下人。”恽来只得坐下同吃，却只觉着坐立不安。

吃过了晚饭，已是上火时候。咸水妹想了一想，便叫恽来领到洋货铺里去，拣了一张美国红毡，便问恽来这个好不好。恽来莫名其妙，只答应好。咸水妹便出了十八元银，买了两张。又拣了一床龙须席，问恽来好不好。恽来也只答应是好的。咸水妹也买了。又买了一对洋式枕头，方才回栈。对恽来道：“你叫茶房另外开一个房，你拿这个去用罢。你跑了一天，辛苦了，早点去睡。”恽来大惊道：“这几件东西，我看着买了二十多元银，怎么拿来给我！我没有这种福气！只怕用了一夜，还不止折短一年的命呢！”咸水妹笑道：“我给了你，便是你的福气，不要紧的，你拿去用罢。”恽来推托再三，无奈只得受了。叫茶房另外开一间房，把东西放好；恐怕自己身上脏，把东西都盖脏了，走上露台自来水管地方，洗了个澡，方才回房安睡。一夜睡的龙须席，盖的金山毡，只喜得个心痒难挠，算是享尽了平生未有之福。

酣然一觉，便到天亮。咸水妹又叫他同去买铁床桌椅，及一切动用家私，一切都送到那边房子里去。又叫恽来去监督着木匠赶紧做，“我饭后就要搬来的”。恽来答应去了。到了午饭时候，便回栈吃饭。吃过饭，便算清房饭钱，叫人来搬东西。恽来道：“只要叫一个人来，我帮着便抬去了，只有这铁箱子重些。”咸水妹道：“我请你帮忙，不过是买东西等轻便的事；这些粗重的事不要你做，你以后不要如此。”于是另外叫了苦力，搬了过去。那三四个木匠，还在那里砰砰匍匐

的做工，直到下午，方才完竣。两个人收拾好了，一一陈设起来。把恽来安置在后间，睡的还是一张小小铁床。又到近处包饭人家，说定了包饭。

从此恽来便住在咸水妹处，一连几个月，居然“养尊处优”的，养得他又白又胖起来。然而他到底是个忠厚人，始终不涉于邪，并好象不知那咸水妹是女人似的。那咸水妹也十分信他，门上配了两个钥匙，一人带了一个，出入无碍的。

一天，恽来偶然在外面闲行，遇见了一个从前同做苦力的人，问道：“老恽，你好啊！几个月没看见，怎么这样光鲜了？哪里发的财？”恽来终是个老实人，人家一问，便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那人一愣道：“你和他有那回事么？”恽来愕然道：“是哪一回事？”那人知道他是个呆子，便不和他多说，只道：“这是从金山发财回来的，铁柜里面不知有多少银纸（粤言钞票也），好歹捞他几张，逃回乡下去，还不发财么，何必还在这里听使唤，做他的西崽？”恽来听了，心中一动，默默无言，各自分散。

回到屋里，恰好那咸水妹不在家，看看桌上小钟，恰是省河轮船将近开行的时候。回想那苦力之言不错，便到咸水妹枕头边一翻，翻出了铁柜钥匙，开了柜门，果然横七竖八的放了好几卷银纸。恽来心中暴暴乱跳，取了两卷；还想再取，一想不要拿得太多了，害得他没得用。又怕他回来碰见，急急的忘了关上柜门，忙忙出来，把房门顺手一带；喜得房门是装了弹簧锁的，一碰便锁上了。恽来急急走了出来，径登轮船，竟回省城去了。

回到省城，又附了乡下渡船（犹江南之航船也），回到花

县。到了家，见了他老子，便喜孜孜的拿出银纸来道：“一个人到底是要出门，你看我已经发了财了。”他老子名叫阿亨，因他年纪老了，人家都叫他老亨。当下老亨听了儿子的话，拿起一卷，打开一看，大惊道：“这是银纸啊！我还是前年才见过，我欢喜他，凑了一元银，买了一张藏着，永远舍不得用。你哪里来这许多？莫非你在外面做了强盗么？你可不要在外头闯了祸累我！”恁来是老实到极的人，便把上项事一一说出。老亨不听犹可，听了之时，顿时三尸乱暴，七窍生烟，飞起脚来，就是一脚，接连就是两个嘴巴。大骂：“你这畜生！不安分在家耕田，却出去学做那下流事情，回来辱没祖宗！还不给我去死了！”说着，又是没头没脑的两三拳。恁来知道自己的错，不敢动，也不敢则声。老亨气过一阵，想了个主意，取了一根又粗又大、拴牛的麻绳来，把儿子反绑了，手提了一根桑木棍，把那两卷银纸紧紧藏在身边，押着下船。在路上饭也不许他吃。到了省城，换坐轮船，到了香港，叫他领到咸水妹家里。

那咸水妹为失了五百元的银纸，知是恁来所为，心中正自纳闷。过了一天，忽见一个老头子，绑着他押了来，心中正在不解。看那老头子，又不是公差打扮。正要开言相问，老亨先自陈了来历，又把儿子偷银纸的事说了。取出银纸，一一点交，然后说道：“这个人从此不是我的儿子了，听凭阿姑（粤人面称妓者为阿姑）怎样发落，打死他，淹死他，杀他，剐他，我都不管了！”说着，举起桑木棍，对准恁来头上尽力打去。吓得咸水妹抢上前来，双手接住。只听得“噯呀”一声。

正是：双手高擎方挞子，一声娇嗔忽惊人。不知叫嗳呀的是谁，打痛了哪里，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原来恽老亨用力过猛，他当着盛怒之下，巴不得这一下就要结果了他的儿子。咸水妹抢过来双手往上一接，震伤了虎口，不觉喊了一声“嗳呀”。一面夺过了桑木棍，忙着舀了一碗茶送过来。又去松了恽来的绑。方才说道：“这点小事，何必动了真气！老爷不要气坏了自己，我还有说话商量呢。”这恽老亨一向在乡下耕田，只有自己叫人家老爷，那里有人去叫过他一声老爷的呢，此刻忽然听得咸水妹这等称呼，弄得他周身不安起来。然而那个怒气终是未息，便说道：“偷了许多银纸还算是小事，当真要杀了人才算大事么！阿姑你便饶了他，我可饶他不得！此刻银纸交还了你，请你点一点，我便要带他回去治死了他，免得人家说起来，总说我恽老亨没家教，纵容儿子作贼。”说着，又站起来，挥起拳头，打将过去。

咸水妹连忙拦住道：“老爷有话慢慢说。等我说明白了，你就不恼了。”说罢，便把上岸遇见恽来的事，从头说了一遍。

又道：“我因为看他为人忠厚，所以十分信他敬他。就是他拿了这五百多元，我想也未必是他自己起意，必是有人唆弄他的。他虽然做了这个事，到底还是忠厚。若是别人，既然开了我的铁柜，岂有不尽情偷去之理。就是银纸，一起放着的，也有十二三卷，他只拿得两卷，还有多少钻石、宝石、金器、首饰，都在里面，他还丝毫没动。这不是他忠厚之处么。所以我前天回来，看见铁柜开了，点了点钱，只少了五百多元，我心中还自好笑，这个就象小孩子偷两文钱买东西吃的行为。我还耽着心，恐怕他惧罪，不知逃到哪里去，就可惜了这个人了。难得老爷也这般忠厚，亲自送了来。我这一向本来有个心事，今天索性说明白了：我从十八岁那年，在这里香港做生意，头一个客人就是个美国人，一见了我就欢喜了，便包了我，一住半年。他得了电报要回去，又和我商量，要带我到美国，情愿多加我包银。我便跟他到美国去了，一住七年，不幸他死了。这个人本是个富家，他一心只想娶我，我也未尝不肯嫁他；然而他因为我究竟担了个妓女的名字，恐怕朋友看不起，所以迟迟未果。他却又不肯另娶别人，所以始终未曾娶亲。他临死的时候，写了遗嘱，把家财分给我二万，连我平日积蓄的也有万把。我想有了这点，在美国不算甚么，拿回中国来，是很好的一家人家了，所以附了公司船回来。不想一登岸便碰了他。见他十分老实可靠，他虽然无意，我倒有意要想嫁他了。我在外国住了七八年，学了些外国习气，不敢胡乱查问人家底细；后来试探了他的口气，知道他还没有娶亲，我越发欢喜。然而他家里的人是怎样的，还没有知道，此刻见了老爷也是这等好人，我意思更加决定了。

但不知老爷的意思怎样？”

恽老亨听了，心中不觉十分诧异，他何以看上了我们乡下人。娶了他做媳妇，马上就变了个财主了。只是他带了偌大的一分家当过来，不知要闹甚么脾气。倘使闹到一家人都要听他号令起来，岂不讨厌。心中在那里踌躇不定。咸水妹见他迟疑，便道：“我虽然不幸吃了这碗饭，然而始终只有一个客，自问和那胡拉乱扯的还不同。老爷如果嫌到这一层，不妨先和他娶一房正室，我便情愿做了侍妾。”恽老亨吐出舌头道：“我们乡下人，还讲纳妾么！”咸水妹道：“那么就请老爷给个主意。”恽老亨还自沉吟。咸水妹道：“老爷不要多心。莫非疑心到我带了几个钱过来，怕我仗着这个，在翁姑丈夫跟前失了规矩么？我是要终身相靠的，要嫁他，也是我的至诚，怎肯那个样子呢。”恽老亨见他诚恳，便欢喜起来，一口应允。咸水妹见他应允了，更是欢喜。只有那恽来在旁边听得呆了，自己也不知是欢喜的好，还是不欢喜的好，心里头好象有一件东西，在那里七上八下，自己也不知是何缘故。

咸水妹便拿了两张银纸给恽来，叫他带着老子，先去买一套光鲜衣裤鞋袜之类，恽老亨便登时光鲜起来。又叫了裁缝来，量了他父子两个的衣裁，去做长衣。因为恽老亨住在这里不便，又买了一份铺盖，叫他父子两个，先到客栈里住下，一面另寻房屋。不到两天，寻着了一处，便置备木器及日用家私，搬了进去。择了吉日迎娶，一般的鼓乐彩舆，凤冠霞帔，花烛拜堂，成了好事。那女子在美国多年，那洋货的价钱都知道的，到了香港，看见香港卖的价钱，以为有利，便拿出本钱，开了这家洋货店。

我打听得了这件事，觉得官场、士类、商家等，都是鬼蜮世界，倒是乡下人当中，有这种忠厚君子，实在可叹。那女子择人而事，居然能赏识在牝牡骊黄以外，也可算得一个奇女子了。

勾当了几天，便回省城。如此来来去去，不觉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又从香港坐了夜船到省城。船到了省河时，却不靠码头，只在当中下了锚，不知是甚么意思。停了一会，来了四五艘舢舨，摇到船边来；二三十个关上扞子手，一拥上船，先把各处舱口守住，便到舱里来翻箱倒匣的搜索。此时是六月下旬天气，带行李的甚少。我来往向来只带一个皮包，统共不过八九寸长、五六十寸高，他们也要开了看看，里面不过是些笔墨帐单之类，也舀了出来翻检一遍；连坐的藤椅，也翻转来看过；甚至客人的身上，也要摸摸。有两起外省人，带了家眷从上海来，在香港上岸，顽了两天，今天才附了这个船来的，有二三十件行李，那些扞子手便逐一翻腾起来，闹了个乱七八糟。也有看了之后，还要重新再看的；连那女客带的马桶，也揭开看过；夜壶箱也要开了，把夜壶拿出来看看。忽然又听得外面訇的一声，放了一响洋枪，吓得人人惊疑不定。忽然又在一个搭客衣箱里，搜出一杆六响手枪来，那扞子手便拿出手铐，把那人铐住了，派人守了。又搜索了半天，方才一哄而去。

我要到外面看时，舱口一个关上洋人守着，摇手禁止，不得出去。此时买办也在舱里面，我便问为了甚么事。买办道：“便是连我也不知道。方才船主进来，问那关上洋人，那洋人回说不便泄漏。正是不知为了甚么事呢。”我道：“已经搜过

了，怎么还不让我们出去？”买办道：“此刻去搜水手、火夫的房呢，大约是恐怕走散了，有搜不到的去处，所以暂时禁止。”我道：“刚才外面为甚么放枪？”买办道：“关上派人守了船边，不准舢舨摇拢来。有一个舢舨，不知死活，硬要摇过来，所以放枪吓他的。”我听了不觉十分纳闷，这个到底为了甚么，何以忽然这般严紧起来。

又等了一大会，扞子手又进来了，把那铐了的客带了出去。然后叫一众搭客，十个一起的，鱼贯而出。走到船边，还要检搜一遍，方才下了舢舨，每十个人一船，摇到码头上来。码头上却一字儿站了一队兵，一个蓝顶花翎，一个晶顶蓝翎的官，相对坐在马鞍上。众人上岸要走，却被两个官喝住。便有兵丁过来，每人检搜了一遍。我皮包里有三四元银，那检搜的兵丁，便拿了两元，往自己袋里一放，方放我走了。走到街上，遇着两个兵勇，各人扛着一枝已经生锈的洋枪，迎面走来。走不多路，又遇了两个。一径走到名利栈，倒遇见了七八对，也有来的，也有往的。

回到栈里，我便问帐房里的李吉人，今天为了甚么事，香港来船，搜得这般严紧，街上又派了兵勇，到底为了甚么事。吉人道：“我也不知道。昨夜二更之后，忽然派了营兵，在城里城外各客栈，挨家搜查起来，说是捉拿反贼。到底是谁人造反，也不得而知。我已经着人进城去打听了。”我只得自回房里去歇息，写了几封信。吃过午饭，再到帐房里问信。那去打听的伙计已经回来了，也打听不出甚么，只说总督、巡抚两个衙门，都割了重兵，把甬道变了操场，官厅变了营房，还听说昨天晚上，连夜发了十三枝令箭调来的，此刻陆续还

有兵来呢。督抚两个衙门，今天都止了辕，只传了臬台去问了一回话，到底也不知商量些甚么。城门也严紧得很，箱笼等东西，只准往外来，不准往里送；若是要送进去，先要由城门官搜检过才放得进去呢。两县已经出了告示，从今天起，起更便要关闸（街上栅栏，广东谓之闸）。我道：“这些都不过是严紧的情形罢了。至于为了甚么事这般严紧，还是毫无头绪。”

正说话时，忽听得门外一声叱喝。回头看时，只见两名勇丁在前开道，跟着一压马，驮着一个骨瘦如柴，满面烟色，几茎鼠须的人，戴着红顶花翎。我们便站到门口去看，只见后头还有五六匹马，马上的人，也有蓝顶子的，也有晶顶子的。几匹马过去后，便是一大队兵：起先是大旗队；大旗队过去，便有一队扛叉的；扛刀的，扛长矛的；过完这一队，又是一队抬枪；抬枪之后，便是洋枪队。最是这洋枪队好看；也有长杆子林明敦枪的，也有短杆子毛瑟枪的，有拿枪扛在肩膀上的，有提在手里的，有上了枪头刀的，有不曾上枪头刀的。路旁歇了一担西瓜，一个兵便拿枪头刀向一个西瓜戮去，顺手便挑起来。那瓜又重，瓜皮又脆，挑起来时，便破开了，豁刺一声，掉了下来，跌成七八块。那兵嘴里说了一句□□□□。我听他这一句，是合肥人骂人的村话，方知道是淮军。随后来的兵，又学着拿枪头刀去戮。吓得那卖西瓜的挑起来要走，可怜没处好走。我便招手叫他，让他挑到栈里避一避，卖瓜的便踉踉跄跄挑了进来，已经又被他戮破一个了。卖瓜的进来之后，又见一个老婆子，手里拿着一个碗，从隔壁杂货店里出来，颤巍巍的走过去。不期误跼了那跌破的

西瓜，仰面一交跌倒，手里那碗便掼了出去打破了。碗里的酱油泼了出来，那一个兵身上穿的号衣，溅着了一点。那兵便出了队，抓住那老婆子要打。那老婆子才爬了起来，就被他抓住了，吓得跪在地下叩头求饶，还合着掌乱拜；又拿自己衣服，代他拭了那污点。旁边又走过几个人，前去排解，说他年纪大了，又不是有心的，求你大量饶了他罢，那个兵方悻悻的胡乱归队去了。这洋枪队过完之后，还有一个押队官，戴着砵礮顶子，骑着马。看他过完之后，我们方进来。大家议论这一队兵，又不知是从甚么地方调来的了。此时看大众情形，大有人心惶惶的样子。

我想要探听这件事情的底细，在帐房里坐到三点多钟。忽又见街上一对一对往来巡查的兵都没了，换上了街坊团练勇，也是一对一对的往来巡查，手中却是拿的单刀藤牌，腰上插了六响手枪。这些团练勇都是土人，吉人多有认识的，便出去问为甚么调了你们出来，今天到底为了甚么事。团练勇道：“连我们也不知道，只听分付查察形迹可疑之人。上半天巡查那些兵，听说调去保护藩库了。”我听了这话，知道是有了强盗的风声；然而何至于如此的张惶，实在不解。只得仍回房里，看一回书，觉得烦热，便到后面露台上去乘凉。

原来这家名利栈，楼上设了一座倒朝的客厅，作为会客之地。厅前面是一个极开辟的露台，正对珠江，十分豁目。我走到外面，先有一个人在那里，手里拿着水烟筒，坐在一把皮马鞞上，是一个同栈住的客人。他也住了有个把月，相见得面也熟了，彼此便点头招呼。我看他那举动，颇似官场中人，便和他谈起今天的事，希冀他知道。那客道：“很奇怪！

我今天进城上院，走到城门口，那城门官逼着住了轿，把帽盒子打开看过；又要我出了轿，他要验轿里有无夹带，我不肯，他便拿出令箭来，说是制台分付的，没法，只得给他看了，才放进去。到了抚院，又碰了止辕，衙门里劊了许多兵，如临大敌。我问了巡捕，才知道两院昨夜接了一个甚么洋文电报，便登时张惶起来。至于那电报说些甚么，便连签押房的家人也不知道。”

正说话时，有客来拜他，他就在客厅里会客。我仍在露台上乘凉。听见他和那客谈的也是这件事，只是听不甚清楚。谈了一会，他的客去了。便出来对我说道：“这件事了不得！刚才我敝友来说起，他知道详细。那封洋文电报，说的是有人私从香港运了军火过来，要谋为不轨。已经挖成了隧道，直达万寿宫底下，装满了炸药，等万寿那天，阖城官员聚会拜牌时，便要施放。此刻城里这个风声传开来了，万寿宫就近一带居民铺户，胆小的都纷纷搬走了。两院的内眷，都已避到泮塘（地名）一个乡绅人家去了。”我吃了一惊道：“明天就是二十六了，这还了得！”那客道：“明天行礼，已经改在制台衙门了。”

正是：如火如荼，军容何盛；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未知这件事闹得起来与否，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十九回

干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

我听那同栈寓客的话，心中也十分疑虑，万一明日出起事来，岂不是一番扰乱。早知如此，何不在香港多住两天呢；此刻如果再回香港去，又未免太张惶了。一个人回到房里，闷闷不乐。

到了傍晚时候，忽听得房外有搬运东西的声音，这本来是客栈里的常事，也不在意。忽又听得一个人道：“你也走么？”一个应道：“暂时避一避再说。好在香港一夜就到了，打听没事再来。”我听了，知道居然有人走避的了。便到帐房里去打听打听，还有甚么消息。吉人一见了我，就道：“你走么？要走就要快点下船了，再迟一刻，只怕船上站也没处站了。”我道：“何以挤到如此？”吉人道：“而且今天还特为多开一艘船呢。孖艚艇（广东小快船）码头的孖艚艇都叫空了。”我道：“这又到哪里去的？”吉人道：“这都是到四乡去的了。”我道：“要走，就要到香港、澳门去。这件事要是闹大了，只怕四乡也不见得安靖。若是一哄而散的，这里离万寿宫很远，又有一城之隔，只怕还不要紧。而且我撒开的事情在外面，走了也不是事。我这回来，本打算料理一料理，就要到上海去的了，所以我打算不走了。”吉人点头无语。

我又到门口闲望一回，只见团练勇巡的更紧了。忽然一

个人，扛着一扇牌，牌上贴了一张四言有韵告示，手里敲着锣，嘴里喊道：“走路各人听啊！今天早点回家。县大老爷出了告示，今天断黑关闸，没有公事，不准私开的啊！”这个人想是个地保了。看了一会，仍旧回房。虽说是定了主意不走，然而总不免有点耽心。幸喜我所办的事，都在城外的，还可以稍为宽慰。又想到明日既然在督署行礼，或者那强徒得了信息，罢了手不放那炸药，也未可知。既而又想到，他既然预备了，怎肯白白放过，虽然众官不在那里，他也可以借此起事。终夜耽着这个心，竟夜不曾合眼。听着街上打过五更，一会儿天窗上透出白色来，天色已经黎明了。便起来走到露台上，一来乘凉，二来听听声息。过了一会，太阳出来了，却还绝无消息。这一天大家都是惊疑不定，草木皆兵。迨及到了晚上，仍然毫无动静。一连过了三天，竟是没有这件事，那巡查的就慢慢疏了；再过两天，督抚衙门的防守兵也撤退了，算是解严了。这两天我的事也料理妥贴，打算走了。

一天正在客厅闲坐，同栈的那客也走了来道：“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我们可以走了。”我问道：“这话怎讲？”他道：“今天杀了二十多人，你还不知道么？”我惊道：“是甚么案子？”他道：“就是为的前两天的谣言了。也不知在哪里抓住了这些人，没有一点证据，就这么杀了。有人上了条陈，叫他们雇人把万寿宫的地挖开，查看那隧道通到哪里，这案便可以有了头绪了。你想这不是极容易、极应该的么？他们却又一定不肯这么办。你想照这样情形看去，这挖成隧道，谋为不轨的话，岂不是他们以意为之，拟议之词么。此刻他们还自诩为弭巨患于无形呢。”说罢，喟然长叹。我和他谈论了

一回，便各自走开。

恰好何理之走来，我问可是广利到了。理之道：“不是。我回乡下去了一个多月，这回要附富顺到上海。”我问富顺几时走。理之道：“到了好几天了，说是今天走，大约还要明天，此刻还上货呢。”我道：“既如此，代我写一张船票罢。”理之道：“怎么便回去了？几时再来？”我道：“这个一年半载说不定的，走动了，总要常来。”理之便去预备船票，定了地方。到了明天，发行李下船。下午时展轮出口。到了香港，便下锚停泊。这一停泊，总要耽搁一天多才启轮，我便上岸去走一趟，买点零碎东西。

广东用的银元，是每经一个人的手，便打上一个硬印的。硬印打多了，便成了一块烂板，甚至碎成数片，除了广东、福建，没处行用的。此时我要回上海，这些烂板银，早在广州贴水换了光板银元。此时在香港买东西，讲好了价钱，便取出一元光板银元给他。那店伙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攒了又攒，说道：“换一元罢。”我换给他一元，他仍然要看个不了，攒个不了，又对我看看。我倒不懂起来，难道我贴了水换来的，倒是铜银。便把小皮夹里十几元一起拿出来道：“你拣一元罢。”那店伙又看看我，倒不另拣，就那么收了。再到一家买东西，亦复如此。买完了，又走了几处有往来的人家，方才回船上去。

停泊了一夜，次日便开行。在船上没事，便和理之谈天，谈起我昨天买东西，那店伙看银元的光景。理之笑道：“光板和烂板比较，要伸三分多银子的水；你用出去，不和他讨补水，他那得不疑心你用铜银呢。”我听了方才恍然大悟。然而

那些香港人，也未免太不张眼睛了。我连年和继之办事经营，虽说是趸来趸去，也是一般的做买卖，何尝这样小器来。于是和理之谈谈香港的风气，我谈起那咸水妹嫁乡下人的事。理之道：“这个是喜出意外的。我此次回家，住了一个多月，却看见一件祸出意外的事。”我问甚么祸出意外。理之道：“我家里隔壁一家人家，有两间房子空着，便贴了一张‘余屋召租’的条子。不多几天，来了一个老婆子，租来住了，起居动用，象是很宽裕的。然而只有一个人，用了一个仆妇。住了两个月，便与那女房东相好起来。他自己说是在新加坡开甚么行栈的，丈夫没了，又没有儿子，此刻回来，要在同族中过继一个儿子。谁知回来一查，族中的子侄，竟没有一个成器的，自己身后，正不知倚靠谁人。说着，便不胜凄惶，以后便常常说起。新加坡也常常有信来，有银子汇来。来了信，他便央男房东念给他听。以后更形相熟了。房东本有三个儿子，那第二个已经十七八岁了。那老婆子常常说他好：‘我有了这么个儿子就好了’那女房东便说：‘你欢喜他，何不收他做个干儿子呢？’那老婆子不胜欢喜，便看了黄道吉日，拜干娘。到了这天，他还慎重其事的，置酒庆贺。干娘干儿子，叫得十分亲热。他又说要替干儿子娶亲了，一切费用，他都一力担任。那房东也乐得依他。于是就张罗起来，便有许多媒人来送庚贴说亲。说定了，便忙着拣日子行聘迎娶，十分热闹。待媳妇也十分和气。又替媳妇用了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房东见他这等相待，便说是亲生儿子，也不过这样了。老婆子道：‘我们没有儿子的人，干儿子就和亲生的一般。我今年五十多岁，没有几年的人了，只要他将来肯当我亲娘一般，送

我的终，我的一分家当便传授给他，也不去族中过继甚么儿子了。’女房东一想，他是个开行栈的人，家当至少也有几万，如何不乐从。便叫了儿子来，说知此事，儿子自然也乐得应允。老婆子更是欢喜，就在那里天天望孙了。偏偏这媳妇娶了来差不多一年，还没有喜信。老婆子就天天求神拜佛，请医生调理身子。过了几个月，依然没有信息。老婆子急不能待，便要 and 干儿子纳妾。叫了媒婆来说知，看了几家丫头和贫家女儿。看对了，便娶了一个过来。一样的和他用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刚娶了没有几天，忽然新加坡来了一封电信，说有一单货到期要出，恰好行里所有存款，都支发了出去。放在外面的，一时又收不回来。银行的一个存折，被女东带了回粤，务祈从速寄来云云。老婆子央房东翻出来，念了一遍，便道：‘你看，我不在那里，便一点主意都没了。自己的款项虽然支发出去，又何妨在别处调动呢。我们几十年的老行号，还怕没人相信么。’说着，闷闷不乐。又道：‘这个存折怎好便轻易寄去，倘或寄失了，那还了得么。’商量了半天道：‘不如我自己回去一趟罢。我还想带了干儿子同去。他此刻是小东家了，叫他去看看，也历练点见识，出来经历过一两年，自己就好当回事了。’房东一心以为儿子承受了这分家当，有甚么不肯之理。他见房东应允了，自是不胜欢喜。于是带了一个干儿子、两房干媳妇、两个梳头老妈子，一同到新加坡去了。这是去年的事。我这回到家里去，那房东接了他儿子来信了。你晓得他在新加坡开的是甚么行号？原来开的是娼寮。那老婆子便是鸨妇。一到了新加坡，他便翻转了面皮，把干儿子关在一间暗室里面。把两房干媳妇和两个梳头老妈子，

都改上名字，要他们当娼；倘若不从，他家里有的是皮鞭烙铁，便要请你尝这个滋味。可怜这四个好人家女子，从此便跳落火坑了。那个干儿子呢，被他幽禁了两个月，便把他‘卖猪仔（读若崽）’到吉冷去了。卖了猪仔到那边做工。那边管得极为苛虐，一步都不能乱走的。这位先生能够设法寄一封信回来，算是他天大的本领了。”

我道：“卖猪仔之说，我也常有得听见，但不知是怎么个情形。说的那么苦，谁还去呢？”理之道：“卖猪仔其实并不是卖断了，就是那招工馆代外国人招的工，招去做工，不过订定了几年合同，合同满了，就可以回来。外国人本来招去做工，也未必一定要怎么苛待。后来偶然苛待了一两次，我们中国政府也不过问。那没有中国领事的地方，不要说了；就是设有中国领事的地方，中国人被人苛虐了，那领事就和不见不闻，与他绝不相干的一般。外国人从此知道中国人不护卫自己百姓的，便一天苛似一天起来了。”我道：“那苛虐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理之道：“这个我也不仔细，大约各处的办法不同。听说南洋那边有一个软办法：他招工的时候，恐怕人家不去，把工钱定得极优。他却在工场旁边，设了许多妓馆、赌馆、酒馆、烟馆之类，无非是销耗钱财的所在。做工的进了工场，合同未滿，本来不能出工场一步的，惟有这个地方，他准你到。若是一无嗜好的，就不必说了；倘使有了一门嗜好，任从你工钱怎么优，也都被他赚了回去，依然两手空空。他又肯借给你，等你十年八年的合同满了，总要亏空他几年工钱，脱身不得，只得又联几年合同下去。你想这个人这一辈子还可以望有回来的一天么，还不和卖了给他

一样么。因此广东人起他一个名字，叫他卖猪仔。”说话之间，船上买办打发人来招呼理之去有事，便各自走开。

一路无事。到了上海便登岸，搬行李到字号里去。德泉接着道：“辛苦了！何以到此时才来？继之半个月前，就说你要到了呢。”我道：“继之到上海来过么？”德泉道：“没有来过，只怕也会来走一趟呢。有信在这里，你看了就知道了。”说着，检出一封信来道：“半个月前就寄来的，说是不必寄给你，你就要到上海的了。”我拆开一看，吃了一惊，原来继之得了个撤任调省的处分，不知为了甚么事，此时不知交卸了没有。连忙打了个电报去问。直到次日午间，才接了个回电。一看电码的末末了一个字，不是继之的名字。继之向来通电给我，只押一个“吴”字，这吴字的码，是〇七〇二，这是我看惯了，一望而知的；这回的码，却是个六六一五，因先翻出来一看，是个“述”字，知道是述农复的了。逐字翻好，是“继昨已回省。述”六个字。

我得了这个电，便即晚动身，回到南京，与继之相见。却喜得家中人人康健。继之又新生了一个儿子，不免去见老太太，先和干娘道喜。老太太一见了我，便欢喜的了不得。忙叫奶娘抱撒儿出来见叔叔。我接过一看，小孩子生得血红的脸儿，十分茁壮。因赞了两句，交还奶娘道：“已经有了名儿了，干娘叫他甚么，我还没有听清楚。是几时生的？大嫂身子可好？”老太太道：“他娘身子坏得很，继之也为了他赶回来的。此刻交代还没有算清，只留下文师爷在那边。这小孩子还有三天就满月了。他出世那一天，恰好挂出撤任的牌来，所以继之给他个名字叫撒儿。”我道：“大哥虽然撤了任，却

还得常在干娘跟前，又抱了孙子，还该喜欢才是。”老太太道：“可不是么。我也说继之丢了一个印把子，得了个儿子，只好算秤钩儿打钉——扯直罢了。”我笑道：“印把子甚么希奇，交了出去，乐得清静些，还是儿子好。”说罢，辞了出来，仍到书房和继之说话，问起撤任缘由，未免着恼。继之道：“这有甚么可恼。得失之间，我看得极淡的。”于是把撤任情由，对我说了。

原来今年是大阅年期，这位制军代天巡狩，到了扬州，江、甘两县自然照例办差。扬州两首县，是著名的“甜江都、苦甘泉”。然而州县官应酬上司，与及衙门里的一切开销，都有个老例，有一本老帐簿的。新任接印时，便由新帐房向旧帐房要了来，也有讲交情要来的，也有出钱买来的。这回帅节到了扬州，述农查了老例，去开销一切。谁知那戈什哈嫌钱少，退了回来。述农也不和继之商量，在例外再加丰了点再送去。谁知他依然不受。述农只得和继之商量。还没有商量定，那戈什哈竟然亲自到县里来，说非五百两银子不受。继之恼了，便一文不送，由他去。那戈什哈见诈不着，并且连照例的都没了。那位大帅向来是听他们说话的，他倘去说继之坏话，撤他的任倒也罢了，谁知后来打听得那戈什哈并未说坏话。

正是：不必蜚言腾毁谤，敢将直道拨雷霆。那戈什哈不是说继之坏话，不知说的是甚么话，且待下回再记。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 乱著书遗名被骂

那戈什哈，他不是说继之的坏话，难道他倒说继之的好话不成？那有这个道理！他说的话，说得太爽快了，所以我听了，就很以为奇怪。你猜他说甚么来？他简直的对那大帅说：“江都这个缺很不坏。沐恩等向吴令借五百银子，他居然回绝了，求大帅作主。”这种话你说奇不奇？那大帅听了，又是奇怪，他不责罚那戈什哈倒也罢了，却又登时大怒起来，说：“我身边这几个人，是跟着我出生入死过来的，好容易有了今天。他们一个一个都有缺的，都不去到任，都情愿仍旧跟着我，他们不想两个钱想甚么！区区五百两都不肯应酬，这种糊涂东西还能做官么！”也等不及回省，就写了一封信，专差送给藩台，叫撤了江都吴令的任，还说回省之后要参办呢。

我问继之道：“他参办的话，不知可是真的？又拿个甚么考语出参？”继之道：“官场中的办事，总是起头一阵风雷火炮，打一个转身就要忘个干净了。至于他一定要怎样我，那出参的考语，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好在参属员的折子上去，总是‘着照所请，该部知道’的，从来没有驳过一回。”我道：“本来这件事很不公的，怎么保举折子上去，总是交部议奏；至于参折，就不必议奏呢？”继之道：“这个未尽然。交部议奏的保折，不过是例案的保举。就是交部，那部里你当

他认真的堂官、司员会议起来么！不过交给部办去查一查旧例，看看与旧例符不符罢了。其实这一条就是部中书吏发财的门路。所以得了保举与及补缺，都首先要化部费。那查例案最是混帐的事，你打点得到的，他便引这条例；打点不到，他又引那条例，那里有一定的呢。至于明保、密保的折子上去，也一样不交部议的。”我道：“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究竟也要拿着人家的罪案，才有话好说啊。”继之道：“这又何必。他此刻随便出个考语，说我‘心地糊涂’，或者‘办事顛预’，或者‘听断不明’，我还到那里同他辩去呢。这个还是改教的局面。他一定要送断了我，就随意加重点，难道我还到京里面告御状，同他辨是非么。”

我道：“提起这个，我又想起来了。每每看见京报，有许多参知县的折子，譬如‘听断不明’的改教，倒也罢了；那‘办事顛预，心地糊涂’的，既然‘难膺民社’，还要说他‘文理尚优，着以教职归部铨选，难道儒官就一点事都没得办么？把那心地糊涂的去当学老师，那些秀才们，不都叫他教成了糊涂虫么？”继之道：“照你这样说起来，可驳的地方也不知多少。参一个道员，说他‘品行卑污，着以同知降补’，可见得品行卑污的人，都可以做同知的了。这一位降补同知的先生，更是奉旨品行卑污的了。参一个知县，说他‘行止不端，以县丞降补’，那县丞就是奉了旨行止不端的了。照这样说穿了，官场中办的事，那一件不是可笑的。这个还是字眼上的虚文，还有那办实事的，候选人员到部投供，与小班子的验看，大约一大半都是请人去代的，将来只怕引见也要闹到用替身的了。”我道：“那些验看王大臣，难道不知道

的么？”继之道：“哪有不知之理！就和唱戏的一样，不过要唱给别人听，做给别人看罢，肚子里哪一个不知道是假的。碰了岔子，那王大臣还帮他忙呢。有一回，一个代人验看，临时忘了所代那人的姓名，报不出来，涨红了脸，愣了半天。一位王爷看见他那样子，一想这件事要闹穿了，事情就大了，便假意着恼道：“唔！这个某人，怎么那么糊涂！”这明明是告诉他姓名，那个人才报了出来。你想，这不是串通做假的一样么。”

我笑道：“我也要托人代我去投供了。”继之道：“你几时弄了个候选功名？”我道：“我并不要甚么功名，是我家伯代我捐的一个通判。”继之道：“化了多少钱？”我道：“颇不便宜，三千多呢。”继之默然。一会道：“你倒弄了个少爷官，以后我见你，倒要上手本，称大老爷、卑职呢。”我道：“怎么叫做少爷官？这倒不懂。”继之道：“世上那些阔少爷想做官，州县太烦剧，他懒做；再小的，他又不愿意做；要捐道府，未免价钱太贵。所以往往都捐个通判，这通判就成了个少爷官了。这里头他还有个得意之处：这通判是个三府，所以他一个六品官，和四品的知府是平行的，拜会时只拿个晚生帖子；却是比他小了一级的七品县官，是他的下属，见他要上手本，称大老爷、卑职。实缺通判和知县行起公事来，是下札子的，他的署缺又多，上可以署知府、直隶州；下可以署州县。占了这许多便宜，所以那些少爷，便都走了这条路了。其实你既然有了这个功名，很可以办了引见到省，出来候补。”我道：“我舒舒服服的事不干，却去学磕头请安作甚么。”

继之想了一想道：“劝你出来候补是取笑的。你回去把那

第几卯，第几名，及部照的号数，一切都抄了来，我和你设法，去请个封典。”我道：“又要化这个冤钱做甚么？”继之道：“因为不必化钱，纵使化，也化不上几个，我才劝你干啊。你拿这个通判底子，加上两级，请一个封赠，未尝不可以博老伯母的欢喜。”我道：“要是化得少，未尝不可以弄一个。但不知到那里去弄？”继之道：“就是上海那些办赈捐的，就可以办得到。”我道：“他们何以能便宜，这是甚么讲究？”继之道：“说来话长。向来出资助赈，是可以请奖的。那出一千银子，可以请建坊，是大家都知道了；其余不及一千的，也有奖虚衔，也有奖封典，是听随人便的。甚至那捐助的小数，自一元几角起至几十元，那穀不上请奖的，拿了钱出去就完了，谁还管他。可是数目是积少成多的，那一本总册在他那里，收条的存根也在他那里。那办赈捐的人一定兼办捐局，有人拿了钱去捐封典、虚衔，他们拿了那零碎赈捐，凑足了数目，在部办那里打点几个小钱，就给你弄了来，你的钱他可上了腰了。所以他们那里捐虚衔、封典，格外便宜，总可以打个七折。然而已经不好了，你送一百银子去助赈，他不错一点弊都不做，完全一百银子拿去赈饥，他可是在这一百之外，稳稳的赚了七十了。所以‘善人是富’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毛病，起先人家还不知道，这又是他们做贼心虚弄穿的。有一回，一个当道荐一个人给他，他收了，派这个人管理收捐帐目，每月给他二十两的薪水。这个人已经觉得出于意外了。过得两个月便是中秋节，又送他二百两的节敬。这个人就大疑心起来，以为善堂办赈捐那里用得着如此开销，而且这种钱又往那里去报销。若说他自己掏腰包，又断没有这

等事。一定这里面有甚么大弊病，拿这个来堵我的口的，我倒不可不留心查查他，以为他日要挟地步。于是细心静意的查他那帐簿，果然被他查了这个弊病出来，自此外面也渐渐有人知道了。有知道他这毛病的，他们总肯送一个虚衔或者一个封典，这也同贿赂一般，免得你到处同他传扬。前回一个大善士，专诚到扬州去劝捐，做得那种痼瘵在抱，愁眉苦目的样子，真正有‘己饥己溺’的神情，被述农讥诮了两句。他们江苏人最会的是讥诮人，也最会听人家话里的因由；他们两个江苏人碰在一起，自然彼此会意。述农不知弄了他一个甚么，他还要送我的封典，我是早讲过的了，不曾要他的。此刻叫述农写一封信去，怕不弄了来，顶多部里的小费由我们认还他罢了。”我道：“这也罢了。等我翻着时，顺便抄了出来就是。”当下，又把广东、香港所办各事大略情形，告诉了继之一遍，方才回到我那边，和母亲、婢娘、姊姊，说点别后的事，又谈点家务事情。在行李面里，取出两本帐簿和我在广东的日记，叫丫头送去给继之。

过得两天，撒儿满月，开了个汤饼会，宴会了一天，来客倒也不少。再过了十多天，述农算清交代回省，就在继之书房下榻。继之便去上衙门禀知，又请了个回籍措资的假，我和述农都不曾知道；及至明天看了辕门抄，方才晓得。便问为甚事请这个假。继之道：“我又不想回任，又不想求差，只管住在南京做甚么。我打算把家眷搬到上海去住几时，高兴我还想回家乡去一趟。这个措资假，是没有定期的，我永远不销假，就此少陪了，随便他开了我的缺也罢，参了我的功名也罢。我读书十年，总算上过场，唱过戏了，迟早总下有

场的一天，不如趁此走了的干净。”述农道：“做官的人，象继翁这样乐于恬退的，倒很少呢。”继之道：“我倒不是乐于恬退。从小读书，我以为读了书，便甚么事都可以懂得的了。从到省以来，当过几次差事，做了两年实缺，觉得所办的事，都是我不曾经练的，兵、刑、钱、谷，没有一件事不要假手于人；我纵使处处留心，也怕免不了人家的蒙蔽。只有那回分校乡闱试卷，是我在行的。此刻回想起来，那一班取中的人，将来做了官，也是和我一样。老实说一句，只怕他们还不如我想得到这一层呢。我这一番到上海去，上海是个开通的地方，在那里多住几天，也好多知点时事。”述农道：“这么说，继翁倒深悔从前的做官了？”继之道：“这又不然。寒家世代是出来作官的，先人的期望我是如此，所以我也不得不如此还了先人的期望；已经还过了，我就可告无罪了。以后的日子，我就要自己做主了。我们三个，有半年不曾会齐了，从此之后，我无官一身轻，咱们三个痛痛快快的叙他几天。”说着，便叫预备酒菜吃酒。

述农对我道：“是啊。你从前只黠人家谈故事，此刻你走了一次广东，自然经历了不少，也应该说点我们听了。”继之道：“他不说，我已经知道了。他备了一本日记，除记正事之外，把那所见所闻的，都记在上面，很有两件希奇古怪的事情，你看了便知，省他点气，叫他留着说那个未曾记上的罢。”于是把我的日记给述农看。述农看了一半，已经摆上酒菜，三人入席，吃酒谈天。

述农一面看日记，末后指着一句道：“这‘《续客窗闲话》毁于潮人’是甚么道理？”我道：“不错。这件事本来我

要记个详细，还要发几句议论的，因为这天恰好有事，来不及，我便只记了这一句，以后便忘了。我在上海动身的时候，恐怕船上寂寞，没有人谈天，便买了几部小说，预备破闷的。到了广东，住在名利栈里，隔壁房里住了一个潮州人，他也闷得慌，看见我桌子上堆了些书，便和我借来看。我顺手拿了部《续客窗闲话》给他。谁知倒看出他的气来了。我在房里，忽听见他拍桌子跺脚的一顿大骂。他说的潮州话，我不甚懂，还以为他骂茶房；后来听来听去，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不象骂人。便到他门口望望。他一见了我，便指手画脚的剖说起来。我见他手里拿着一本撕破的书，正是我借给他的。他先打了广州话对我说道：‘你的书，被我毁了。买了多少钱，我照价赔还就是。’我说：‘赔倒不必。只是你看了这书为何动怒，倒要请教。’他找出一张撕破的，重新拼凑起来给我看。我看时，是一段《乌蛇已癩》的题目。起首两行泛叙的是：‘潮州凡幼女皆蕴癩毒，故及笄须有人过癩去，方可婚配。女子年十五六，无论贫富，皆在大门外工作，诱外来浮浪子弟，交住弥月。女之父母，张灯彩，设筵席，会亲友，以明女癩去，可结婚矣’云云。那潮州人便道：‘这麻疯是我们广东人有的，我何必讳他。但是他何以诬蔑起我合府人来？不知我们潮州人杀了他合族，还是我们潮州人□了他的祖宗，他造了这个谣言，还要刻起书来，这不要气死人么！’说着，还拿纸笔抄了著书人的名字——‘海盐吴炽昌号芴斥’，夹在护书里，说要打听这个人，如果还在世，要约了潮州合府的人，去同他评理呢。”述农道：“本来著书立说，自己未曾知得清楚的，怎么好胡说，何况这个关乎闺女名节的呢。我做

了潮州人，也要恨他。”

我道：“因为他这一怒，我倒把那广东麻疯的事情，打听明白了。”述农道：“是啊。他那条笔记说的是癩，怎么拉到麻疯上来？”我道：“这个是朱子的典故。他注‘伯牛有疾’章说：‘先儒以为癩也。据《说文》：‘癩，恶疾也’。广东人便引了他做一个麻疯的雅名。”继之扑嗤一声，回过脸来，喷了一地的酒道：“麻疯还有雅名呢。”我道：“这个不可笑，还有可笑的呢。其实麻疯这个病，外省也未尝没有，我在上海便见过一个；不过外省人不忌，广东人极忌罢了。那忌不忌的缘故，也不可解。大约广东地土热，犯了这个病要溃烂的，外省不至于溃烂，所以有忌有不忌罢了。广东地方，有犯了这个病的，便是父子也不相认的了，另外造了一个麻疯院，专收养这一班人，防他传染。这个病非但传染，并且传种的要到了第三代，才看不出来，然而骨子里还是存着病根。这一种人，便要设法过人了。男子自然容易设法。那女子却是掩在野外，勾引行人，不过一两回就过完了。那上当的男子，可是从此要到麻疯院去的了。这个名目，叫做‘卖疯’，却是背着人在外面暗做的，没有彰明昭著在自己家里做的，也不是要经月之久才能过尽，更没有张灯宴客的事，更何至于阖府都如此呢。”

继之愣愣的道：“你说还有可笑的，却说了半天麻疯的掌故，没有可笑的啊。”我道：“可笑的也是麻疯掌故，广东人最信鬼神，也最重始祖，如靴业祀孙臬，木匠祀鲁班，裁缝祀轩辕之类，各处差不多相同的。惟有广东人，那怕没得可祀的，他也要硬找出一个来，这麻疯院当中供奉的却是冉伯

牛。”

正是：享此千秋奇血食，斯人斯疾尚模糊。未知麻疯院还有甚么掌故，且待下回再记。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闹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我说了这一句话，以为继之必笑的了。谁知继之不笑，说道：“这个附会得岂有此理！麻疯这个毛病，要地土热的地方才有，大约总是湿热相郁成毒，人感受了就成了这个病。冉子是山东人，怎么会害起这个病来。并且癩虽然是个恶疾，然而恶疾焉见得就是麻疯呢？这句注，并且曾经毛西河驳过的。”我道：“那一班溃烂得血肉狼籍的，拈香行礼起来，那冉子才是血食呢。”述农皱眉道：“在这里吃着喝着，你说这个，怪恶心的。”

我道：“广东人的迷信鬼神，有在理的，也有极不在理的。他们医家只止有个华佗；那些华佗庙里，每每在配殿上供了神农氏，这不是无理取闹么。至于张仲景，竟是没有知道的。真是做古人也有幸有不幸。我在江、浙一带，看见水木两作都供的是鲁班，广东的泥水匠却供着个有巢氏，这不是还在理么。”继之摇头道：“不在理。有巢氏构木为巢，还应该是

木匠的祖师。”我道：“最可笑的是那搭棚匠，他们供的不是古人。”述农道：“难道供个时人？”我道：“供的是个人，倒也罢了；他们供的却是一个蜘蛛，说他们搭棚就和蜘蛛布网一般，所以他们就奉以为师了。这个还说有所取意的。最奇的是剃头匠这一行事业，本来中国没有的，他又不懂得去满洲去查考查考这个事业是谁所创，却供了一个吕洞宾。他还附会着说：有一回，吕洞宾座下的柳仙下凡，到剃头店里去混闹，叫他们剃头；那头发只管随剃随长，足足剃了一整天，还剃不干净。幸得吕洞宾知道了，也摇身一变，变了个凡人模样，把那斩黄龙的飞剑取出来，吹了一口仙气，变了一把剃刀，走来代他剃干净了。柳仙不觉惊奇起来，问你是甚么人，有这等法力。吕洞宾微微一笑，现了原形；柳仙才知道是师傅，连忙也现了原形，脑袋上长了一棵柳树，倒身下拜。师徒两个，化一阵清风而去。一班剃头匠，方才知道是神仙临凡，连忙焚香叩谢，从此就奉为祖师。”继之笑道：“这才象乡下人讲《封神榜》呢。”述农道：“剃头虽是满洲的制度，然而汉人剃头，有名色的，第一个要算范文程了，何不供了他呢？”继之道：“范文程不过是被剃的，不是主剃的。必要查着当日第一个和汉人剃头的人，那才是剃头祖师呢。”

我道：“这些都是他们各家的私家祖师。还有那公用的，无论甚么店铺，都是供着关神。其实关壮缪并未到过广东，不知广东人何以这般恭维他。还有一层最可笑的：凡姓关的人都要说是原籍山西，是关神之后。其实《三国志》载，‘庞德之子庞会，随邓艾入蜀，灭尽关氏家’，哪里还有个后来。”继之道：“这是小说之功。那一部《三国演义》，无论哪一种人，

都喜欢看的。这部小说却又做得好，却又极推尊他，好象这一部大书都是为他而作的，所以就哄动了天下的人。”我道：“《三国》这部书，不错，是好的；若说是为关壮缪而作，却没有凭据。”继之道：“虽然没有凭据，然而一部书之中，多少人物，除了皇帝之外，没有一个不是提名道姓的，只有叙到他的事，必称之为‘公’，这还不是代一个人作墓碑家传的体裁么。其实讲究敬他忠义，我看岳武穆比他还完全得多，先没有他那种骄矜之气。然而后人的敬武穆不及敬他的多，就因为那一部《岳传》做得不好之故。大约天下愚人居多；愚人不能看深奥的书，见了一部小说，就是金科玉律，说起话来便是有书为证，不象我们看小说是当一件消遣的事。小说能把他们哄动了，他们敬信了，不因不由的，便连上等人也跟着他敬信了，就闹的请加封号，甚么王咧、帝咧，闹这种把戏，其实那古人的魂灵，已经不知散到哪里去了。想穿了真是笑得死人！”我道：“此刻还有人议论岳武穆不是的呢。”继之道：“奇了！这个人还有甚批评？倒要请教。”我道：“有人说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十二道金牌，他未必不知道是假的，何必就班师回去，以致功败垂成。”继之道：“生在千年以后去议论古人，也要代古人想想所处的境界。那时候严旨催迫，自有一番必要他班师的话。看他百姓遮留时，出诏示之曰：‘我不得擅留。’可见得他自有必不能留的道理，不过史上没有载上那道诏书罢了。这样批评起古人来，哪里不好批评。怪不得近来好些念了两天外国书的，便要讥诮孔子不知洋务。看得一张平圆地球图的，便要骂孔子动辄讲平天下，说来说去都是千乘之国，不知支那之外，更有五洲万

国的了。”我笑道：“天下未必有这等人。”继之道：“今年三月里，一个德国人到扬州游历，来拜我，带来的一个翻译，就是这种议论。”述农道：“这种人谈他做甚么，谈起来呕气。还是谈我们那对着迷信的见解，还可以说说笑笑。”我道：“要讲究迷信，倘使我开个店铺，情愿供桓侯，断不肯供壮缪。”述农道：“这又为甚么？”我道：“俗人凡事都取个吉利。店铺开张交易，供了桓侯，还取他的姓是个开张的‘张’字；若供了壮缪，一面才开张，一面便供出那关门的‘关’字来，这不是不祥之兆么。”说得述农、继之一齐笑了。

述农道：“广东的赌风向来是极盛的，不知你这回去住了半年，可曾赌过没有？”我道：“说起来可是奇怪。那摊馆我也到过，但是挤拥的不堪，总挨不到台边去看看。我倒并不不要赌，不过要见识见识他们那个赌法罢了。谁知他们的赌法不曾看见，倒又看见了他们的祖师，用绿纸写了甚么‘地主财神’的神位，不住的烧化纸帛，那香烛更是烧得烟雾腾天的。”述农道：“地主是广东人家都供的，只怕不是甚么祖师。”我道：“便是我也知道；只是他为甚用绿纸写的，不能无疑。问问他的土人，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述农道：“这龙门摊的赌博，上海也很利害，也是广东人顽的。而且他们的神通实在大，巡捕房那等严密，却只拿他们不着。有一回，巡捕头查得许多人都得了他们的陋规，所以想着要去拿他，就有人通了风声。这一回出其不意，叫一个广东包探，带了几十个巡捕，自己还亲自跟着去捉，真是雷厉风行，说走就走的了。走到半路上，那包探要吃吕宋烟，到一家烟店去买，拣了许久，才拣了一支，要自来火来吸着

了。及至走到赌台时，连桌椅板凳都搬空了，只剩下两间大篷厂。巡捕头也愣住了，不知他们怎样得的信。没办法，只放一把火，把那篷厂烧了回来。”我惊道：“怎么放起火来！”述农笑道：“他的那篷厂是搭在空场上面，纵使烧了，也是四面干连不着的。”我道：“这只可算是聊以解嘲的举动。然而他们到底哪里得的信呢？”述农道：“他们那个赌场也是合了公司开的，有股份的人也不知多少。那家烟铺子也是股东。那包探去买烟时，轻轻的递了一个暗号，又故意以拣烟为名，俄延了许久，那铺子里早差人从后门出去，坐上车子，飞奔的报信去了，这边是步行去的，如何不搬一个空。”

继之道：“不知是甚么道理，单是广东人欢喜赌。那骨牌、纸牌、骰子，制成的赌具，拿他去赌，倒也罢了。那绝不是赌具，落了广东人的手，也要拿来赌，岂不奇么！象那个闹姓，人家好好的考试，他却借着他去做输赢。”述农道：“这种赌法，倒是大公无私，不能作弊的。”我道：“我从前也这么想。这回走了一次广东，才知道这里面的毛病大得很呢。第一件是主考、学台自己买了闹姓，那个毛病便说不尽了。还有透了关节给主考、学台，中这个不中那个的。最奇的，俗语常说，‘没有场外举子’，广东可闹过不曾进场，中了举人的了。”述农道：“这个奇了！不曾入场，如何得中？”我道：“他们买闹姓的赌，所夺的只在一姓半姓之间。倘能多中了一个姓，便是头彩。那一班赌棍，拣那最人少的姓买上一个，这是大众不买的。他却查出这一姓里的一个不去考的生员，请了枪手，或者通了关节，冒了他的姓名进场去考，自然要中了。等到放出榜来，报子报到，那个被人冒名去考的，还疑

心是做梦，或是疑心报子报错的呢。”继之道：“犯到了赌，自然不会没弊的，然而这种未免太胡闹了。”我道：“这个乡科冒名的，不过中了就完了。等到赴鹿鸣宴、谒座主，还通知本人，叫他自己来。还有那外府荒僻小县，冒名小考的，并谒圣、簪花、谒师，都一切冒顶了，那个人竟是事后安享一名秀才呢。”述农道：“听说广东进一名学极不容易，这等被人冒名的人，未免太便宜了。”我道：“说也奇怪，一名秀才值得甚么，听说他们院考的时候，竟有交了白卷，拿银票夹在卷里，希冀学台取进他的呢。”

继之道：“随便哪一项，都有人发迷的，象这种真是发秀才迷了。其实我也当过秀才，回想起来，有甚么意味呢。我们且谈正经事罢，我这几天打算到安庆去一走。你可到上海去，先找下一处房子，我们仍旧同住。只是述农就要分手，我们相处惯了，倒有点难以离开呢。我们且设个甚么法子呢？”述农道：“我这几年总没有回去过，继翁又说要到上海去住，我最好就近在上海弄一个馆地，一则我也免于出门，二则同在上海，时常可以往来。”继之想了一想道：“也好。我来同你设一个法。但不知你要甚么馆地？”述农道：“那倒不必论定，只要有个名色，说起来不是赋闲就罢了。我这几天，也打算回上海去了。我们将来在上海会罢。”当下说定了。

过得两天，继之动身到安庆去。我和述农同到上海，述农自回家去了。我看定了房子，写信通知继之。约过了半个月，继之带了两家眷，到了上海，搬到租定的房子里，忙了几天，才忙定了。

继之托我去找述农。我素知他住在城里也是园滨的，便

进城去访着了，同到也是园一逛。这小小的一座花园，也还有点曲折，里面供着李中堂的长生禄位。游了一回出来，迎面遇见一个人，年纪不过三十多岁，却留了一部浓胡子，走起路来，两眼望着天。等他走过了，述农问道：“你认得他么？”我道：“不。”述农道：“这就是为参了李中堂被议的那位太史公。此刻因为李大先生做了两广，他回避了出来，住在这里蕊珠书院呢。”我想起继之说他在福建的情形，此刻见了他的相貌，大约是色厉内荏的一流人了。一面和述农出城，到字号里去，与继之相见。

述农先笑道：“继翁此刻居然弃官而商了，其实当商家倒比做官的少耽心些。”继之道：“耽心不耽心且不必说，先免了受那一种齷齪气了。我这回到安庆去，见了中丞，他老人家也有告退之意了。我说起要代你在上海谋一个馆地，又不知你怎样的才合式，因和他要了一张启事名片，等你想定了哪里，我就代你写一封荐信。”述农道：“有这种好说话的荐主，真是了不得！但是局卡衙门的事，我不想干了。这些事情，东家走了，我们也跟着散，不如弄一个长局的好。好在我并不较量薪水，只要有了个处馆的名色罢了。这里的制造局，倒是个长局——”我不等说完，便道：“好，好。我听说那个局子里面故事很多的，你进去了，我们也可以多听点故事。”述农也笑了一笑。议定了，继之便写了一封信，夹了片子，交给述农。不多几天，述农来说，已经投了信，那总办已经答应了。此刻搬了行李到局里去住，只等派事。坐了一会就去了。

此时已过了中秋节，继之要到各处去逛逛，所以这回长

江、苏、杭一带，都是继之去的。我在上海没有甚事。一天，坐了车子，到制造局去访述农。述农留下谈天，不觉谈的晚了。述农道：“你不如在这里下榻一宵，明日再走罢。”我是无可无不可的，就答应了。到得晚上，一同出了局门，到街上去散步。

到了一家酒店，述农便邀我进去，烫了一壶酒对吃。说道：“这里倒很有点乡村风味，为十里洋场所无的，也不可领略领略。”一面谈着天，不觉吃了两壶酒。忽听得门外一声洋号吹起，接连一阵咯蹬咯蹬的脚步声。连忙抬头往外望时，只见一队兵，排了队伍，向局子里走去，正不知为了甚么事。等那队兵走过了，忽然一个人闯进来道：“不好了！局子里来了强盗了！”我听了，吃了一惊。取出表来一看，只得八点一刻钟，暗想时候早得很，怎么就打劫了呢。此时述农早已开发了酒钱，就一同出来。

走到栅门口，只见两排兵，都穿了号衣，擎着洋枪，在黑暗地下对面站着。进了栅门，便望见总办公馆门口，也站了一排兵，严阵以待。走过护勇棚时，只见一个人，生得一张狭长青灰色的脸儿，浓浓的眉毛，一双抠了进去的大眼睛，下颏上生成的挂脸胡子，却不曾留；穿一件缺襟箭袖袍子，却将袍脚撩起，掖在腰带上，外面罩一件马褂，脚上穿了薄底快靴，腰上佩了一把三尺多长的腰刀，头上却还戴的是瓜皮小帽；年纪不过三十多岁；在那里指手画脚，撇着京腔说话。一班护勇都垂手站立。述农拉我从旁边走过道：“这个便是总办。”走过护勇棚，向西转弯，便是公署，这里又是两排兵守着。过了公署，往北走了半箭多路，便是述农的

住房。述农到得房里，叫当差的来问，外面到底是甚么事。当差的道：“就是洋枪楼藏了贼呢。”述农道：“谁见来？”当差的道：“不知道。”

正说话间，听得外面又是一声洋号。出来看时，只见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又是一大队洋枪队来。看他那号衣，头一队是督标忠字营，第二队是督标信字营字样。正是：调来似虎如貔辈，要捉偷鸡盗狗徒。未知到底有多少强盗，如何捉获，且待下回再记。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述农指着西北角上道：“那边便是洋枪楼，到底不知有了甚么贼。这忠字营在徽州会馆前面，信字营在日晖港，都调了来了。”我道：“我们何妨跟着去看看呢。”述农道：“倘使认真有了强盗，不免要放枪，我们何苦冒险呢。”说话间，两队兵都走过了，跟着两个蓝顶行装的武官押着阵。那总办也跟在后头，一个家人扛着一枝洋枪伺候着过去。我到底耐不住，往北走了几步，再往西一望，只见那些兵一字儿面北排班站着，一个个擎枪在手，肃静无哗。到底不知强盗在那里，只得回到述农处。述农已经叫当差的打听去了。一会儿回来

说道：“此刻东栅门只放人进来，不放人出去。进来的兵只有两哨，其余的也有分派在码头上，也有分派在西炮台；沪军营也调来了，都在局外面团团围住。听见有几十个强盗，藏在洋枪楼里面呢。此刻又不敢开门，恐怕这里一开门，那里一拥而出，未免要伤人呢。”述农道：“奇了！洋枪楼是一放了工便锁门的，难道把强盗锁到里头去了？”

正说话间，外面来了一群人，当头一个身穿一件蜜色宁绸单缺襟袍，罩了一件崭新的团花天青宁绸对襟马褂，脚穿的是一双粉底内城式京靴，头上却是光光的没有戴帽。后面跟着两个家人，打着两个灯笼。家人后面，跟了四名穿号衣的护勇，手里都拿着回光灯，在天井里乱照。述农便起身招呼。当头那人只点了点头，对我看了一眼，便问这是谁。述农道：“这是晚生的兄弟。”那人道：“兄弟还不要紧，局子里不要胡乱留人住！”述农道：“是。”又道：“本来吃过晚饭要去的，因为此刻东栅门不放出去，不便走。”那人也不回话，转身出去，跟来的人一窝蜂似的都去了。述农道：“这是会办。大约因为有了强盗，出来查夜的。”我道：“这个会办生得一张小白脸儿，又是那么打扮，倒很象个京油子，可惜说起话来是湖南口音。”

说话间，忽听得远远的一声枪响。我道：“是了，只怕是打强盗了。”过了一会，忽听得有人说话，述农喊着问是谁。当差的进来说道：“听说提调在大厅上打倒了一个强盗。”述农忙叫快去打听，那当差的答应着去了。一会回来，笑了个弯腰捧腹。我和述农忙问甚么事情。当差道：“今天晚上出了这件事，总办亲自出来督兵，会办和提调便出来查夜。提调

查到大厅上面，看见角子上一团黑影，窸窣有声，便喝问是谁；喝了两声，不见答应。提调手里本来拿了一枝六响手枪，见喝他不答应，以为是个贼，便放了一枪。谁知这一枪放去，汪的一声叫了起来，不是贼，是两只狗，打了一只，跑了一只。那只跑的直扑门口来，在提调身边擦过；提调吃了一惊，把手枪掉在地下，拾起来看时，已经跌坏了机簧，此刻在那里跺脚骂人呢。”说得我和述农一齐笑了。

我道：“今天我进来时，看见这局里许多狗，不知都是谁养的？”述农道：“谁去养他！大约是衙门、大局子，都有一群野狗，听其自己孳生，左右大厨房里现成的剩菜剩饭，总够供他吃的。这里的狗，听说曾经捉了送到浦东去，谁知他遇了渡江的船，仍旧渡了过来。”我道：“狗这东西，本来懂点人事的，自然会渡回来。”述农道：“说这件事，我又想起一件事了：浙江抚台衙门也是许多狗，那位抚台讨厌他，便叫人捉了，都送到钱塘江当中一块涨滩上去。这块涨滩上面，有几十家人家，那滩地都已经开垦的了。那滩上的居民，除了完粮以外，绝不进城，大有与世隔绝的光景。那一群狗送到之后，一天天孳生起来，不到两年，变了好几百，内中还有变了疯狗的，践踏得那田禾不成样子。乡下人要赶他，又没处可赶，迫得到钱塘县去报荒。钱塘县派差去查过，果然那些狗东奔西窜，践踏田禾。差人回来禀知，钱塘县回了抚台，派了两棚兵，带了洋枪出去剿狗。你说不是笑话么。”我听了，又说笑了一会。惦记着外面的事，和述农出来望望，见那些兵仍旧排列着，那两个押队官和总办，却在熟铁厂帐房里坐着。

此时已有三更时分，望了一会，殊无动静，仍回到房里去。方才坐下，外面查夜的又来了。当头那人，生得臃肿肥胖，唇上长了几根八字鼠须，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水晶眼镜，身上穿的是半截湖色熟罗长衫，也没罩马褂，挺着一个大肚子，脚上却也穿了一双靴子，一样的带了家人护勇，只站在门口望了一望。述农起身招呼。那人道：“还没睡么？”述农道：“没有呢。外面乱得很，也睡不安稳。”那人自去了。述农道：“这个便是提调。”我道：“这局子只有一个总办，一个会办么？”述农道：“还有一个襄办，这两天到苏州去了。”两个谈至更深，方才安歇。外面那洋号一回一回的，吹得呜呜响，人来人往的脚步声音，又是那打更的梆子敲个不住，如何睡得着。方才朦胧睡去，忽听得外面呜呜的洋号声，簌簌的铜鼓声大振起来。连忙起身一望，天色已经微明，看看桌上的钟，才交到五点半的时候。述农也起来了，忙到外面去看，只见忠字营、信字营、沪军营、炮队营的兵，纷纷齐集到洋枪楼外面。

我见路旁边一棵柳树，柳树底下放着一件很大的铁家伙，也不知是甚么东西，我便跨了上去，借他垫了脚，扶住了柳树，向洋枪楼那边望去。恰好看见两个人在门口，一个拿了钥匙开锁，这边站的三四排兵，都拿洋枪对着洋枪楼门口。那开锁的人开了，便一人推一扇门，只推开了一点，便飞跑的走开了，却又不见有甚动静。忽见一个戴水晶顶子的官，嘴里喊了一句甚么话，那穿炮队营号衣的兵，便一步步向洋枪楼走去，把那大门推的开足了，鱼贯而入。这里忠、信两营，与及沪军营的兵，也跟着进去。不一会，只见楼上楼下的窗

门，一齐开了。众兵在里面来来往往，一会儿又都出来了，便是嘻嘻哈哈的一阵说笑。进去的是兵，出来的依旧是兵，何尝有半个强盗影子。便下来和述农回房。

述农道：“惊天动地的闹了一夜，这才是笑话呢。”我道：“倒底怎样闹出这句话来呢？”说话时，当差送上水，盥洗过，又送上点心来。当差说道：“真是笑话！原来昨天晚上，熟铁厂里的一个师爷，提了手灯到外面墙脚下出恭，那手灯的火光，正射在洋枪楼向东面的玻璃窗上。恰好那打更的护勇从东面走来，远远的看见玻璃窗里面的灯影子，便飞跑的到总办公馆去报，说洋枪楼里面有了人。那家人传了护勇的话进去，却把一个‘人’字，说成了一个‘贼’字。那总办慌了，却又把一个‘贼’字，听成了‘强盗’两个字。便即刻传了本局的炮队营来，又挥了条子，请了忠、信两营来；去请沪军营请不动，还专差人到道台那里，请了令箭调来呢。此刻听说总办在那里发气呢。”我和述农不觉一笑。

吃过点心，不久就听见放汽筒开工了。开过工之后，述农便带着我到各厂去看看，十点钟时候，方才回房。走过一处，听得里面人声嘈杂，抬头一看，门外挂着“议价处”三个字的牌子。我问这是甚么地方。述农道：“这不明明标着议价处么，是买东西的地方。你可要做生意？进去看看，或者可以做一票。”我道：“生意不必一定要做，倒要进去见识见识怎么个议法。”述农便领了我进去。

只见当中一间是空着的，旁边一间，摆着一张西式大桌子，围着许多人，也有站的，也有坐的。上面打横坐了三个人，述农介绍了与我相见，通过姓名，方知两个是议价委员，

一个是誊帐司事。那委员问我可是要做生意。我道：“进来见识见识罢了，有合式的也可以做点。”委员一面问我宝号，一面递一张纸给我看。我一面告诉了，一面接过那张纸看时，上面写着：“请饬购可介子煤三千吨、豆油十篓、高粱酒二篓”等字。旁边又批了“照购”两个字，还有两个长方图书磕在上面。我想这一票煤倒有万把银子生意，但不知那豆油、高粱酒，这里买来何用。看罢了，交还委员。委员问道：“你会做煤么？这是一票大生意呢。”我道：“会是会的。不知要栈货，还是路货？”旁边一个宁波人接口道：“此地向来不用栈货的，都是买路货。”我道：“这两年头番可介子很少了。”委员道：“我们不管头番、二番，只要东西好，价钱便宜。”我道：“关税怎样算呢？”委员道：“关税是由此地请免单的。”我道：“不知要几天交货？”委员道：“二十天、一个月，都可以。你原船送到码头就是，起到岸上是我们的事。多少银子一吨？你说罢。”我默算一算道：“每吨四两五钱银子罢。”一个宁波人看了我一眼道：“我四两四。”那委员又对那些人道：“你们呢？”却没人则声。委员又对我道：“你呢，再减点，你做了去。”我道：“那么就四两三罢。”又一个宁波人抢着道：“我四两二。”我心中暗想，这个哪里是议价，只是在这里跌价。外国人的拍卖行是拍卖，这里是拍买呢。算一算，这个价钱没甚利息，我便不再跌了。那宁波人对我道：“你再跌罢，再跌一钱，你做了去。”我道：“三千吨呢，跌一钱便是三百两，好胡乱跌么。”委员道：“你再减点罢，早得很呢。”我筹算了一会道：“再减去五分罢。”说犹未了，忽听得一声拍桌子响，接着大声大吼道：“我四两，齐头数！”接着，哄然一声叫好。

我暗想这个明明是欺我生，和我作对。这个情形，外头拍卖行也有的，几个老拍卖联合了不肯抬价，及至有一个生人到了要拍，他们便很命把价抬起来。照这样看起来，纵使我再跌，他们也不肯让给我做的了，我何不弄他们一弄，看他们怎样。想罢，便道：“三两九罢。”道犹未了，忽的一声跳起一个宁波人来，把手一扬，喊道：“三两五！”接着又是哄然叫好。委员拿了一张承揽纸，叫他写。我在旁边看时，那承揽纸上印就的格式，甚么限月日交货，甚么不得以低货蒙充等字样，都是刻就的，只要把现在所定的货物、价目，填写上去便是了。看他拿起笔要写时，我故意道：“三两四如何？”那人拿着笔往桌子上一拍道：“三两三！”我道：“三两二。”便有一班人劝他道：“让他做了去罢。”我心中一想，不好，他倘让我做了，吃亏不少，要弄他倒弄了自己了。想犹未了，只听他大喊道：“三两一！我今日要让旁人做了，便不是个好汉！”我笑道：“我三两，你还能进关么？”他抢着喊道：“二两九！”我也抢着道：“二两八。”他把双脚一跳，直站起来道：“二两五！”我道：“四钱半。”他便道：“让你，让你。”我一想，不好了，这回真上当了。便坐下去，拿过承揽纸来，提笔要写。忽听得另外一个人道：“二两四我来！”我听了方才把心放下，乐得推给他去做了。

那个人写好了，两个委员画了押。又议那豆油、高粱酒，却是一个南京人做去的，并没有人向他抢跌价钱。等他写好时，已听得呜呜的汽筒响，放工了。我回头一看，不见了述农，想是先走了。那些人也一哄而散。我也出了议价处，好得贴着隔壁便是述农住的地方，我见了述农，说起刚才的情

形。因说道：“这一票煤，最少也要赔两把银子一吨，不知他怎么做法。你在这里头，我倒托你打听打听呢。”述农道：“这里是各人管各事的，怎样打听得出，而且我还生得很呢。”我道：“倒是那票油酒是好生意，我看见为数太少了，不去和他抢夺罢了。”

说话间，已经开饭。饭后别过述农，出来叫了车，回家走了一次，再到号里去，闲闲的又和管德泉说起制造局买煤的情形来。德泉吐出舌头来道：“你几乎惹出事来！这个生意做得的么！只怕就是四两五钱给你做了，也要累得你一个不亦乐乎呢！”我道：“我算过，从日本运到这里，不过三两七八钱左右便彀了，如果四两五钱做了，何至受累？”德泉道：“就算三两八办到了，赚了七钱银子一吨，三七二千一到手了。轮船到了黄浦江，你要他驶到南头，最少要加他五十两。到了码头上，看煤的人来看了，凭你是拿花旗白煤代了东洋可介子，也说你是次货，不是碎了，便是潮了，挑剔了多少。有神通的，化上二三百，但求他不要原船退回，就万幸了。等到要起货时，归库房长夫经手，不是长夫忙得没有工夫，便是没有小工，给你一个三天起不清；轮船上耽搁他一天，最少也要赔他五百两，三五已经去了一千五了。好容易交清了货，要领货价时，他却给你个一搁半年，这笔拆息你和谁算去！他们是做了多年的，一切都熟了，应酬里面的人也应酬到了，所有里面议价处、核算处、库房、帐房，处处都要招呼到。见了委员、司事，卑污苟贱的，称他老爷、师爷；见了长夫、听差，呵腰打拱的，和他称兄道弟。到了礼拜那天，白天里在青莲阁请长夫、听差喝茶开灯，晚上请老爷、师爷

在窑姐儿里碰和喝酒。这都是好几年的历练资格呢。”我道：“既如此，他们免不得要遍行贿赂的了。那里面人又多，照这样办起来，纵使做点买卖，哪里还有好处？”德泉道：“贿赂遍不遍，未曾见他过付，不能乱说。然而他们是联络一气的，所以你今天到了，他们便拚命的和你跌价，等你下次不敢去。他吃亏做了的买卖，便拿低货去充。譬如今天做的可介子，他却去弄了蒲古来充；如果还要吃亏，他便搀点石头下去，也没人挑剔。等你明天不去了，他们便把价钱揸住了不肯跌；再不然，值一两银子的东西，他们要价的时候，却要十两，几个人轮流减跌下来，到了五六两，也就成交了。那议价委员是一点事也不懂得，单知道要便宜。他们那赚头，却是大家记了帐，到了节下，照人数公摊的。你想初进去的人，怎么做得他们过！”我听了这话，不觉恍然大悟。

正是：回首前情犹在目，顿将往事一撷心。不知悟出些甚么来，且待下回再记。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臧获托空谈

我听德泉一番话，不觉恍然大悟道：“怪不得今日那承揽油酒的，没有人和他抢夺。这两天豆油的行情，不过三两七

八钱，他却做了六两四钱；高粱酒行情，不过四两二三，他却做了七两八钱；可见得是通同一气的了。”德泉道：“这些话，我也是从佚庐处听来的，不然我哪里知道。他们当日本来是用了买办出来采办的；后来一个甚么人上了条陈，说买办不妥，不如设了报价处，每日应买甚么东西，挂出牌去，叫各行家弥封报价，派了委员会同开拆，拣最便宜的定买。谁知一班行家得了这个信，便大家联络起来。后来局里也看着不对，才行了这个当面跌价的规矩，报价处便改了议价处。起先大家要抢生意，自然总跌得贱些，不久却又联络起来了。其实做买卖联络了同行，多要点价钱，不能算弊病；那卖货的和那受货的联络起来，那个货却是公家之货，不是受货人自用之货，这个里面便无事不可为了。”我道：“从前既是用买办的，不知为甚么又要改了章程，只怕买办也出了弊病了。”德泉道：“这个就难说了。官场中的事情，只准你暗中舞弊，却不准你明里要钱。其实用买办倒没有弊病，商家交易一个九五回佣，几乎是个通例的了。制造局每年用的物料，少说点，也有二三十万，那当买办的，安分照例办去，便坐享了万把银子一年，他何必再作弊呢。虽然说人心没厌足，谁能保他！不过作了弊，万一给人家攻击起来，撤了这个差使，便连那万把一年的好处也没了。不比这个单靠几两银子薪水的，除了舞弊，再不想有丝毫好处，就是闹穿了，开除了，他那个事情本来不甚可惜。这般利害相衡起来，那当买办的自然不敢舞弊了。谁知官场中却不这么说，拿了这照规矩的佣钱，他一定要说是弊，不肯放过；单立出这些名目来，自以为弊绝风清，中间却不知受了多少蒙蔽。”

我道：“他买货是一处，收货是一处，发价又是一处，要舞弊，可也不甚容易。”德泉道：“岂但这几处，那专跑制造局做生意的，连小工都是通同一气的。小工头，上海人叫做‘箩间’。那边做箩间的人，却兼着做砖灰生意，制造局所用的砖灰，都是用他的。他也天天往议价处跑，所以就格外容易串通了。有一回，买了一票砖，害得人家一个痛快淋漓。这里起造房子的砖，叫做‘新放砖’，名目是二寸厚，其实总不免有点厚薄。制造局买砖，向来是要验过厚薄的；其实此举也是多事，一二分的上下，起造时，那泥水匠本可以在用灰上设法的。他那验厚薄之法，是用五块砖迭起，把尺一量，是十寸，便算对了。那做砖灰生意的，自己是个箩间，验起来时自然容易设法，厚的薄的搀起来迭，自然总在十寸光景。他也不知垄断了若干年了。有一回，跑了个生脸的人，去承揽了十万新放砖。等到送货的时候，不免要请教他的小工。那小工却把厚的和厚的迭在一处，薄的和薄的迭在一处，拿尺量起来，不是量了十一寸，便是量了九寸。收货的司事，便摆出满脸公事样子来，说一定不能用，完全要退回去。又说甚么工程赶急，限时刻，要换了好货来。害得那家人家，雇了他的小工，一块一块的拣起来，十成之中，不过三成是恰合二寸厚的。只得到窑里去商量，窑里也不能设法一律匀净。十万砖，送了七次，还拣不到四万。一面又是风雷火炮的催货。那家人家没了法，只得不做这个生意，把下余未曾交齐的六万多砖，让给他去交货，每万还贴还他若干银子，方才了结。还要把人家那三万多的货价，捺了五个月，才发出来。照这样看去，那制造局的生意还做得么。这样把持的情形，那

当总办的木头人，哪里知道！说起来，还是只有他家靠得住呢。”我道：“发价是局里的事，他怎么能捺得住？”德泉道：“他只要弄个玄虚，叫收货的人不把发票送到帐房里，帐房又从何发起！纵使发票已经到了帐房，他帐房也是通的，又奈他何呢。”

凡做小说的有一句老话，是有话便长，无话便短。等到继之查察了长江、苏、杭一带回来，已是十月初旬了。此时外面倒了一家极大的钱庄，一时市面上沸沸扬扬起来，十分紧急，我们未免也要留心打点。一时谈起这家钱庄的来历，德泉道：“这位大财东，本来是出身极寒微的，是一个小钱店的学徒，姓古，名叫雨山。他当学徒时，不知怎样认识了一个候补知县，往来得甚是亲密。有一回，那知县太爷要紧要用二百银子，没处张罗，便和雨山商量。雨山便在店里，偷了二百银子给他。过得一天查出了，知道是他偷的。问他偷了给谁，他却不肯说。百般拷问，他也只承认是偷，死也不肯供出交给谁。累得荐保的人，受了赔累。店里把他赶走了，他便流离浪荡了好几年。碰巧那候补知县得了缺，便招呼了他，叫他开个钱庄，把一应公事银子都存在他那里，他就此起了家。他那经营的手段，也实在利害，因此一年好似一年，各码头都有他的商店。也真会笼络人，他到一处码头，开一处店，便娶一房小老婆，立一个家。店里用的总理人，到他家里去，那小老婆是照例不回避的。住上几个月，他走了，由得那小老婆和总理人鬼混。那总理人办起店里事来，自然格外巴结了，所以没有一处店不是发财的。外面人家都说他是美人局。象他这种专会设美人局的，也有一回被人家局骗了，

你说奇不奇。”

我道：“是怎么个骗法呢？”德泉道：“有一个专会做洋钱的，常常拿洋钱出来卖。却卖不多，不过一二百、二三百光景。然而总便宜点：譬如今天洋价七钱四分，他七钱三就卖了；明天洋市七钱三，他七钱二也就卖了，总便宜一分光景。这些钱庄上的人，眼睛最小，只要有点便宜给他，那怕叫你给他捧□□，都是肯的。上海人恨的叫他‘钱庄鬼’。一百元里面，有了一两银子的好处，他如何不买，甚至于有定着他的。久而久之，闹得大家都知道了。问他洋钱是哪里来的，他说是自己做的。看着他那雪亮的光洋钱，丝毫看不出是私铸的。这件事叫古雨山知道了，托人买了他二百元，请外国人用化学把他化了，和那真洋钱比较，那成色丝毫不低。不觉动了心，托人介绍，请了他来，问他那洋钱是怎么做的，究竟每元要多少成本。他道：‘做是很容易的，不过可惜我本钱少；要是多做了，不难发财。成本每元不过六钱七八分的谱子。’古雨山听了，不觉又动了心，要求他教那制造的法子。

他道：‘我就靠这一点手艺吃饭，教会了你们这些大富翁，我们还有饭吃么！’雨山又许他酬谢，他只是不肯教。雨山没奈何，便道：‘你既然不肯教，我就请你代做，可使得？’他道：‘代做也不能。你做起来，一定做得不少，未必信我把银子拿去做，一定要我到你家里来做。这件东西，只要得了窍，做起来是极容易的，不难就被你们偷学了去。’雨山道：‘我就信你，请你拿了银子去做。但不知一天能做多少？’他道：‘就是你信用我，我也不敢担承得多。至于做起来，一天大约可以做三四千。’雨山道：‘那么我和你定一个合同，以后你

自己不必做了，专代我做。你六钱七八的成本，我照七钱算给你，先代我做一万元来，我这里便叫人先送七千两银子到你那里去。’他只推说不敢担承。说之再四，方才应允。订了合同，还请他吃了一顿馆子，约定明天送银子去。除了明天不算，三天可以做好，第四天便可以打发人去取洋钱。到了明天，这里便慎重其事的，送了七千两现银子过去。到第四天，打发人去取洋钱，谁知他家里，大门关得紧紧的，门上粘了一张‘召租’的帖子，这才知道上当了。”

我道：“他用了多少本钱，费了多少手脚，只骗得七千银子，未免小题大做了。”德泉道：“你也不是个好人，还可惜他骗得少呢。他能用多少本钱，顶多卖过一万洋钱，也不过蚀了一百两银子罢了。好在古雨山当日有财神之目，去了他七千两，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太仓一粟’。若是别人，还了得么。”我道：“别人也不敢想发这种财。你看他这回的倒帐，不是为屯积了多少丝，要想垄断发财所致么。此刻市面各处都被他牵动，吃亏的还不止上海一处呢。”

正说话间，继之忽然跑了来，对我道：“苟才那家伙又来了。他来拜过我一次，我去回拜过他一次，都说些不相干的话。我厌烦的了不得，交代过家人们，他再来了，只说我不在家，挡驾。此刻他又来了，直闯进来。家人们回他说不在家，他说有要紧话，坐在那里，叫人出来找我。我从后门溜了出来。请你回去敷衍他几句，说到我的事情，你是全知道的，随意回复他就是了。”我听了莫名其妙，只得回去。原来我们住的房子，和字号里只隔得一条胡同，走不多路便到了。

当下与苟才相见，相让坐下。苟才便问继之到哪里去了。

我道：“今天早起还在家，午饭后出去，遇了两个朋友，约着到南翔去了。”苟才愕然道：“到南翔做甚么？怎么家里人也不晓得？”我道：“是在外面说起就走的，家里自然不知。听说那边有个古漪园，比上海的花园，较为古雅。还有人在那边起了个搓东诗社，只怕是寻诗玩景去了。”苟才道：“好雅兴！但不知几时才回来？”我道：“不过一两天罢了。不知有甚么要紧事？”苟才沉吟道：“这件事，我已经和他当面说过了。倘使他明天回来，请他尽明天给我个信，我有人到南京。”我道：“到底为甚么事，何妨告诉我。继之的事，我大半可以和他作主的，或者马上就可以说定，也未可知。”苟才又沉吟半晌道：“其实这件事本是他的事，不过我们朋友彼此要好，特地来通知一声罢了。兄弟这回到上海，是奉了札子来办军装的。藩台大人今年年下要嫁女儿，顺便托兄弟在上海代办点衣料之类。临行的时候，偶然说起，说是还差四十两金首饰，很费踌躇。兄弟到了这里，打听得继之还在上海，一想，这是他回任的好机会，能够托人送了四十两金子进去，怕藩台不请他回江都去么。”我道：“大人先和继之说时，继之怎样说呢？”苟才道：“他总是含含糊糊的。”我道：“他请假措资，此时未必便措了多少，一时怕拿不出来。”苟才道：“他哪里要措甚么资！我看他不过请个假，暂时避避大帅的怒罢了。哪里有措资的人，堂哉皇哉，在上海打起公馆的？”

我暗想：大约继之被他这种话聒得麻烦了，不如我代他回绝了罢。想罢，便道：“大人这一个‘避’字，倒是说着了。然而只着得一半。继之的避，并不是暂时避大帅的怒，却是要永远避开仕路的意思。此刻莫说是要化钱回任，便是不化

钱叫他回任，只怕也不愿意的了。他常常和我说，等过了一年半载，上头不开他的缺，他也要告病开缺，他要自己去注销这个知县呢。”苟才愕然道：“这个奇了。江都又不是要赔累的缺，何至如此！若说碰钉子呢，我们做官的人，哪一天不碰上个把钉子！要都是这么使脾气，官场中的人不要跑光了么！”我道：“便是我也劝过他好几次，无奈他主意打定了，凭劝也劝不过来。大人这番美意，我总达到就是了。”苟才道：“就是继翁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此刻已经得了实缺，巴结点的干，将来督抚也是意中事。”我没得好说，只答应了两个“是”字。苟才又道：“令伯许久不见了，此刻可好？在哪里当差？”我道：“在湖北，此刻当的是宜昌土捐局的差事。”苟才道：“这个差事怕不坏罢？”我道：“这倒不知道。”苟才道：“沾着厘捐的，左右没有坏差使。”说着，两手拿起茶碗，往嘴唇上送了一送，并不曾喝着一点茶；放下茶碗，便站起来，说道：“费心继翁跟前达到这个话，并劝劝他不要那么固执，还是早点出山的好。”我一面答应着，就送他出去。我要送他到胡同口上马车，他一定拦住，我便回了进来。

继之的家人高升对我道：“这么一个送上门的好机会，别人求也求不着的，怎么我们老爷不答应？求老爷好歹劝劝，我们老爷答应了，家人们也沾点儿光。”我笑道：“你们老爷自己不愿意做官，叫我怎样劝呢。”高升道：“这是一时气头上的话，不愿意做官，当初又何必出来考试呢。不要说有这个机会，就是没有机会，也要找路子呢。前年盐城县王老爷不是的么，到任不满三个月，上忙没赶上，下忙还没到，为了乡下人一条牛的官司，叫他那舅老爷出去，左弄右弄，不

知怎样弄拧了，就撤了任，闹了一身的亏空。后来找了一条路子，是一个候补道蔡大人，和藩台有交情，能说话；可是王老爷没有钱化，还是他的两三个家人，凑上了一吊多银子，不就回了任了吗。虽然赶回任的时候，把下忙又过了，明年的上忙还早着；到此刻，可是好了。倘使我们老爷不肯拿出钱来，就是家人们代凑着先垫起来，也可以使得。请老爷和家人说说。”我道：“你跟了你老爷这几年，还不知他的脾气吗。我可不能代你去碰这个钉子，要说你自己说去。”高升道：“家人们去说更不对了。”我正要走进，字号里来了个出店，说有客来了。我便仍到字号里来。

正是：仕路方聆新怪状，家庭又听出奇闻。不知那来客是谁，且听下回再记。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

那客不是别人，正是文述农。述农一见了我，便猝然问道：“你那个摇头大老爷，是哪里弄来的？”我愕然道：“甚么摇头大老爷？我不懂啊。”继之笑道：“官场礼节，知县见了同、通，都称大老爷。同知五品，比知县大了两级，就叫他一声大老爷，似乎还情愿的，所以叫做点头大老爷。至于通

判，只比他大得一级，叫起来未免有点不情愿，不情愿，就要摇头了，所以叫做摇头大老爷。那回我和你说过请封典之后，我知道你于此等事是不在心上的，所以托你令姊抄了那卯数、号数出来，托述农和你办去。其余你问述农罢。”我道：“这是家伯托人在湖南捐局办来的。”述农道：“你令伯上了人家的当了，这张照是假的。”我不觉愕然，愣了半天道：“难道部里的印信，都可以假的么？你又从哪里知道的呢？”述农道：“我把你官照的号码抄去，托人和你办封典；部里复了出来，说没有这张照，还不是假的么。”我道：“这真奇了！那一张官照的板可以假得，怎么假起紫花印信来！这做假的，胆子就很不小。”继之道：“官照也是真的，印信也是真的，一点也不假，不过是个废的罢了。你未曾办过，怨不得你不知道。本来各处办捐的老例，系先填一张实收，由捐局汇齐捐款，解到部里，由部里填了官照发出来，然后由报捐的拿了实收，去倒换官照。遇着急于筹款的时候，恐怕报捐的不踊跃，便变通办理，先把空白官照，填了号数，发了出来，由各捐局分领了去劝捐。有来报捐的，马上就填给官照。所有剩下来用不完的，不消缴部，只要报明由第几号起，用到第几号，其余均已销毁，部里便注了册，自第几号至第几号作废，叫做废照。外面报过废的照，却不肯销毁，仍旧存着，常时填上个把功名，送给人作个顽意儿；也有就此穿了那个冠带，充做有职人员的，谁还去追究他。也有拿着这废照去骗钱的，听说南洋新加坡那边最多。大约一个人有了几个钱，虽不想做官，也想弄个顶戴。到新加坡那边发财的人很多，那边捐官极不容易，所以就有人搜罗了许多废照，到那边去骗

人。你的那张，自然也是废照。你快点写信给你令伯，请他向前路追问。只怕——”说到这两个字，继之便不说了。述农道：“其实功名这样东西，真的便怎么，假的弄一个顽顽也好。”

我听了这话，想起苟才的话来，便告诉了继之。继之道：“这般回绝了他也好，省得他再来麻烦。”我道：“大哥放着现成真的不去干，我却弄了个假的来，真是无谓。”述农道：“这样东西，真的假的，最没有凭据。我告诉你一个笑话：我们局里前几年，上头委了一个盐运同来做总办。这局子向来的总办都是道班，这一位是破天荒的。到差之后，过了一年多，才捐了个候选道。你道他为甚么加捐起来？原来他那盐运同是假的。”继之道：“假功名，戴个顶子顽顽就罢了，怎么当起差来？”述农道：“他还是奉宪准他冒官的呢。他本是此地江苏人。他的老兄，是个实缺抚台。他是个广东盐大使。那年丁忧回籍，办过丧事之后，不免出门谢吊；谢过吊，就不免拜客。他老兄见了两江总督，便代自家兄弟求差使，说本籍人员，虽然不能当地方差使，但如洋务、工程等类，也求赏他一个。总督答应了，他便递了一张‘广东候补盐大使某某’的条子。说过之后，许久没有机会。忽然一天，这局子里的总办报了丁忧，两江总督便想着了他。可巧那张条子不见了，书桌上、书架上、护书里、抽屉里，翻遍了都没有。便仔细一想，把他名字想了出来，却忘了他的官阶。想了又想，仿佛想起一个‘盐’字，便糊里糊涂给他填上一个盐运同。这不是奉宪冒官么。”我道：“他已经捐过了道班，这件事又从哪里知道他的呢？”述农道：“不然哪里知道，后来他

死了，出的讣帖，那官衔候选道之下，便是广东候补盐大使，竟没有盐运同的衔头，大家才知道的啊。”

继之道：“自从开捐之后，那些官儿竟是车载斗量，谁还去辨甚么真假。我看将来是穿一件长衣服的，都是个官，只除了小工、车夫与及小买卖的，是百姓罢了。”述农道：“不然，不然！上一个礼拜，有个朋友请我吃花酒，吃的时候晚了，我想回家去，叫开老北门或新北门到也是园滨还远得很，不如回局里去。赶到宁波会馆叫了一辆东洋车。那车夫是个老头子，走的慢得很。我叫他走快点，情愿加他点车钱。他说走不快了，年轻时候，出来打长毛，左腿上受过枪弹，所以走起路来，很不便当。我听了很以为奇怪，问他跟谁去打长毛，他便一五一十的背起履历来。他还是花翁、黄马褂、英勇巴图鲁、记名总兵呢。背出那履历来，很是内行，断不是个假的。还有这里虹口鸿泰木行一个出店，也是个花翎、参将衔的都司。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何必穿长衣的才是个官呢。”德泉道：“方佚庐那里一个看门的，听说还是一个曾经补过实缺的参将呢。”继之道：“军兴的时候，那武职功名，本来太不值钱了；到了兵事过后，没有地方安插他们，流落下来，也是有的。那年我进京，在客店里看见一首题壁诗，署款是：‘解弁将军’。那首诗很好的，可惜我都忘了。只记得第二句是‘到头赢得一声驱’。只这七个字，那种抑郁不平之气，也就可想了。”当下谈了一会，述农去了，各自散开。

我想这废照一节，不便告诉母亲，倘告诉了，不过白气恼一场，不如我自己写个信去问问伯父便了。于是写就一封信，交信局寄去。回到家来，我背着母亲、婢娘，把这件事

对姊姊说了。姊姊道：“这东西一寄了来，我便知道有点蹊蹊。伯娘又不曾说过要你去做官，你又不是想做官的人，何必费他的心，弄这东西来。你此刻只不要对伯娘说穿，有心代他瞒到底，免得伯娘白生气。”我道：“便是我也是这个意思，姊姊真是先得我心了。”姊姊道：“本来做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便是真的，你未必便能出去做。就出去了，也未必混得好。前回在南京的时候，继之得了缺，接着方伯升到安徽去，那时你看干娘欢喜得甚么似的，以为方伯升了抚台，继之更有照应了。他未曾明白，隔了一省，就是鞭长不及马腹了。俗语说的好，朝里无人莫做官，所以才有撤任的这件事。此刻譬如你出去候补，靠着谁来照应呢？并且就算有人照应，这靠人终不是个事情。并且一走了官场，就是你前回说的话，先要学的卑污苟贱，灭绝天良。一个人有好人不学，何苦去学那个呢。这么一想，就管他真的也罢，废的也罢，你左右用他不着。不过——”说到这里，就顿住了口，歇一歇道：“这两年字号里的生意也很好，前两天我听继之和伯娘说起，我们的股本，积年将利作本，也上了一万多了。哪里不弄回三千银子来，只索看破点罢了。”我道：“不错，这里面很象有点盈虚消息。倘使老人家的几个钱，不这般糊里糊涂的弄去了，我便不至于出门。不出门，便不遇见继之，哪里能挣起这个事业来呢。到了此刻，却强我做达人。”

说话之间，婢娘走了进来道：“侄少爷在这里说甚么？大喜啊！”我愕然道：“婢婢说甚么？喜从何来？”婢娘对我姊姊说道：“你看他一心只巴结做生意，把自己的事，全然不管，连问他也装做知道了。”姊姊道：“这件事来往信，一切都

是我经理的，难怪他不知道。”婢娘道：“难道继之也不向他提一句？”姊姊道：“他们在外边遇见时，总有正经事谈，何必提到，况且继之那里知道我们瞒着他呢。”说着，又回头对我道：“你从前定下的亲，近来来了好几封信催娶了，已经定了明年三月的日子。这里过了年，就要动身回去办喜事。瞒着你，是伯娘的主意，说你起服那一年，伯娘和你说过好几遍，要回去娶媳妇儿，你总是推三阻四的。所以这回不和你商量，先定了日子，到了时候，不由你不去。”我笑着站起来道：“我明年过了年，正月里便到宜昌去看伯父，住他一年半载才回来。”说着，走了下楼。

光阴荏苒，转瞬又到了年下，正忙着各处的帐目，忽然接到伯父的回信，我拆开一看，上面敷衍了好些不相干的话，末后写着说：“我因知王俎香在湘省办捐，吾侄之款，被其久欠不还，屡次函催，伊总推称汇兑不便。故托其即以此款，代捐一功名，以为吾侄他日出山之地。不图其以废照塞责。今俎香已死，虽剖吾心，无以自明。惟有俟吾死后，于九泉之下，与之核算”云云。我看了，只好付之一笑。到了晚上回家，给姊姊看了，姊姊也是一笑。

腊月的日子格外易过，不觉又到了新年。过年之后，便商量动身。继之老太太也急着要带撒儿回家谒祖，一定要继之同去。继之便把一切的事都付托了管德泉，退了住宅房子，一同上了轮船。在路走了四天，回到家乡，真是河山无恙，桑梓依然。在上海时，先已商定由继之处拨借一所房子给我居住。好在继之房子多，尽拨得出来。所以起岸之后，一行人轿马纷纷，都向继之家中进发。伯衡接着，照应一切行李。当

日草草在继之家中歇了一天。次日，继之把东面的一所三开间、两进深的宅子，指拨给我。我道：“我住不了这些房子啊。”继之道：“住是住不了，然而办起喜事来却用得着。并且家母和你老太太同住热闹惯了，住远了不便。我自己这房子后面一所花园，却跨到那房子的后面；只要在那边开个后门，内眷们便可以不出大门一步，从花园里往来了。这是家母的意思，你就住了罢。”我只得依了。继之又请伯衡和我过去，叫人扫除一切。

原来这所房子，是继之祖老太爷晚年习静之处。正屋是三开间、两进深；西面还有一个小小院落，一间小小花厅，带着一间精雅书房；东面另有一间厨房；位置得十分齐整。伯衡帮着忙，扫除了一天，便把行李一切搬了过来。动用的木器家伙，还是我从前托伯衡寄存的，此时恰好应用，不够的便添置起来。母亲住了里进上首房间，婢娘暂时住了花厅，姊姊急着回婆家去了。我这边张罗办事，都是伯衡帮忙。安顿了三天，我才到各族长处走了一次，于是大家都知道我回来娶亲了。自此便天天有人到我家里来，这个说来帮忙，那个说来办事，我和母亲都一一谢去了。

有一天，要配两件零碎首饰，我暗想尤云岫向来开着一家首饰店的，何不到他那里去买，也顺便看看他。想罢，便一路走去。久别回乡的人，走到路上，看见各种店铺，各种招牌，以及路旁摆的小摊，都是似曾相识，如遇故人，心中另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景。走到云岫那店时，谁知不是首饰店了，变了一家绸缎店。暗想莫非我走错了，仔细一认，却并未走错。只得到左右邻居店家去问一声，是搬到哪里去了，谁

知都说不是搬去，却是关了。我暗想云岫这个人，何等会算计，何等尖刻，何至好好的一家店关了呢。只得到别家去买。这条街本是一个热闹所在，走不上多少路，就有了首饰店，我进去买了。因为他们同行，或者知道实情，顺便问问云岫的店为甚么关了。一个店伙笑道：“没有关。”说着，把手往南面一指道：“搬到那边去了。往南走出了栅栏，路东第一家，便是他的宝号。”我听了，又暗暗诧异，怎么他的旧邻又说是关了呢。

谢过了那店伙，便向南走去，走出半里多路，到了栅栏，踱了过去。向路东第一间一望，只是这间房子，统共不过一丈开阔，还不到五尺深；地下摆了两个矮脚架子，架着两个玻璃扁匣，匣里面摆着些残旧破缺的日本耍货；匣旁边坐了一个老婆子，脸上戴着黄铜边老花眼镜，在那里糊自来火匣子，连柜台也没有一张。回过头来一看，却有一张不到三尺长的柜台，柜台上面也放着一个玻璃扁匣，匣里零零落落的放着几件残缺不全的首饰，旁边放着一块写在红纸贴在板上的招牌，是“包金法蓝”四个字。柜台里面坐着一个没有留胡子的老头子，戴了一顶油腻腻的瓜皮小帽，那帽顶结子，变了黑紫色的了；露出那苍白短头发，足有半寸多长，犹如洋灰鼠一般；身上穿了一件灰色洋布棉袄，肩上襟前，打了两个大补钉。仔细一看，正是尤云岫，不过面貌憔悴了好些。我跨进去一步，拱拱手，叫一声世伯。他抬起头来，我道：“世伯还认得我么？”云岫连忙站起来弯着腰道：“嘎，咦，啊，唔！哦，哦，哦！认得，认得！到哪里去？请坐，请坐！”我见他这种神气，不觉忍不住要笑。

正要答话，忽听得后面有人叫我。我回头一看，却是伯衡。我便对云岫道：“我有一点事，回来再谈罢。”弯了弯腰，辞了出来，问伯衡甚么事。伯衡道：“继之老太太要送你一套袍褂，叫我剪料，恰好遇了你，请你同去看看花样颜色。”我道：“这个随便你去买了就是，那有我自己去拣之理。”伯衡道：“既如此，买了穿不得的颜色，你不要怨我。”我道：“又何苦要买穿不得的颜色呢！”伯衡道：“不是我要买，老太太交代，袍料要出炉银颜色的呢。”我笑道：“老太太总还当我是小孩子，在他跟前，穿得老实点，他就不欢喜。今年新年里，还送我一条洒花腰带，硬督着要我束上，你想怎好拂他的意思。这样罢，袍料你买了蜜色的罢，只说我自己欢喜的，他老人家看了，也不算老实，我还可以穿得出。劳了你驾罢，我要和云岫谈谈去。”伯衡答应去了。

我便回头再到云岫那里。云岫见了我，连忙站起来道：“请坐，请坐！你几时回来的？我这才想起来了。你头回来，我实在茫然。后来你临去那一点头，一呵腰，那种神气，活象你尊大人，我这才想起来了。请坐，请坐！”我看他只管说请坐，柜台外面却并没一把椅子。

正是：剩有阶前盈尺地，不妨同作立谈人。柜台外面既没有椅子，不知坐到那里，且待下回再记。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辩语出温柔

云岫一口气说了六七句“请坐”，猛然自己觉着柜台外面没有凳子，连忙弯下腰去，要把自己坐的凳子端出来。我忙着：“不必了，我们到外面去谈谈罢。但不知这里要看守不？”云岫道：“好，好，我们外面去谈，这里不要紧的。”于是一同出来，拣了一家酒楼要上去。云岫道：“到茶楼上去谈谈，省点罢。”我道：“喝酒的好。”于是相将登楼，拣了坐位，跑堂的送上酒菜。

云岫问起我连年在外光景，我约略说了一点。转问他近年景况。云岫叹口气道：“我不料到了晚年才走了坏运，接二连三的出几件事，便弄到我一败涂地！上前年先母见背下来，不上半年，先兄，先嫂，以及内人、小妾，陆续的都不在了；半年工夫，我便办了五回丧事。正在闹的筋疲力尽，接着小儿不肖，闯了个祸，便闹了个家散人亡！直是令我不堪回首！”我道：“此刻宝号里生意还好么？”云岫道：“这个哪里好算一个店，只算个摊罢了。并且也没有货物，全靠代人家包金、法蓝，赚点工钱，哪里算得个生意！”我道：“那个老婆子又是甚么人？”云岫道：“我租了那一点点地方，每年租钱要十元洋钱，在这个时候哪里出得起！因此分租给他，每年也得他七元，我只要出三元就够了。”说时不住的歔歔叹息。我道：

“这个不过暂屈一时，穷通得失，本来没有一定的。象世伯这等人，还怕翻不过身来么！”云岫道：“这么一把年纪，死期也要到快了，才闹出个朝不谋夕的景况来。不饿死就好了，还望翻身么！”我道：“世伯府上，此时还有甚人？”云岫见问，摇头不答，好象就要哭出来的样子。

我也不便再问，让他吃酒吃菜。又叫了一盘炒面，他也就不客气，风卷残云的吃起来。一面又诉说他近年的苦况，竟是断炊的日子也过过了。去年一年的租钱还欠着，一文不曾付过；分租给人家的七元，早收来用了。我见他穷得着实可怜，在身边摸一摸，还有几元洋钱，两张钞票；洋钱留着，恐怕还要买东西，拿出那两张钞票一看，却是十元一张的，便递了给他道：“身边不曾多带得钱，世伯不嫌褻渎，请收了这个，一张清了房钱，一张留着零用罢。”云岫把脸涨得绯红，说道：“这个怎好受你的！”我道：“这个何须客气。朋友本来有通财之义，何况我们世交，这缓急相济，更是平常的事了。”云岫方才收了。叹道：“人情冷暖，说来实是可叹！想我当日光景好的时候，一切的乡绅世族，哪一家哪一个不和我结交。办起大事来，那一家不请我帮忙。就是你们贵族里，无论红事、白事，那一回少了我的。自从倒败下来，一个个都掉头不顾了。先母躺了下来，还是很热闹的；及至内人死后，散出讣帖去，应酬的竟就寥寥了；到了今日，更不必说了。难得你这等慷慨，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你老翁在家时，我就受他的惠不少，今天又叨扰你了。到底出门人，市面见得多，手段是两样的。”说着，不住的恭维。一时吃完了酒，我开发过酒钱，吃得他醺然别去。我也就回家。

晚上没事，我便到继之那边谈天，可巧伯衡也在书房里。我谈起云岫的事，不觉代他叹息。伯衡道：“你便代他叹息，这里的人看着他败下来，没有一个不拍手称快呢。你从前年纪小，长大了就出门去了，所以你不知道他。他本是一个包揽词讼，无恶不作的人啊！”我道：“他好好的一家铺子，怎样就至于一败涂地？”伯衡道：“你今天和他谈天，有说起他儿子的事么？”我道：“不曾说起。他儿子怎样？”伯衡道：“杀了头了！”我猛吃了一大惊道：“怎样杀的？”伯衡笑道：“杀头就杀了，还有多少样子的么。”我道：“不是。是我说急了，为甚么事杀的？”伯衡道：“他家老大没有儿子，云岫也只有这一个庶出儿子，要算是兼祧两房的了，所以从小就骄纵得非常。到长大了，便吃喝嫖赌，没有一样不干。没钱化，到家来要；赌输了，也到家来要。云岫本来是生性吝啬的，如何受得起！无奈他仗着祖母疼爱，不怕云岫不依。及至云岫丁了忧，便想管束他，哪里管束得住。接着他家老大夫都死了，手边未免拮据，不能应他儿子所求。他儿子妙不可言，不知跑到那里弄了点闷香来，把他夫妻三个都闷住了，在父母身边搜出钥匙，把所有的现银首饰，搜个一空。又搜出云岫的一本底稿来。这本底稿在云岫是非常秘密的，内中都是代人家谋占田产，谋夺孀妇等种种信札，与及诬捏人家的呈子。他儿子得了这个，欢喜的了不得，说道：‘再不给我钱用，我便拿这个出首去！’云岫虽然闷住，心中眼中是很明白的，只不过说不出话来，动弹不得。他儿子去了许久，方才醒来，任从气恼暴跳，终是无法可施。他儿子从此可不回家来了；有时到店里去走走，也不过匆匆的就去了。你道他外

面做甚么？原来是做了强盗！抢了东西，便拿到店里，店里本有他的一个卧房，他便放在自己卧房里面。有一回，又纠众打劫，拒伤事主。告发之后，被官捉住了，追问赃物窝藏所在，他供了出来。官派差押着到店里起出赃物，便把店封了，连云岫也捉了去，拿他的同知职衔也详革了。罄其所有打点过去，方才仅以身免。那家店就此没了。因为案情重大，并且是积案累累的，就办了一个就地正法。云岫的一妻一妾，也为这件事，连吓带痛的死了。到了今日，云岫竟变了个孤家寡人了。”我听了，方才明白日里我问他还有甚人，他现出了一种凄惶样子的缘故。当下又谈了一会，方才告别回去。

这几天没事，我便到族中各处走走。有时谈到尤云岫，却是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我暗想虽然云岫为人可恶，然而还是人情冷暖之故。记得我小的时候，云岫那一天不到我们族中来，那一个不和他拉相好。既然知道他不是个好人，为甚么那时候不肯疏远他，一定要到了此时才恨他呢？这种行径，虽未尝投井，却是从而下石了。炎凉之态，想着实在可笑可怕。

闲话少提。不知不觉，已到了三月初旬娶亲的吉期了。到了这天，云岫也还备了蜡烛、花爆等四式礼物送来。我想他穷到这个样子，哪里还好受他的。然而这些东西，我纵然退了回去，他却不能退回店家的了，只得受了下来，交代多给他脚钱。又想到这脚钱是来人得的，与他何干，因检出一张五元的钞票，用信封封固了，交与来人，只说是一封要紧信，叫他带回去交与云岫。这里的拜堂、合卺、闹房、回门等事，都是照例的，也不必细细去说他了。

匆匆过了喜期，继之和我商量道：“我要先回上海去了，

你在家多住几时。从此我们两个人替换着回家。我到上海之后，过几时写信来叫你；等你到了，我再回来。”我道：“这个倒好，正是瓜时而往，及瓜而代呢。”继之道：“我们又不是戍兵，何必约定日子，不过轮流替换罢了。”商量既定，继之便定了日子，到上海去了。

一天，云岫忽然着人送一封信来，要借一百银子。我回信给他，只说我的钱都放在上海，带回来有限，办喜事都用完了。回信去后，他又来了一封信，说甚么“尊翁去世时，弟不远千里，送足下到浙，不无微劳，足下岂遂忘之？”云云。我不禁着了恼，也不写回信，只对来说知道了。来说人道：“尤先生交代说，要取回信呢。”我道：“回信明日送来。”那人才去了。我暗想你要和我借钱，只诉诉穷苦还好；若提到前事，我巴不得吃你的肉呢！此后你莫想我半文。当日若是好好的彼此完全一个交情，我今日看你落魄到此，岂有不帮忙之理。到了明日，云岫又送了信来。我不觉厌烦了，叫人把原信还了他，回说我上坟修墓去了，要半个月才得回来。

从此我在家里，一住三年。婢娘便长住在我家里。姊姊时常归宁。住房后面，开了个便门，通到花园里去，便与继之的住宅相通，两家时常在花园里聚会。这日子过得比在南京、上海，又觉有趣了。撒儿已经四岁，生得雪白肥胖，十分乖巧，大家都逗着他顽笑，更不寂寞，所以日子更容易过了。

直到三年之后，继之才有信来叫我去。我便定了日子，别过众人，上轮船到了上海，与继之相见。德泉、子安都来道候。盘桓了两天，我问继之几时动身回去。继之道：“我还不

走，却要请你再走一遍。”我道：“又到哪里？”继之道：“这三年里面，办事倒还顺手。前年去年，我亲到汉口办了两年茶，也碰了好机会。此刻打算请你到天津、京城两处去走走，察看那边的市面能做些甚么。”我道：“几时去呢？”继之道：“随便几时，这不是限时限刻的事。”

说话之间，文述农来了，大家握手道契阔。说起我要到天津的话，述农道：“你到那边很好。舍弟杏农在水师营里，我写封信给你带去，好歹有个人招呼招呼。”我道：“好极！你几时写好，我到你局里来取。”述农道：“不必罢，那边路远。今天是礼拜，我才出来，等再出来，又要一礼拜了，我就在这里写了罢。”说罢，就在帐桌上一挥而就，写了交给我，我接过来收好了。

大家谈些别后之事，我又问问别后上海的情形。述农道：“你到了两天，这上海的情形，总有人告诉过你了。我来告诉你我们局里的情形罢。你走的那年夏天，我们那位总办便高升了，放了上海道。换了一个总办来，局里面的风气就大变了。前头那位总办是爱朴素的，满局里的人，都穿的是布长褂子、布袍子；这一位是爱阔的，看见这个人朴素，便说这个人没用，于是乎大家都阔起来。他爱穿红色的，到了新年里团拜，一色的都是枣红摹本缎袍子。有一个委员，和他同姓，出来嫖，窑姐儿里都叫他大人。到了节下，窑姐儿里照例送节礼给嫖客。那送给委员的到了局里，便问某大人。须知局子里，只有一个总办是大人，那看栅门的护勇见问，便指引他到总办公馆里去了。底下人回上去，他却茫然，叫了来人进去问，方知是送那委员的，他还叫底下人带了他到委

员家去。若是前头那位总办，还了得么！”

我道：“那么说，这位总办也嫖的了？”述农道：“怎么不嫖，还嫖出笑话来呢。我们局里的议价处，是你到过的了。此刻那议价处没了权了，不过买些零碎东西。凡大票的煤铁之类，都归了总办自己买。有一个甚么洋行的买办，叫做甚么舒淡湖，因为做生意起见，竭诚尽瘁的巴结。有一回，请总办吃酒，代他叫了个局，叫甚么金红玉，总办一见了，便赏识的了不得，当堂给了他一百元的钞票。到第二回吃酒，又叫了他，不住口的赞好。舒淡湖便在自己家里，拾掇了一间密室，把总办请到家里来，把金红玉叫到家里来，由他两个去鬼混了两次。我们这位总办着了迷了，一定要娶他。舒淡湖便挺了腰子，揽在身上，去和金红玉说。往返说了几遍，说定了身价，定了日子要娶了。谁知金红玉有一个客人，听见红玉要嫁人，便到红玉处和他道喜，说道：‘恭喜你高升了，做姨太太了！只是有一件事，我很代你耽心。’红玉问：‘耽心甚么？’客人道：‘我是耽心做官的人，脾气不好。况且他们湖南人，长毛也把他杀绝了，你看凶的还了得么！’红玉笑道：‘我又不是长毛，他未必杀我。况且杀长毛是一事，娶妾又是一事，怎么好扯到一起说呢。’客人道：‘话是不错。只是做官的人家，与平常人家不同，断不能准你出入自由的。况且他五十多岁的人，已经有了六七房姬妾了。今天欢喜了你，便娶了去；可知你进门之后，那六七个都冷淡的了。你保得住他过几时不又再看上一个，又娶回去么？须知再娶一个回去时，你便和这六七个今天一样了。若在平常人家，或者还可以重新出来，或者嫁人，或者再做生意；他们公馆里，能

放你出来么？还不是活着在那里受冷淡！我是代你耽心到这一层，好意来关照你，随你自己打主意去。’红玉听了，总如冷水浇背一般，唇也青了，面也白了，做声不得。等那客人去了，便叫外场去请舒淡湖。

“舒淡湖是认定红玉是总办姨太太的了，莫说请他他不敢不来，就是传他他也不敢不来。来了之后，恭恭敬敬的请示。红玉劈头一句便道：‘我不嫁了！’舒淡湖吃了一惊道：‘这是甚么话？’红玉道：‘承某大人的情，抬举我，我有甚不愿意之理。但是我想来想去，我的娘只有我一个女儿，嫁了去，他便举目无亲了。虽说是大人赏的身价不少，但是他几十岁的一个老太婆，拿了这一笔钱，难保不给歹人骗去，那时叫他更靠谁来！’舒淡湖道：‘我去和大人说，接了你娘到公馆里，养他的老，不就好了么。’红玉道：‘便是我何尝不想到这一层。须知官宦人家，看那小老婆的娘，不过和老妈子一样，和那丫头、老妈子同食同睡。我嫁了过去，便那般锦衣玉食，却看着亲生的娘这般作践，我心里实在过不去；若说和亲戚一般看待呢，莫说官宦人家没有这种规矩，便是大人把我宠到头顶上去，我也不敢拿这种非礼的事去求大人啊。我十五岁出来做生意，今年十八岁了，这几年里面，只挣了两副金镯子。’说着，便在手上每副除下一只来，交给舒淡湖道：‘这是每副上面的一只，费心舒老爷，代我转送给大人，做个纪念，以见我金红玉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上海标致女人尽多着，大人一定要娶个人，怕少了比我好的么。’

“舒淡湖听了一番言语，竟是无可挽回的了，就和红玉刚才听了那客人的话一般，唇也青了，面也白了，如水浇背，做

声不得，接了金镯子，快快回去。暗想只恨不曾先下个定，倘是下了定，凭他怎样，也不能悔议。此刻弄到这个样子，别的不打紧，倘使总办恼了，说我不会办事，以后的生意便难做了。这件事竟急了他一天一夜，在床上翻来复去想法子，总不得个善法。直至天明，忽然想一条妙计，便一跃而起。”

只因这一条妙计，有分教：谑语不如蜚语妙，解铃还是系铃人。不知是一条甚么妙计，且待下回再记。

第六十六回

妙转圜行贿赂蜚言 猜哑谜当筵宣谑语

“舒淡湖一跃而起，匆匆梳洗了，藏好了两只金镯子，拿了一百元的钞票，坐了马车，到四马路波斯花园对过去，找着了《品花宝鉴》上侯石翁的一个孙子，叫做侯翱初的，和他商量。这侯翱初是一家甚么报馆的主笔，当下见了淡湖，便也斜着眼睛，放出那一张似笑非笑的脸来道：‘好早啊！有甚么好意？你许久不请我吃花酒了，想是军装生意忙？’淡湖陪笑道：‘一向少候。今日特来，有点小事商量。’翱初拍手道：‘你进门我就知道了。你们这一班军装大买办，平日眼高于天，何尝有个朋友在心上！除了呵外国人的卵脬，便是拍大人先生的马屁，天天拿这两件事当功课做；余下的时候，便是打

茶围、吃花酒，放出阔老的面目去骄其娼妓了，哪里有个朋友在心上！所以你一进门，我就知道你是有为而来的了。这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淡湖被他一顿抢白，倒没意思起来。搭讪了良久，方才说道：‘我有件事情和你商量，求你代我设一个善法，我好好的谢你。’翱初摇手道：‘莫说！莫说！说到谢字，呕得死人！前回一个朋友代人家来说项了一件事。你道是甚么事呢？是一个赌案里面牵涉着三四个体面人，恐怕上出报来，于声名有碍，特地来托我，请我不要上报。我念朋友之请，答应了他；更兼代他转求别家报馆，一齐代他讳了。到了案结之后，他却送我一份“厚礼”，用红封套封了，签子上写了“袍金”两个字。我一想，也罢了，今年恰好我狐皮袍子要换面子，这一封礼，只怕换两个面子也够了。及至拆开一看，却是一张新加坡甚么银行的五元钞票，这个钞票上海是不流通的，拿去用每元要贴水五分，算起来只有四元七角半到手。我想这回我的狐皮袍子倒了运了，要靠着，只怕换个斗纹布的面子还不够呢。你说可要呕死人！’舒淡湖道：‘翱翁，你不要骂人，我可不是那种人。你若不放心时，我先谢了你，再商量事体也使得。’说罢，拿出一百元钞票来，摆在桌上道：‘我们是老朋友，我也不客气，不用甚么封套、签子，也不写甚么袍金、褂金，简直是送给你用的，凭你换面子也罢，换里子也罢。’翱初看见了一百元钞票，便登时眉花眼笑起来，说道：‘淡翁，有事只管商量，我们老朋友，何必客气。’淡湖方才把金红玉一节事，详详细细，诉说了一遍。翱初耸起了一面的肩膀，侧着脑袋听完了，不住口的说：‘该死，该死！此刻有甚法子挽回呢？’淡湖道：‘此刻那里还有

挽回的法子，只要设法弄得那一边也不要讨就好了。’翱初道：‘这有甚么法子呢？’淡湖便坐近一步，向翱初耳边细细的说了两句话。翱初笑道：‘亏你想得好法子，却来叫我无端诬谤人。’淡湖站起来一揖到地，说道：‘求你老哥成全了我，我生生世世不忘报答！’翱初看在一百元的面子上，也就点头答应了。淡湖又叮嘱明天要看见的，翱初也答应了。淡湖才欢天喜地而去。这一天心旷神怡的过去了。

“到了次日，一早起来，便等不得送报人送报纸来，先打发人出去买了一张报纸，略略看了一遍，欢天喜地的坐了马车，到总办公馆里去。总办还没有起来。好得他是走拢惯的，一切家人，又都常常得他的好处，所以他到了，绝无阻挡，先引他到书房里去坐。一直等到十点钟，那总办醒了，知道淡湖到了，想来是为金红玉的事，便连忙升帐，匆匆梳洗，踱到书房相见。淡湖那厮，也亏他真做得出，便大人长、大人短的乱恭维一阵，然后说是：‘娶新姨太太的日子近了，一切事情，卑职都预备了。他们向来是没有妆奁的，新房里动用物件，卑职也已经敬谨预备。那个马桶，卑职想来桶店里买的，又笨重，又不雅相，卑职亲自到福利公司去买了一个洋式白瓷的，是法兰西的上等货。今天特地来请大人的示，几时好送到公馆里来，专等大人示下，卑职好遵办。’总办听了，也是喜欢，便道：‘一切都费心得很！明后天随便都可以送来。至于用了多少钱，请你开个帐来，我好叫帐房还你。’淡湖道：‘卑职孝敬大人的，大人肯赏收，便是万分荣耀，怎敢领价！到了喜期那天，大人多赏几钟喜酒，卑职是要领吃的。’一席话，说的那一位总办大人，通身松快，便留他吃点心。这时

候，家人送进三张报纸来，淡湖故意接在手里，自己拿着两张，单把和侯翱初打了关节的那张，放在桌上。总办便拿过来看，看了一眼，颜色就登时变了，再匆匆看了一会，忽然把那张报往地下一扔，跳起来大骂道：‘这贱人还要得么！’淡湖故意做成大惊失色的样子，连忙站起来，垂了手问道：‘大人为甚么忽然动气？’那总办气喘如牛的说道：‘那贱人我不要了！你和我去回绝了他，叫他还是嫁给马夫罢！至于这个情节，我不要谈他！’说时，又指着扔下的报纸道：‘你自己看罢！’淡湖又装出一种惶恐样子，弯下腰，拾起那张报来一看，那论题是‘论金红玉与马夫话别事’。这个论题，本是他自己出给侯翱初去做的，他早起在家已是看过的了；此时见了，又装出许多诧异神色来，说道：‘只怕未必罢。’又唠唠叨叨的说道：‘上海同名的妓女，也多得呢。’总办怒道：‘他那篇论上，明明说是将近嫁人，与马夫话别；难道别个金红玉，也要嫁人了么！’淡湖得了这句话，便放下报纸不看，垂了手道：‘那么，请大人示下办法。’总办啐了他一口道：‘不要了，有甚么办法！’他得了这一句话，死囚得了赦诏一般，连忙辞了出来。回到家中，把那两只金镯子，秤了一秤，足有五两重，金价三十多换，要值到二百多洋钱；他虽给了侯翱初一百元，还赚着一百多元呢。”

述农滔滔而谈，大家侧耳静听。我等他说完了，笑道：“依你这样说，那舒淡湖到总办公馆里的情形，算你近在咫尺，有人传说的；那总办在外面吃酒叫局的事，你又从何得知？况且舒淡湖的设计一层，只有他心里自己知道的事，你如何也晓得了？这事未必足信，其中未免有些点染出来的。”述农道：

“你哪里知道，那舒淡湖后来得了个疯瘫的毛病，他的儿子出来滥嫖，到处把这件事告诉人，以为得意的，所以我们才知道啊。”

继之道：“你们不必分辩了，这些都是人情险恶的去处，尽着谈他作甚么。我们三个人，多年没有畅叙，今日又碰在一起，还是吃酒罢。明天就是中秋，天气也甚好，我们找一个甚么地方，去吃酒消遣他半夜，也算赏月。”述农道：“是啊，我居然把中秋忘记了。如此说，我明天也还没有公事，不要到局，正好陪你们痛饮呢。”我道：“这是上海，红尘十丈，有甚么好去处，莫若就在家里的。子安、德泉都是好量，若是到外面去，他们两个人总不能都去，何不就在家里，大家在一起呢。”继之道：“这也好，就这么办罢。”德泉听说，便去招呼厨房弄菜。

我对继之道：“离了家乡几年，把故园风景都忘了，这一次回去，一住三年，方才温熟了。说起中秋节来，我想起一件事，那打灯谜不是元宵的事么，原来我们家乡，中秋节也弄这个顽意儿的。”继之道：“你只怕又看了好些好灯谜来了。”我道：“看是看得不少，好的却极难得，内中还有粗鄙不堪的呢。我记得一个很有趣的，是‘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打一个字。大哥试猜猜。”继之听了，低头去想。述农道：“这个有趣，明明告诉了你一竖一画的写法，只要你写得出来就好了。”金子安、管德泉两个，便伸着指头，在桌子上乱画，述农也仰面寻思。我看见子安等乱画，不觉好笑。继之道：“自然要依着你所说写起来，才猜得着啊，这有甚么好笑？”我道：

“我看见他两位拿指头在桌子上写字，想起我们在南京时所谈的那个旗人上茶馆吃烧饼蘸芝麻，不觉好笑起来。”继之笑道：“你单拿记性去记这些事。”述农道：“我猜着一半了。这个字一定是‘弓’字旁的，这‘弓’字不是一画，一竖，一画，一竖，一画，一竖的么。”我道：“弓字多一个钩，他这个字并没有钩的。”继之道：“‘曹’字可惜多了一画，不然都对了。”于是大家都伸出指头把“曹”字写了一回。述农笑道：“只可以向那做灯谜的人商量，叫他添一画算了‘曹’字罢。我猜不着了。”金子安忽然拍手道：“我猜着了，可是个‘亚’字？”我道：“正是，被子翁猜着了。”大家又写了一回，都说好。

述农道：“还有好的么？”我道：“还有一个猜错的，比原做还好的，是一个不成字的谜画，‘丿丨’，打一句四书，原做的谜底是‘一介不以与人’，你猜那猜错的是甚么？”子安道：“我们书本不熟，这个便难猜了。”继之道：“这个做的本不甚好，多了一个‘以’字；若这句书是‘一介不与人’就好了。”说话间，酒菜预备好了，继之起来让坐。坐定了，述农便道：“那个猜错的，你也说了出来罢。此刻大家正要吃酒下去，不要把心呕了出来。”我道：“那猜错的是‘是非之心’。”继之道：“好，却是比原做的好，大家赏他一杯。”

吃过了，继之对述农道：“你怕呕心出来，我却想要借打灯谜行酒令呢。”述农未及回言，子安先说道：“这个酒令，我们不会行；打些甚么书句，我们肚子里哪里还掏得出来，只怕算盘歌诀还有两句。”继之笑道：“会打谜的打谜，不会的只管行别的令，不要紧。”述农道：“既如此，我先出一个。”继之道：“我是令官，你如何先出？”我道：“不如指定要一个

人猜：猜不出，罚一杯；猜得好，大家贺一杯；倘被别人先猜出了，罚说笑话一个。”德泉道：“好，好，我们听笑话下酒。”继之道：“就依这个主意。我先出一个给述农猜。我因为去年被新任藩台开了我的原缺，通身为之一快。此刻出一个是：‘光绪皇帝有旨，杀尽天下暴官污吏。’打四书一句。”我拍手道：“大哥自己离开了那地位，就想要杀尽他们了。但不知为甚么事开的缺，何以家信中总没有提及？”继之道：“此刻吃酒猜谜，你莫问这个。”述农道：“这一句倒难猜，孔、孟都没有这种辣手段。”我道：“猜谜不能这等老实，总要从旁面着想，其中虚虚实实，各具神妙；若要刻舟求剑，只能用朱注去打四书的了。”说到这里，我忽然触悟起来道：“我倒猜着了。”述农道：“你且莫说出来，我不会说笑话。”继之道：“你猜着了，何妨说出来，看对不对。”我道：“今之从政者殆而。”述农拍手道：“妙！妙！是骂尽了也！只是我不会说笑话，我情愿吃三杯，一发请你代劳了罢。”说罢，先自吃了三杯。

德泉道：“我们可有笑话听了。你不要把《笑林广记》那个听笑话的说了出来，可不算数的。”继之道：“他没有这种粗鄙的话，你请放心；并且老笑话也不算数。”我道：“玉皇大帝一日出巡，群仙都在道旁舞蹈迎驾；只有李铁拐坐在地下，偃蹇不为礼。玉皇大怒道：‘你虽然跛了一只脚，却还站得起来，何敢如此傲慢？’拐仙奏道：‘臣本来只跛一只脚，此刻却两只都跛了也。’玉皇道：‘这却为何？’拐仙道：‘下界的画家，动辄喜欢画八仙，那七个都画的不错，只有画到臣象，有个画臣跛的左脚，有个画臣跛的右脚，岂非两脚全跛

了么。’”众人笑了一笑。

继之道：“你猜着了，应该还要你出一个给我们猜。”我道：“有便有一个。我说出来大家猜，不必限定何人。猜着了，我除饮酒之外，再说一个笑话助兴。”述农道：“这一定是好的，快说出来。”我道：“‘含情迭问郎。’四书一句、唐诗一句。”述农道：“好个旖旎风光的谜儿！娶了亲，领略过温柔乡风味，作出这等好灯谜来了。”继之道：“他这一个谜面，倒要占两个谜底呢。我们大家好好猜着他的，好听他的笑话。”述农道：“这个要往温柔那边着想。”继之道：“四书里面，除了一句‘宽裕温柔’，那里还有第二句。只要从问的口气上着想，只怕还差不多。”述农道：“如此说，我猜着了，四书是‘夫子何为’，唐诗是‘夫子何为者’。”继之道：“这个又妙，活画出美人香口来，传神得很！我们各贺一大杯，听他的笑话。”

我道：“观音菩萨到玉皇大帝处告状，说：‘我本来是西竺国公主，好好一双大脚，被下界中国人搬了我去，无端裹成一双小脚，闹的筋枯骨烂，痛彻心脾。求请做主！’玉皇攒眉道：‘我此刻自顾不暇，焉能再和你做主呢。’观者诤问何故。玉皇道：‘我要下凡去嫁老公了。’观音大惊道：‘陛下是个男身，如何好嫁人？’玉皇道：‘不然，不然，我久已变成女身了。’观音不信。玉皇道：‘你如果不信，只要到凡间去打听那一班惧内的朋友，没有一个不叫老婆做玉皇大帝的。’”说的合席大笑。述农道：“只怕你是叫惯了玉皇大帝的，所以知道。”

我道：“你不要和我取笑。你猜着了我的，你快点出一个我们猜。”述农道：“有便有一个，只怕不好。我们江南的话，叫拿尖利的兵器去刺人，叫做‘戳’。我出一句上海俗话：‘戳弗杀。’打《西厢》一句，请你猜。”我道：“这有何难猜，我一猜就着了，是‘银样蜡枪头’。”述农道：“我也知道这个不好，太显了，我罚一杯。”

我道：“我出一个晦的你猜：‘大会于孟津’。《孟子》二字。”述农道：“只有两个字倒难了，不然就可以猜‘武王伐纣’。”我道：“这两个字其实也是一句，所以不说一句，要说二字的缘故，就怕猜到那上头去。”继之道：“这个谜好的，我猜着了，是‘征商’。”子安道：“妙，妙，今夜尽有笑话听呢。”

述农道：“我向不会说笑话，还是哪一位代我说个罢。”我道：“你吃十杯，我代你说一个。”述农道：“只要说得发笑，便是十杯也无妨。”我道：“你先吃了，包你发笑。”述农道：“你只会说菩萨，若再说了菩萨，虽笑也不算数。”我道：“只要你先吃了，我不说菩萨，说鬼如何？”述农只得一杯一杯的吃了十杯。

正是：只要莲花翻妙舌，不妨荐蘂落欢肠。未知说出甚么笑话来，且待下回再记。

第六十七回

论鬼蜮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津

我等述农吃过了十杯之后，笑说道：“无常鬼、齜齜鬼、冒失鬼、酒鬼、刻薄鬼、吊死鬼，围坐吃酒行酒令，要各夸说自己的能事，夸说不出的，罚十杯。”述农道：“不好了，他要说我了！”我道：“我说的是鬼，不说你，你听我说下去。当下无常鬼道：‘我能勾魂摄魄，免吃。’齜齜鬼道：‘我最能讨人嫌，免吃。’冒失鬼道：‘我最工于闯祸，免吃。’酒鬼道：‘我最能吃酒，也免吃。’刻薄鬼道：‘刻薄是我的专长，已经著名，不必再说，也免吃。’轮到吊死鬼说，吊死鬼攒眉道：‘我除了求代之外，别无能处，只好认吃十杯的了。’说得众人一齐望着述农大笑。述农道：“好，好！骂我呢！我虽是个吊死鬼，你也未免是刻薄鬼了！”继之道：“不要笑了。子安们说是书句不熟，我出一个小说上的人名，不知可还熟？”子安道：“也不看甚么小说。”继之道：“《三国演义》总熟的了？”子安道：“姑且说出来看。”继之道：“我说来大家猜罢：‘曹丕代汉有天下。’三国人名一。”德泉道：“三国人名多得很呢，刘备、关公、张飞、赵云、黄忠、曹操、孔明、孙权、周瑜——”述农道：“叫你猜，不叫你念，你只管念出来做甚么。”德泉道：“我侥幸念着了，不是好么。”我笑道：“这个名字，你念到天亮也念不着的。”德泉道：“这就难了。然而你怎么

知道我念不着呢？”我道：“我已经猜着了，是‘刘禅’。”子安道：“《三国演义》上哪里有这个名字？”我道：“就是阿斗。”德泉道：“这个我们哪里留心，怪不得你说念不到的了。”

继之道：“你猜了，快点出一个来。”我道：“我出一个给大哥猜：‘今世孔夫子。’古文篇名一。”继之凝思了一会道：“亏你想得好！这是《后出师表》。”述农道：“好极，好极！我们贺个双杯。”于是大众吃了。子安道：“我们跟着吃了贺酒，还莫名其妙呢。”述农道：“孔夫子只有一个，是万世师表；他出的是今世孔夫子，是又出了个孔夫子了，岂不是后出的师表么。”子安、德泉都点头领会。

继之道：“我出一个：‘大勾决。’《西厢》一句。大家猜罢，不必指定谁猜了。”我道：“大哥今天为何只想杀人？方才说杀暴官污吏，此刻又要勾决了。”述农拍手道：“妙啊！‘这笔尖儿横扫五千人’。”我道：“果然是好，若不是五千人，也安不上这个‘大’字。”

述农拿筷子蘸了酒，在桌子上写了半个字，是“示”。说道：“四书一句。”子安道：“只半个字，要藏一句书，却难！”我道：“并不难，是一句‘视而不见’。”述农道：“我本来不长此道，所以一出了来，就被人猜去了。”

我道：“我出一个：‘山节藻梲（素腰格）。《三字经》一句。这个可容易了，子翁、德翁都可以猜了。”子安道：“《三字经》本来是容易，只是甚么素腰格，可又不懂了。”述农道：“就是白字格：若是头一个字是白字，叫白头格；末了一个是白字，叫粉底格；素腰格是白当中一个字。”德泉道：“照这样说来，遇了头一个字是要圈声的，应该叫红头格；末

了一个圈声的，要叫赤脚格；上下都要圈声，只有当中一个不圈的，要叫黑心格；若单是圈当中一个字的，要叫破肚格了。”我道：“为甚么要叫破肚？”德泉道：“破了肚子，流出血来，不是要红了么。”继之道：“不必说那些闲话，我猜着了，是‘有归藏’。我也出一个：‘南京人’（卷帘格）。也是一句《三字经》。”子安道：“甚么又叫卷帘格？”述农道：“要把这句书倒念上去的。你看卷帘子，不是从下面卷上去的么。”我笑道：“才说了‘有龟藏’，就说南京人，叫南京人听了，还当我们骂他呢。这‘南京人’可是‘汉业建’？”继之道：“是。”述农道：“我们上海本是一个极纯朴的地方，自通商之后，五方杂处，坏人日见其多了，我不禁有所感慨，出一个：‘良莠杂居，教刑乃穷’。《孟子》二句。”我接着叹道：“‘虽日撻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述农道：“怎么我出的，总被你先抢了去？”继之道：“非但抢了去，并且乱了令了。他猜着我的，应该他出，怎么你先出了？”

一言未了，忽听得门外人声嘈杂，大嚷大乱起来。大众吃了一惊，停声一听，仿佛听说是火，于是连忙同到外面去看。只见胡同口一股浓烟，冲天而起，金子安道：“不好！真是走了水也！”连忙回到帐房，把一切往来帐簿及一切紧要信件、票据，归到一个帐箱里锁起来，叫出店的拿着，往外就走。我道：“在南面胡同口，远得很呢。真烧到了，我们北面胡同口也可以出去，何必这样忙？”子安道：“不然。上海不比别处，等一会巡捕到了，是不许搬东西的。”说罢，带了出店，向北面出去了。我们站在门口，看着那股浓烟，一会工夫，烘的一声，通红起来，火星飞满一天。那人声更加嘈杂，

又听得警钟乱响。不多一会，救火的到了，四五条水管望着火头射去。幸而是夜没有风，火势不大，不久便救熄了。大家回到里面，只觉得满院子里还是浓烟。大家把酒意都吓退了，也无心吃饭，叫打杂的且收过去，等一会再说。过了一会，子安带着出店的把帐箱拿回来了。我道：“子翁到那里去了一趟？”子安道：“就在北面胡同外头熟店家里坐了一会，也算受了个虚惊。”我道：“火烛起来，巡捕不许搬东西，这也未免过甚。”子安道：“他这个例，是一则怕抢火的，二则怕搬的人多，碍着救火。说来虽在理上，然而据我看来，只怕是保险行也有一大半主意。”我道：“这又为何？”子安道：“要不准你们搬东西，才逼得着你们家家保险啊。”

德泉道：“凡是搬东西，都一律以为是抢火的，也不是个道理。人家莫说没有保险，就算保了险，也有好些不得不搬的东西。譬如我们此地也是保了险的。这种帐簿等，怎么能够不搬。最好笑有一回三马路富润里左右火烛，那富润里里面住的，都是穷人居多。有一个听说火烛，连忙把些被褥布衣服之类，归在一只箱子里，扛起来就跑。巡捕当他是抢火的，捉到巡捕房里去，押了一夜。到明天早堂解审，那问官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叫打；打了三十板，又判赃候失主具领。那人便叩头道：‘小人求领这个赃。’问官怒道：‘你还嫌打得少呢！’那人道：‘这箱子本来是小的东西，里面只有一床花布被窝、一床老蓝布褥子，那褥子并且是破了一块的，还有几件布衣服。因为火起，吓得心慌，把钥匙也锁在箱子里面。老爷不信，撬开来一看便知道了。’问官叫差役撬开，果然一点不错，未免下不了台，干笑着道：‘我替你打脱点晦气

也!’你说冤枉不冤枉!”

金子安道：“这点冤枉算得甚么。我记得有一回，一个乡下人才冤枉呢。静安寺路（上海马路名）一带，多是外国人的住宅。有一天，一个乡下人放牛，不知怎样，被那条牛走掉了，走到静安寺路一个外国人家去，把他家草皮地上种的花都践踏了。外国人叫人先把那条牛拴起来。那乡下人不见了牛，一路寻去，寻到了那外国人家。外国人叫了巡捕，连人带牛交给他。巡捕带回捕房，押了一夜，明日早上解送公堂，禀明原由。那原告外国人却并没有到案。那官听见是得罪了外国人，被外国人送来的，便不由分说，给了一面大枷，把乡下人枷上，判在静安寺路一带游行示众；一个月期满，还要重责三百板释放。任凭那乡下人叩响头哭求，只是不理。于是枷起来，由巡捕房派了一个巡捕，押着在静安寺路游行。游了七八天。忽然一天，那巡捕要拍外国人马屁，把他押到那外国人住宅门口站着，意思要等那外国人看见，好喜欢他的意思。站了一天，到下午，那外国人从外面坐了马车回来，下了车看见了，认得那乡下人，也不知他为了甚事，要把这木头东西箍着他的颈脖子。便问那巡捕，巡捕一一告诉了。那外国人吃了一惊，连忙仍跳上马车，赶到新衙门去，拜望那官儿。那官儿听说是一个绝不相识的外国人来拜，吓得魂不附体，手足无措，连忙请到花厅相会。外国人说道：‘前个礼拜，有个乡下人的一只牛，跑到我家里——’那官儿恍然大悟道：‘是，是，是。这件事，兄弟不敢怠慢，已经判了用五十斤大枷，枷号在尊寓的一条马路上游行示众；等一个月期满后，还要重责三百板，方才释放。如果密司不相信，到了

那天，兄弟专人去请密司来监视行刑。’外国人道：‘原来贵国的法律是这般重的？’官儿道：‘敝国法律上并没有这一条专条，兄弟因为他得罪了密司，所以特为重办的。如果密司嫌办得轻，兄弟便再加重点也使得，只请密司吩咐。’外国人道：‘我不是嫌办得轻，倒是嫌太重了。’那官儿听了，以为他是反话，连忙说道：‘是，是。兄弟本来办得太轻了。因为那天密司没有亲到，兄弟暂时判了枷号一个月；既是密司说了，兄弟明天改判枷三个月，期满责一千板罢。’那外国人恼了道：‘岂有此理！我因为他不小心，放走那只牛，糟蹋我两棵花，送到你案下，原不过请你申斥他两句，警戒他下次小心点，大不了罚他几角洋钱就了不得了。他总是个耕田安分的人。谁料你为了这点小事，把他这般凌辱起来！所以我来请你赶紧把他放了。’那官儿听了，方才知道这一下马屁拍在马腿上去了。连忙说道：‘是，是，是。既是密司大人大量，兄弟明天便把他放了就是。’外国人道：‘说过放，就把他放了，为甚么还要等到明天，再押他一夜呢？’那官儿又连忙说道：‘是，是，是。兄弟就叫放他。’外国人听说，方才一路干笑而去。那官儿便传话出去，叫把乡下人放了。又恐怕那外国人不知道他马上释放的，于是格外讨好，叫一名差役，押着那乡下人到那外国人家里去叩谢。面子上是这等说，他的意思，是要外国人知道他惟命是听，如奉圣旨一般。谁知那外国人见了乡下人，还把那官儿大骂一顿，说他岂有此理；又叫乡下人去告他。乡下人吓得吐出了舌头道：‘他是个老爷，我们怎么敢告他！’外国人道：‘若照我们西例，他办冤枉了你，可以去上控的；并且你是个清白良民，他把那办地痞流

氓的刑法来办你，便是损了你的名誉，还可以叫他赔钱呢。’乡下人道：‘阿弥陀佛！老爷都好告的么！’那外国人见他着实可怜，倒不忍起来，给了他两块洋钱。你说这件事不更冤枉么。”

继之道：“冤枉个把乡下人，有甚么要紧！我在上海住了几年，留心看看官场中的举动，大约只要巴结上外国人，就可以升官的。至于民间疾苦，冤枉不冤枉，那个与他有甚么相干！”我道：“此风一开，将来怕还不止这个样子，不难有巴结外国人去求差缺的呢。”述农道：“天下奇奇怪怪的事，想不到的，也有人会做得到。你既然想得到这一层，说不定已经有人做了，也未可知。”继之叹了一口气。大众又谈谈说说，夜色已深，遂各各安歇。述农也留在号里。明日是中秋佳节，又畅叙了一天，述农别去。

过了几天，我便料理动身到天津去。附了招商局的普济轮船。子安送我到船上。这回搭客极多，我虽定了一个房舱，后来也被别人搭了一个铺位，所以房里挤的了不得。子安到来，只得在房门口外站着说话。我想起继之开缺的缘故，子安或者得知，因问道：“我回家去了三年，外面的事情，不甚了了。继之前天说起开了缺，到底不知是甚么缘故？”子安道：“我也不知底细。只闻得年头上换了一个旗人来做江宁藩台，和苟才是甚么亲戚。苟才到上海来找了继翁几次，不知说些甚么，看继翁的意思，好象很讨厌他的。后来他回南京去了，不上半个月光景，便得了这开缺的信了。”我听了子安的话，才知道又是苟才做的鬼。好在继之已弃功名如敝屣一般的了，莫说开了他的缺，便是奏参了他，也不在心上的。当下与子

安又谈了些别话，子安便说了一声“顺风”，作别上岸去了。

我也到房里拾掇行李，同房的那个人，便和我招呼。彼此通了姓名，才知道他姓庄，号作人，是一个记名总兵，山东人氏；向来在江南当差，这回是到天津去见李中堂的。彼此谈谈说说，倒也破了许多寂寞。忽然一个年轻女人走到房门口，对作人道：“从上船到此刻，还没有茶呢，渴的要死，这便怎样？”作人起身道：“我给你泡去。”说罢，起身去了。我看那女子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说出话来，又是苏州口音；生得虽不十分体面，却还五官端正，而且一双眼睛，极其流动；那打扮又十分趋时。心中暗暗纳罕。过了一会，庄作人回到房里，说道：“这回带了两个小妾出来，路上又没有人招呼，十分受累。”我口中唯唯答应。心中暗想，他既是做官当差的人，何以男女仆人都都不带一个？说是个穷候补，何以又有两房姬妾之多？心下十分疑惑，不便诘问，只拿些闲话，和他胡乱谈天。

到了半夜时，轮船启行，及至天明，已经出海多时了。我因为舱里闷得慌，便终日在舱面散步闲眺；同船的人也多有出来的，那庄作人也同了出来。一时船舷旁便站了许多人。我忽然一转眼，只见有两个女子，在那边和一伙搭客调笑。内中一个，正是叫庄作人泡茶的那个。其时庄作人正在我这一边和众人谈天，料想他也看见那女子的举动，却只不做理会。我心中又不免暗暗称奇。站了一会，忽然海中起了大浪，船身便颠簸起来。众人之中，早有站立不住的，都走回舱里去了。慢慢的风浪加大，船身摇撼更甚，各人便都一齐回房。到了夜来，风浪更紧，船身两边乱歪。搭客的衣箱行李，都存

放不稳，满舱里乱滚起来；内中还有女眷们带的净桶，也都一齐滚翻，闹得臭气逼人；那晕船的人，呕吐更甚。足足闹了一夜一天，方才略略宁静。

及至船到了天津，我便起岸，搬到紫竹林佛照楼客栈里，拣了一间住房，安置好行李。歇息了一会，便带了述农给我的信，雇了一辆东洋车，到三岔河水师营去访文杏农。

正是：阅尽南中怪状，来寻北地奇闻。未知访着文杏农之后，还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髡威打破小子头

当时我坐了一辆东洋车，往水师营去。这里天津的车夫，跑的如飞一般，风驰电掣，人坐在上面，倒反有点害怕。况且他跑的又一点没有规矩，不似上海只靠左边走，便没有碰撞之虞；他却横冲直撞，恐后争先。有时到了挤拥的地方挤住了，半天走不动一步，街路两旁又是阳沟，有时车轮陷到阳沟里面，车子便侧了转来，十分危险。我被他挤了好几次，方才到了三岔河口。过了浮桥，便是水师营。

此时天色已将入黑。我下了车，付过车钱，正要进去，忽然耳边听见哈打打、哈打打的一阵喇叭响。抬头看时，只见

水师营门口，悬灯结彩，一个营兵，正在那里点灯。左边站了一个营兵，手中拿了一个五六尺长的洋喇叭，在那里鼓起两腮，身子一俯一仰的，哈打打、哈打打吹个不住。看他忽然喇叭口朝天，忽然喇叭口贴地，我虽在外多年，却没有看过营里的规矩，看了这个情景，倒也是生平第一回的见识，不觉看的呆了。正看得出神，忽又听得咚咚咚的鼓声。原来右边坐了一个营兵，在那里擂鼓。此时营里营外，除了这两种声音之外，却是寂静无声，也不见别有营兵出进。我到了此时，倒不好冒昧进去，只得站住了脚，等他一等再说。抬眼望进去，里外灯火，已是点的通明，仿佛看见甬道上，黑魑魑的站了不少人，正不知里面办甚么事。

足足等了有十分钟的时候，喇叭和鼓一齐停了，又见一个营兵，轰轰轰的放了三响洋枪。我方才走过去，向那吹喇叭的问道：“这营里有一位文师爷，不知可在家？”那兵说道：“我也不知道，你跟我进去问来。”说罢，他在前引路，我跟着他走。只见甬道当中，对站了两排兵士，一般的号衣齐整，擎着明晃晃的刀枪。我们只在甬道旁边走进去，行了一箭之地，旁边有一所房子，那引路的指着门口道：“这便是文师爷的住房。”说罢，先走到门口去问道：“文师爷在家么？有客来。”里边便走出一个小厮来，我把名片交给他，说有信要面交。那小厮进去了一会，出来说请，我便走了进去。杏农迎了出来，彼此相见已毕，我把述农的信交给他。他接来看过道：“原来与家兄同事多年，一向少亲炙得很！”我听说，也谦让了几句。因为初会，彼此没有甚么深谈。彼此敷衍了几句客气说话，杏农方才问起我到天津的缘故，我不免告诉一

二。谈谈说说，不觉他营里已开夜饭，杏农便留我便饭。我因为与述农相好多年，也不客气。杏农便叫添菜添酒，我要阻止时，已来不及。

当下两人对酌了数杯。我问起今日营里有甚么事，里里外外都悬灯结彩的缘故。杏农道：“原来你还不知！我们营里，接了大王进来呢！”我不觉吃了一惊道：“甚么大王？”杏农笑道：“你向来只在南边，不曾到北边来过，怨不得你不懂。这大王是河神，北边人没有一个不尊敬他的。”我道：“就是河神应该尊敬，你们营里怎么又要接了他来呢？”杏农道：“他自己来了，指名要到这里，怎么好不接他呢？”我吃惊道：“那么说，这大王居然现出形来，和人一般，并且能说话的了？”杏农笑道：“不是现人形，他原是个龙形。”我道：“有多少大呢？”杏农道：“大小不等，他们船上人都认得，一见了，便分得出这是某大王、某将军。”我道：“他又怎会说话，要指名到哪里哪里呢？”杏农道：“他不说话。船上人见了他，便点了香烛，对他叩头行礼，然后筮卜他的去处。他要到哪里，问的对，跌下来便是胜筮；得了胜筮之后，便飞跑往大王要到的地方去报。这边得了信，便排了执事，前去迎接了来。我们这里是昨天接着的，明天还要唱戏呢。”我道：“这大王此刻供在甚么地方？可否瞻仰瞻仰？”杏农道：“我们饭后可以到演武厅上去看看；但是对了他，不能胡乱说话。”我笑道：“他又不能说话，我们自然没得和他说的了。”

一会饭罢之后，杏农便带了我同到演武厅去。走到厅前，只见檐下排了十多对红顶、蓝顶，花翎、蓝翎的武官，一般的都是箭袍、马褂、佩刀，对面站着，一动也不动，声息全

无。这十多对武官之下，才是对站的营兵，这便是我进营时，看见甬道上站的了。走到厅上看时，只见当中供桌上，明晃晃点了一对手臂粗的蜡烛；古鼎里香烟袅绕，烧着上等檀香。供桌里面，挂了一堂绣金杏黄幔帐，就和人家孝堂上的孝帐一般，不过他是金黄色的罢了；上头挂了一堂大红缎子红木宫灯；地下铺了五彩地毡；当中加了一条大红拜垫；供桌上系了杏黄绣金桌帷。杏农轻轻的掀起幔帐，招手叫我进去。我进去看时，只见一张红木八仙桌，上面放着一个描金朱漆盘；盘里面盘了一条小小花蛇，约摸有二尺来长，不过小指头般粗细，紧紧盘着，犹如一盘小盘香模样。那蛇头却在当中，直昂起来。我低头细看时，那蛇头和那蕲蛇差不多，是个方的；周身的鳞，湿腻且滑，映着烛光，显出了红蓝黄绿各种颜色；其余没有甚么奇怪的去处。心中暗想，为了这一点点小么魔，便闹的劳师动众，未免过于荒唐了；我且提他起来，看是个甚么样子。想定了主意，便仔细看准了蛇尾所在，伸手过去捏住了，提将起来（凡捕蛇之法：提其尾而抖之，虽至毒之品，亦不能施其恶力矣；此老于捕蛇者所言也）。还没提起一半，杏农在旁边，慌忙在我肘后用力打了一下，我手臂便震了一震，那蛇是滑的，便捏不住，仍旧跌到盘里去。

杏农拉了我便走，一直回到他房里。喘息了一会，方才说道：“幸而没有闹出事来！”我道：“这件事荒唐得很！这么一条小蛇，怎么把他奉如神明起来？我着实有点不信。方才不是你拉了我走，我提他起来，把他一阵乱抖，抖死了他，看便怎样！”杏农道：“你不知道，这顺、直、豫、鲁一带，凡有河工的地方，最敬重的是大王。况且这是个金龙四大王，又

是大王当中最灵异的。你要不信，只管心里不信，何苦动起手来。万一闹个笑话，又何苦呢！”我道：“这有甚么笑话可闹？”杏农道：“你不知道，今天早起才闹了事呢。昨天晚上四更时候，排队接了进来；破天亮时，李中堂便委了委员来敬代拈香。谁知这委员才叩下头去，旁边一个兵丁，便昏倒在地；一会儿跳起来，乱跳乱舞，原来大王附了他的身。嘴里大骂：‘李鸿章没有规矩，好大架子！我到了你的营里，你还装了大模大样，不来叩见，委甚么委员恭代！须知我是受了煌煌祀典，只有谕祭是派员拈香的。李鸿章是甚么东西，敢这样胡闹起来！’说时，还舞刀弄棒，跳个不休。吓得那委员重新叩头行礼，应允回去禀复中堂，自来拈香，这兵丁才躺了下来，过一会醒了。此刻中堂已传了出来，明天早起，亲来拈香呢。”我道：“这又不足为信的。这兵丁或者从前赏罚里面，有憾于李中堂，却是敢怒而不敢言，一向无可发泄，忽然遇了这件事，他便借着神道为名，把他提名叫姓的，痛乎一骂，以泄其气，也是料不定的。”杏农笑了一笑道：“那兵丁未必有这么大胆罢。”我道：“总而言之，人为万物之灵，怎么向这种小小么魔，叩头礼拜起来，当他是神明菩萨？我总不服。何况我记得这四大王。本来是宋理宗谢皇后之侄谢暨，因为宋亡，投钱塘江殉国；后来封了大王，因为他排行第四，所以叫他四大王，不知后人怎样，又加上了‘金龙’两个字。他明明是人，人死了是鬼，如何变了一条蛇起来呢？”杏农笑道：“所以牛鬼蛇神，连类而及也。”说的大家都笑了。

杏农又道：“说便这样说，然而这样东西也奇得很！听说这金龙四大王很是神奇的。有一回，河工出了事，一班河工

人员，自然都忙的了不得。忽然他出现了，惊动了河督，亲身迎接他，排了职事，用了显轿，预备请他坐的。不料他老先生忽然不愿坐显轿起来，送了上去，他又走了下来，如此数次。只得向他卜筮，谁知他要坐河督大帅的轿子。那位河督只得要让他。然而又没有多预备轿子，自己总不能步行；要骑马罢，他又是赏过紫缰的，没有紫缰，就不愿意骑。后来想了个通融办法，是河督先坐到轿子里，然后把那描金朱漆盘，放在轿里扶手板上。说也作怪，走得没有多少路，他却忽然不见了，只剩了一个空盘。那河督是真真近在咫尺的，对他，也不曾看见他怎样跑的，也只得由他的了。谁知到了河督衙门下轿时，他却盘在河督的大帽子里，把头昂起在顶珠子上。你道奇不奇呢！这还是我传闻得来的。还有一回，是我亲眼见的事：我那回同了一个朋友去办河工。……此刻我的同知、直隶州，还是那回的保案，从知县上过的班。……我那个同事姓张，别字星甫，我和他一同奉了礼，去查勘要工。一天到了一个乡庄上，在一家人家家里借住，就在那里耽搁两天。这是我们办河工常有的事。住了两天，星甫偶然在院子里一棵向日葵的叶子上，看见一个壁虎（即守宫，北人呼为壁虎，粤中谓之盐蛇），生得通身碧绿，而且布满了淡黄斑点，十分可爱。星甫便叫我去看。我便拿了一个外国人吃皮酒的玻璃杯出来，一手托着叶子，一手拿杯把他盖住；叫星甫把叶子摘下来，便拿到房里，盖在桌上，细细把玩。等到晚饭过后，我们两个还在灯底细看，星甫还轻轻的把玻璃杯移动，把他的尾巴露出来，给他拴上一根红线，然后关门睡觉。这房里除了我两个之外，再没有第三个人了。谁知到

了明天，星甫一早起来看时，那玻璃杯依然好好盖住，里面的东西却不见了。星甫还骂底下人放跑了的，然而房门的确未开，是没有人进来过的。闹了一阵，也就罢了。又过了几天，我们赶到工上，只见工上的人，都喧传说大王到了，就好望合龙了。我和星甫去看那大王时，正是我们捉住的那个壁虎，并且尾巴上拴的红线还在那里。问他们几时到的，他们说是某日晚上三更天到的，说的那天，正是我们拿住他的那天。你说这件事奇不奇呢。”我道：“那里有这等事，不过故神其说罢了。”杏农道：“这是我亲眼目睹的，怎么还是故神其说呢。”我道：“又焉见得不是略有一点影响，你却故神其说，作为谈天材料呢。总而言之，后人治河，哪一个及得到大禹治水。你看《禹贡》上面，何尝有一点这种邪魔怪道的话，他却实实在在把水治平了。当日‘敷土刊木，奠高山大川，又何尝仗甚么大王之力。那奠高山大川，明明是测量高低、广狭、深浅，以为纳水的地位，水流的方向；孔颖达疏《尚书》，不该说是‘以别祀礼之崇卑’，遂开后人迷惑之渐。大约当日河工极险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倡神明之说，以壮那工人的胆，未尝没有小小效验。久而久之，变本加厉，就闹出这邪说诬民的举动来了。时候已经将近二炮了，我也暂且告辞，明日再来请教一切罢。”说罢，起身告辞。杏农送我出来。我仍旧雇了东洋车，回到紫竹林佛照楼客栈。夜色已深，略为拾掇，便打算睡觉了。

此时虽是八月下旬，今年气候却还甚热。我顺手推开窗扇乘凉，恰好一阵风来，把灯吹灭了，我便暗中摸索洋火。此时栈里已是静悄悄地，忽然间一阵抽抽噎噎的哭声，直刺入

我耳朵里，不觉呆了一呆。且不摸索洋火，定一定神，仔细听去，仿佛这声音出在隔壁房里。黑暗中看见板壁上一个脱节的地方，成了一个圆洞，洞中却射出光来，那哭声好象就在那边过来的。我便轻移脚步，走近板壁那边；那洞却比我高了些，我又移过一张板凳，垫了脚，向那洞中望去。只见隔壁房里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颁白妇人，穿了一件三寸宽、黑缎滚边的半旧蓝熟罗衫，蓝竹布扎腿裤，伸长两腿，交放起一双四寸来长的小脚；头上梳了一个京式长头；手里拿了一根近五尺长的旱烟筒，在那里吸烟。他前面却跪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小子，穿一件补了两块的竹布长衫，脚上穿的是毛布底的黑布鞋，只对着那妇人呜呜饮泣。那妇人面罩重霜般，一言不发。再看那小子时，却是生得骨瘦如柴，脸上更是异常瘦削。看了许久，他两个人只是不做声，那小子却哭得更利害。

我看了许久，看不出其所以然来，便轻轻下了板凳。正要重新去摸洋火，忽又听得隔壁一阵劈拍之声，又是一阵詈骂之声，不觉又起了多事之心，重新站上板凳，向那边一张。只见那妇人站了起来，拿着那旱烟筒，向那小子头上乱打，嘴里说道：“我只打死了你，消消我这口气！我只打死了你，消消我这口气！”说来说去，只是这两句，手里却是不住的乱打。那小子仍是跪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伸着脖子受打。不提防拍拆一声，烟筒打断了。那妇人嚷道：“我吃了二十多年的烟袋（北人通称烟袋），在你手里送折了，我只在你身上讨赔！”说时，又拿起那断烟筒，很命的向那小子头上打去。不料烟筒杆子短了，格外力大，那铜烟锅儿（粤人谓之烟斗，苏、沪

间谓之烟筒头)，恰恰打在头上，把头打破了，流出血来，直向脸上淌下去。那小子先把袖子揩拭了两下，后来在袖子里取出手帕来擦，仍旧是端端正正跪着不动。那妇人弯下腰来一看，便捶胸顿足，号啕大哭起来，嘴里嚷道：“天呵，天呵！我好命苦呵！一个儿子也守不住呵！”

我起先只管呆看，还莫名其妙，听到了这两句话，方才知他是母子两个。却又不知为了甚么事。若说这小子是个逆子呢，看他那饮泣受杖的情形又不象；若说不是逆子呢，他又何以惹得他母亲动了如此大气。至于那妇人，也是测度他不出来；若说他是个慈母呢，他那副很恶凶悍的尊容又不象；若说他不是个慈母，何以他见儿子受了伤，又那么痛哭起来。

正在那里胡思乱想，忽然他那房门已被人推开，便进来了四五个人。认得一个是栈里管事的，其余只怕是同栈看热闹的人。那管事的道：“你们来是一个人来的，虽是一个人吃饭，却天天是两个人住宿；住宿也罢了，还要天天晚上闹甚么神号鬼哭，弄的满栈住客都讨厌。你们明天搬出去罢！”此时跪下的小子，早已起来了。管事的回头一看，见他血流满面，又厉声说道：“你们吵也罢，哭也罢，怎么闹到这个样子，不要闹出人命来！”管事的一面说，那妇人一面哭喊。那小子便走到那妇人跟前，说道：“娘不要哭，不要怕！儿子没事，破了一点点皮，不要紧的。”那妇人咬牙切齿的说道：“就是你死了，我也会和他算帐去！”那小子一面对管事的说道：“是我们不好，惊动了你贵栈的寓客。然而无论如何，总求你担代这一回，我们明日搬到别家去罢。”管事的道：“天天要我担代，担代了七八天了。我劝你们安静点罢！要照这个样

子，随便到谁家去，都是不能担代的。”说罢，出去了。那些看热闹的，也就一哄而散。

我站的久了，也就觉得困倦，便轻轻下了板凳，摸着洋火，点了灯，拿出表来一看，谁知已经将近两点钟了，便连忙收拾睡觉。

正是：贪观隔壁戏，竟把睡乡忘。未知此一妇人，一男子，到底为了甚么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沽

且喜自从打破了头之后，那边便声息俱寂，我便安然鼾睡。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多钟，连忙叫茶房来，要了水，净过嘴脸，写了两封信，拿到帐房里，托他代寄。走过客堂时，却见杏农坐在那里，和昨夜我看见的那小子说话。原来佛照楼客栈，除了客房之外，另外设了两座客堂，以为寓客会客之用。杏农见我走过，便起身招呼道：“起来了么？”我道：“想是到了许久了。”杏农道：“到了一会儿。”说着，便走近过来，我顺便让他到房里坐。他一面走，一面说道：“方才来回候你，你未起来，恰好遇了一个朋友，有事托我料理。此时且没工夫谈天，请你等我一等，我去去再来。”说罢，拱手

别去。

我回到房里，等了许久，直到午饭过后，仍不见杏农来。料得他既然有事，未必再来的了，我便出门到外面逛了一趟，又到向来有来往的几家字号里去走走。及至回到栈时，已经四点多钟，客栈饭早，茶房已经开上饭来。吃饭过后，杏农方才匆匆的来了。喘一口气，坐定说道：“有劳久候了！”我道：“我饭后便出去办了一天事，方才回来。”杏农道：“今天早起，我本来专诚来回候你；不料到得此地，遇了一个敝友，有点为难的事，就代他调排了一天，方才停当。”我道：“就是早起在客堂里那一位么？”杏农道：“正是，他本来住在你这里贴隔壁的房间。我到此地时才八点钟，打你的门，你还没有起来我正要先到别处走走，不期遇了他开门出来，我便揽了这件事上身，直到此刻才办妥了。”

我道：“昨夜我听见隔壁房里有人哭了好久，后来又吵闹了一阵，不知为的是甚么事？”杏农叹道：“说起来，话长得很。我到了天津，已经十多年，初到的时候，便识了这个朋友。那时彼此都年轻，他还没有娶亲，便就了这里招商局的事。只有一个母亲，在城里租了我的两间余屋，和我同住着；几两银子薪水，虽未见得丰盛，却也还过得去。”我笑道：“你说了半天他，究竟他姓甚名谁？”杏农道：“他姓石，别字映芝，是此地北通州人。他祖父是个翰林，只放过两回副主考，老死没有开坊，所以穷的了不得。他老子是个江苏知县，署过几回事，临了闹了个大亏空，几乎要查抄家产，为此急死了。遗下两房姨太太，都打发了。那时映芝母子，本没有随任，得信之后，映芝方才到南京去运了灵柩回来。可怜那

年映芝只得十五岁！”

我听了这话，不觉心中一动，暗想我父亲去世那年，我也只得十五岁，也是出门去运灵柩回家的，此人可谓与我同病相怜的了。因问道：“你怎么知道的这般详细？”杏农道：“我同他一相识之后，便气味相投，彼此换了帖，无话不谈的；以后的事，我还要知得详细呢。他运柩回来之后，便到京里求了一封荐信，荐到此地招商局来。通州离这里不远，便接了他母亲来津。那时我的家眷也在这里，便把我住的房子腾出两间，转租给他。因此两下同居，不免登堂拜母。那时却也相安无事。映芝为人，十分驯谨，一向多有人和他做媒；映芝因为家道贫寒，虽有人提及，自己也不敢答应。及至服闋之后，才定了这天津城里的一位贫家小姐，却也是个书香人家，丈人是个老儒士。谁知过门之后，不到一年光景，便闹了个婆媳不对，天天吵闹不休，连我们同居的也不得安。”我道：“想是娶了个不贤的妇人来了。这不贤妻、不孝子，最是人生之累。”

杏农叹道：“在映芝说呢，他母亲在通州和妯娌亲戚们，都是和和气气的，从来不会和人家拌嘴；在我们旁观的呢，实在不敢下断语。从此那位老太太，因为和媳妇不对，便连儿子也厌恶起来了，逢着人便数说他儿子不孝。闹的映芝没有法子，便写了一纸休书要休了老婆。他老太太知道了，便闹的天翻地复起来，说映芝有心和他赌气：‘难道你休了老婆，便罢了不成！左右我和你拚了这条命！’如此一来，吓的映芝又不敢休了。这位媳妇受气不过，便回娘家去住几天，那柴米油盐的家务，未免少了人照应。老太太又不答应了，说道

是：‘我偌大年纪了，儿子也长大了，媳妇也娶了，还要我当这个穷家！’映芝没法子，只得把老婆接了回来。映芝在招商局领了薪水回来，总是先交给母亲，老太太又说我不当家，交给我做甚么；只得另外给老太太几块钱零用，他又不要。及至吵骂起来，他总说‘儿子媳妇没有钱给我用，我要买一根针、一条线，都要求媳妇指头缝里宽一宽，才流得出来！’诸如此类的闹法，一个月总有两三回。他老太太高兴起来，便到街坊邻舍上去，数落他儿子一番。再不然，便找到映芝朋友家里去，也不管人家认得他不认得，走进去便把自己儿子尽情数落。最可笑的，有一回我一个舍亲，从南边来了，便到我家里去，谈起来是和映芝老人家认得的。我那舍亲姓丁，别字纪昌，向来在南京当朋友的，谈到映芝老人家亏空急死的，也十分叹息。却被那老太太听见了，便到我这边来，对纪昌着着实实的把映芝数落了一顿，总说他怎么的不孝。这是路过的一个人，说过也就罢了，谁知后来却累的映芝不浅。”

我道：“怎样累呢？”杏农道：“你且莫问，等我慢慢的说来。到后来他竟跑到招商局里去，求见总办，要告他儿子的不孝。总办那里肯见他。便坐在大门口外面，哭天哭地的诉说他儿子怎么不孝，怎么不孝，经映芝多少朋友劝了他才回来。还有一回，白天闹的不够，晚上也闹起来，等人家都睡了，他却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又把瓷器家伙一件件的往院子里乱摔，搅了个鸡犬不宁。到明天，实在没有法子了，映芝的老婆避回娘家去了，映芝也住在局里不敢回家。过了一夜，这位老太太见一个人闹的没味了，便拿了一根带子，自己勒起颈脖子来。恰好被我用的老妈子看见了，便嚷起来。那

天刚刚我在家，便同内人过去解救。一面叫我用的一个小孩子，到招商局去叫映芝回来。偏偏映芝又不在局里，那小孩子没轻没重的，便说不好，石师爷的老太太上了吊了；这句话恰被一个和映芝不睦的同事听了去，便大惊小怪的传扬起来，说甚么天津地方要出逆伦重案了，快点叫人去捉那逆子，不要叫他逃脱了。这么一传扬起来，叫总办知道了，便把映芝的事情撤去，好好的二十两银子的馆地，从此没了。天津如何还住得下，只好搬回通州去了。

“住了一年，终不是事，听说有几个祖父的门生、父亲的相好，在南京很有局面，便凑了盘缠，到南京去希图谋个馆地。不料我方才说的那位舍亲丁纪昌，听了他老太太的话，回到南京之后，逢人便说，没处不谈，赶映芝到了南京，一个个的无不是白眼相加。映芝起初还莫名其妙，后来有人告诉了他丁纪昌的话，方才知。幸亏回到上海，寻着了述农家兄，方才弄了一份盘缠回来。你说这个不是大受其累么。谁知回到通州，他那位老太太，又出了花样了，不住在家里，躲向亲戚家里去了。映芝去接他回家时，他一定不肯，说是我不惯和他同居。映芝没法，把老婆送到天津来，住到娘家去了，然后把自己母亲接回家中。通州地面小，不能谋事，自己只得仍到天津来，谋了东局的一件事。东局离这里远，映芝有时到市上买东西，或到这里紫竹林看朋友，天晚了不便回去，便到丈人家去借住。不知怎样，被他老太太知道了，又从通州跑到天津来，到亲家家里去大闹，说亲家不要脸，嫁女儿犹如婊子留客一般，留在家里住宿。”我道：“难道映芝的老婆，一回娘家之后，便永远不回夫家了么？”杏农道：

“只有过年过节，由映芝领回去给婆婆拜年拜节，不过住一两天便走了。倒是这个办法，家里过得安静些，然而映芝却又担了一个大名气了。”

我道：“甚么名气呢？”杏农道：“他那位老太太，满到四处的去说，说他的儿子赚了钱，只顾养老婆的全家，不顾娘的死活，所以映芝便担了这个名气。那东局的事，也没有办得长，不多几个月，就空下来了。一向都是就些短局，一年倒有半年是赋闲的。所谓人穷志短，那映芝这两年，闹的神采也没有了。今年春上，弄了一个筹防局的小馆地，一个月只有六吊大钱。他自己一个人，连吃饭每月只限定用一吊五百文，给老婆五百文的零用，其余四吊，是按月寄回通州去的。馆地愈小，事情愈忙，这是一定之理，他从春上得了这件事之后，便没有回通州去过。所以他老太太这回赶了来，先把行李落在这里，要到筹防局去找儿子；却不料找错了，找到巡防局里去。人家对他说，我们局里没有这个人。他便说是儿子串通了门丁，不认娘了，在那里叫天叫地的哭骂起来。人家办公事的地方，如何容得这个样子，便有两个局勇驱赶他。他又说儿子赶娘了。人家听了这个话，越发恨了。在那里受了一场大辱，方才回到这里，哭喊了一夜。第二天映芝打听着了，连忙到了这里来，求他回去。他见了映芝，便是一场大骂，说他指使局勇，羞辱母亲。映芝和他分辩，说儿子并不在哪个局里，是母亲走错了地方。他说既然不是这个局，是哪个局？映芝是前回招商局的事情，被他母亲闹掉了的，这回怕再是那个样，如何敢说。他见映芝不说，便天天和映芝闹。可怜映芝白天去办公事，晚上到这里来捱骂，如

此一连八九天。这里房饭钱又贵，每客每天要三百六十文，五天一结算。映芝实在是穷，把一件破旧熟罗长衫当了，才开销了五天房饭钱。再一耽搁，又是第二个五天到了。昨天晚上，映芝央求他回通州去，不知怎样触怒了他，便把映芝的头也打破了。今天早起我来了，知道了这件事，先把他老人家连哄带骗的，请到了我一个朋友家里，然后劝了他一天，映芝还磕了多少头，陪了多少小心，直到方才，才把他劝肯了，和他雇定了船，明天一早映芝送他回通州去。一切都说妥了，我方才得脱身到这里来。”

这一席长谈，不觉已掌灯多时了。知道杏农没有吃夜饭，便叫厨房里弄了两样菜，请他就在栈里便饭。饭后又谈了些正事，杏农方才别去。

我在天津住了十多天，料理定了几桩正事，便要进京。我因为要先到河西务去办一件事，河西务虽系进京的大路，因恐怕到那边有耽搁，就没有雇长车，打算要骑马。谁知这里马价很贵，只有骑驴的便宜，我便雇了一头驴。好在我行李无多，把衣箱寄在杏农那里，只带了一个马包，跨驴而行。说也奇怪，驴这样东西，比马小得多，那性子却比马坏。我向从来没有骑过，居然使他不動。出了西沽，不上十里路，他忽然把前蹄一跪，幸得我骑惯了马的，没有被他摔下来。然而尽拉缰绳，他总不肯站起来了。只得下来，把他拉起，重新骑上。走不了多少路，他又跪下了。如此几次，我心中无限焦燥，只得拉着缰绳步行一程，再骑一程，走到太阳偏西，还没有走到杨村（由天津进京尖站），越觉心急。看见路旁一家小客店，只得暂且住下，到明天再走。

入到店里，问起这里的地名，才知道是老米店。我净过嘴脸之后，拿出几十钱，叫店家和我去买点酒来，店家答应出去了。我见天时尚早，便到外面去闲步。走出门来，便是往来官道。再从旁边一条小巷子里走进去，只见巷里头一家，便是个烧饼摊；饼摊旁边，还摆了几棵半黄的青菜；隔壁便是一家鸦片烟店。再走过去，约莫有十来家人家，便是尽头；那尽头的去处，却又是一家卖鸦片烟的；从那卖鸦片烟的大家前面走过去，便是一片田场。再走几十步，回头一望，原来那老米店，通共只有这几家人家，便算是一条村落的了。

信步走了一回，仍旧回到店里，呆呆的坐了一大会。看看天要黑下来了，那店家才提了一壶酒回来交给我。我道：“怎么去这半天？”店家道：“客人只怕是初走这里？”我道：“正是。”店家道：“这老米店没有卖酒的地方，要喝一点酒，要走到十二里地外去买呢。客人初走这里，怨不得不知道。”我一面听他说话，一面舀出酒来呷了一口，觉得酒味极劣。暗想天津的酒甚好，何以到了此地，便这般恶劣起来。想是去买酒的人，赚了我的钱，所以买这劣酒搪塞，深悔方才不曾多给他几文。

心里正在这么想着，外面又来了一个客人，却是个老者，鬓发皆白，脸上却是一团书卷气；手里提着一个长背搭，也走到房里来。原来北边地方的小客店，每每只有一个房，一铺炕，无论多少寓客，都在一个炕上歇的。那老者放下背搭，要了水净面，便和我招呼，我也随意和他点头。因见桌上有一个空茶碗，顺手便舀一碗酒让他喝。他也不客气，举杯便饮。我道：“这里的酒很不好！”老者道：“这已经是好的了；

碰了那不好的，简直和水一样。”我道：“这里离天津不远，天津的酒很好，何以不到那边贩来呢？”老者道：“卫里吗（北直人通称天津为卫里，以天津本卫也），那里自然是好酒。老客想是初步这边，没知道这些情形。做酒的烧锅都在卫里，卫里的酒，自然是好的了。可是一过西沽就不行了，为的是厘卡上的捐太重，西沽就是头一个厘卡，再往这边来，过一个卡子，就捐一趟，自然把酒捐坏了。”我道：“捐贵了还可以说得，怎么会捐坏了呢？”老者道：“卖贵了人家喝不起，只得搀和些水在酒里。那厘捐越是抽得利害，那水越是搀得利害，你说酒怎么不坏！”我问道：“那抽捐是怎么算法？可是照每担捐多少算的吗？”老者道：“说起来可笑得很呢！他并不论担捐，是论车捐；却又不讲每车捐多少，偏要讲每个车轮子捐多少。说起来是那做官的混帐了，不知道这做买卖的也不是个好东西，他要照车轮子收捐，这边就不用牲口拉的车，只用人拉的车。”我道：“这又有甚么分别？”老者道：“牲口拉的车，总是两个轮子。他们却做出一种单轮子的车来，那轮子做的顶小，安放在车子前面的当中，那车架子却做的顶大，所装的酒篓子，比牲口拉的车装的多，这车子前面用三四个人拉，后头用两个人推，就这么个顽法。”

正是：一任你刻舟求剑，怎当我掩耳盗铃。未知那老者还说出些甚么来，且待下回再记。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我听那老者一席话，才晓得这里酒味不好的缘故，并不是代我买酒的人落了钱。于是再舀一碗让他喝，又开了一罐罐头牛肉请他。大家盘坐在炕上对吃。我又给钱与店家，叫他随便弄点面饭来。方才彼此通过姓名。

那老者姓徐，号宗生，是本处李家庄人。这回从京里出来，因为此地离李家庄还有五十里，恐怕赶不及，就在这里下了店。我顺便问问京里市面情形。宗生道：“我这回进京，满意要见焦侍郎，代小儿求一封信，谋一个馆地。不料进京之后，他碰了一桩很不自在的事，我就不便和他谈到谋事一层，只住了两天就走了。市面情形，倒未留心。”

我道：“焦侍郎可就是刑部的焦理儒？”宗生道：“正是他。”我道：“我在上海看了报，他这侍郎是才升转的，有甚么不自在的事呢？”宗生道：“他们大老官，一帆风顺的升官发财，还有甚么不自在，不过为点小小家事罢了。然而据我看来，他实在是咎由自取。他自己是一个绝顶聪明人，笔底下又好，却是学也不曾入得一名。如今虽然堂堂八座，却是异途出身。四五个儿子，都不肯好好的念书，都是些不成材的东西。只有一位小姐，爱同拱璧，立志要招一位玉堂金马的贵婿。谁知立了这么一个志愿，便把那小姐耽误了，直到了去年，已过

二十五岁了，还没有人家。耽误了点年纪，还没有甚么要紧，还把他的脾气惯得异乎寻常的出奇，又吃上了鸦片烟瘾，闹的一发没有人敢问名的了。去年六月间，有一位太史公断了弦。这位太史姓周，号辅成，年纪还不满三十岁。二十岁上便点了翰林，放过一任贵州主考，宦囊里面多了三千金，便接了家眷到京里来，省吃俭用的过日子，望开坊。谁知去年春上，染了个春瘟病，捱到六月间死了。你想这般一位年轻的太史公，一旦断了弦，自然有多少人家央人去做媒的了。这太史公倒也伉俪情深，一概谢绝。这信息被焦侍郎知道了，便想着这风流太史做个快婿。虽然是个续弦，且喜年纪还差不多。想定了主意，便打算央媒说合。既而一想，自己是女家，不便先去央求。又打听得这位太史公，凡是去做媒的，一概谢绝，更怕把事情弄僵了，所以直等到今年春天，才请出一个人来商量。这个人便是刑部主事，和周太史是两榜同年；却是个旗人，名叫惠覃，号叫雪舫；为人极其能言舌辩。焦侍郎请他来，把这件事直告诉了他，又说明不愿自己先求他的意思。雪舫便一力担承在身上，说道：‘大人放心，司官总有法子说得他服服帖帖的来求亲。大人这里还不要就答应他，放出一个欲擒故纵的手段，然后许其成事，方不失了大人这边的门面。’焦侍郎大喜，便说道：‘那么这件事，就尽托在老兄身上了。’

“雪舫得了这个差使，便不时去访周辅成谈天。周辅成老婆虽死了，却还留下一个六岁大的男孩子，生得眉清目秀，十分可人。雪舫到了，总是逗他顽笑，考他认字。偶然谈起说道：‘怪可怜的一个小孩子，小小年纪没了娘了。你父亲怎么

就不再娶一个？’辅成听了笑道：‘伤心还没有得过，那里便谈到这一层；况且我是立志鳏居以终的了。’雪舫道：‘你莫嘴强，这是办不到的。纵使你伉俪情深，一时未忍，久后这中馈乏人，总不是事。况且小孩子说大不大，总得要有人照应的。你此刻还赶伤心追悼的那边去，未必肯信我这个话，久后你便要知道的。’辅成未及回答，雪舫又道：‘说来也难，娶了一个好的来也罢了；倘使娶了个不贤的，那非但自己终身之累，就是小孩子对付晚娘，也不容易。’辅成道：‘可不是吗。我这立定鳏居以终之志，也是看到这一着。’雪舫道：‘这也足见你的深谋远虑。其实现在好好的女子很少，每每听见人家说起某家的晚娘待儿子怎样，某家的晚娘待儿子怎样，听着也有点害怕。辅成兄，你既然立定主意不娶，何不把令郎送回家乡去？自己住到会馆里，省得赁宅子，要省得多呢。’辅成道：‘我何尝不想。只为家母生平最爱的是内人，去年得了我这里的消息，已经不知伤心的怎样了。此刻再把小孩子送回去，老人家见子思母，岂非又撩拨起他的伤心来！何况小儿说大虽不大，也将近可以读书了。我们衙门清闲无事，也想借课子消遣，因此未果。’雪舫道：‘既如此，你也大可以搬到会馆里面去，到底省点浇裹。’辅成道：‘我何尝不想。只因这小孩子还小，一切料理，打辫洗澡，还得用个老妈子伺候。’雪舫道：‘就是这个难，并且用老妈子，也不容易用着好的。’辅成道：‘这倒不然，我现在用的老妈子，就是小孩子的奶娘，还是从家乡带来的。’雪舫道：‘这么说，你夫人虽是没了，这过日子浇裹，还是一文不能省的。’辅成道：‘这个自然。’雪舫道：‘这么说，你还是早点续弦的好。’辅成发

急道：‘这话怎讲？’雪舫笑了一笑，却不答话，辅成心下狐疑，便追着问是甚么道理。雪舫道：‘我要待不说，又对你不起；要待说了出来，一则怕你不信，二则怕你发急。’辅成道：‘说的不近情理，不信或者有之，又何至于发急呢。’雪舫又笑了一笑，依然没有话说。辅成道：‘你这个样子，倒是令我发急了。我和你彼此同年相好，甚么话不好说，要这等藏头露尾作甚么呢？’雪舫正色道：‘我本待不说，然而若是终于不说呢，实在对朋友不起，所以我只得直说了。但是说了，你切莫发急。’辅成道：‘你说了半天，还是未说，你这是算甚么呢！’

“雪舫道：‘此刻我直说了罢。若是在别的人呢，这是稀不相干的事。无奈我们是做官的人——’说着，又顿住了。辅成恨道：‘你简直爽快一点两句说了罢，我又不和你作甚么文字，只管在题前作虚冒，发多少议论作甚么！’雪舫道：‘你是身居清贵之职的，这个上头更要紧。’辅成更急了道：‘你还要故作盘旋之笔呢，快说罢！’雪舫道：‘老实说了罢，你近来外头的声名，不大好听呢！’辅成生平是最爱惜声名的，平日为人谨饬的了不得。忽然听了这句话，犹如天上吊下了一个大霹雳来，直跳起来问道：‘这是哪里来的话？’雪舫道：‘我说呢，叫你不要着急。’辅成道：‘到底是哪里来的话？我不懂啊。到底说的是那一行呢？’雪舫拍手道：‘你知道我近来到你这里来坐，格外来得勤，是甚么意思？我是要来私访你的。谁知私访了这几天，总访不出个头绪来，只得直说了。外头人都说你自从夫人没了之后，便和用的一个老妈子搭上了，缠绵的了不得，所以凡是来和你做媒的，你都一概回绝。’

辅成道：‘这些谣言从哪里来的？’雪舫道：‘外头那个不知，还要问哪里来的呢。不信，你去打听你们贵同乡，大约同乡官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了。’辅成直跳起来道：‘这还了得！我明日便依你的话，搬到会馆去住，乐得省点浇裹。’雪舫道：‘这一着也未尝不是；然而你既赁了宅子，自己又住到会馆里，怎么见得省？’辅成道：‘哪里的话！我既住到会馆，便先打发了老妈子，带着小孩子住进去了。’雪舫道：‘早就该这样办法的了。’

“辅成便忙着要拣日子就搬。雪舫道：‘你且莫忙，这不是一时三刻的事，我也在这里代你打算呢。小孩子说小虽然不小，然而早起晚睡，还得要人招呼，还有许多说不出的零碎事情，断不是我们办得到的；譬如他顽皮搅湿了衣服，或者挂破了衣服等类，都是马上要找替换，要缝补的，试问你我可以办得到么？这都是平常无事的话。万一要有甚么伤风外感，那不更费手脚么？我正在这里和你再三盘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看不出这么一件小小事情，倒是很费商量的。’一席话说得辅成呆了。歇了半晌道：‘不然，索性把小孩子送回家乡去也好。’雪舫道：‘你方才不是说怕伤太夫人的心么？’辅成搓手顿足了半晌，没个理会。雪舫又道：‘不如我和你想个法子罢，是轻而易举，绝不费事的，不知你可肯做？’辅成道：‘你且说出来，可以做的便做。’雪舫道：‘你若肯依了我做去，包管你就可以保全声名。’辅成道：‘你又来作文字了，又要在题前盘旋了，快直说了罢。’

“雪舫道：‘你今日起，便到处托人做媒，只说中馈乏人，要续弦了。这么一来，外头的谣言自然就消灭了。’辅成道：

‘这个不过暂时之计，不可久长的。况且央人做媒，做来做去，总不成功，也不是个事；万一碰了合式的，他样样肯将就，任我怎样挑剔，他都答应，那却如何是好呢？’雪舫正色道：‘那不就认真续了弦就完了。我劝你不要那么呆，天下哪里有从一而终的男子。你此刻还是热烘烘的，自然这样说。久而久之，中馈乏人，你便知道鳏居的难处了。与其后来懊悔，还是赶早做了的好。依我劝你，趁此刻自己年纪不十分大，儿子也还小，还容易配；倘使耽搁几年，自己年纪也大了，小孩子也长成了，那时后悔，想到续弦，只怕人家有好好的女儿未必肯嫁给于思于思的老翁了。况且说起来，前妻的儿子已经若干大了，人家更多一层嫌弃。还有一层，比方你始终不续弦的话，将来开坊了，外放了，老大人、太夫人总是要迎养的，同寅中官眷往来，你没有个夫人，如何得便？难道还要太夫人代你应酬么？你细想想，我的话是不是？’辅成听了低下头去，半晌没有话说。雪舫又道：‘说虽如此说，这件事却是不能卤莽的，最要紧是打听人品；倘使弄了一个不贤的来，那可不是闹顽的！’辅成叹了一口气，却不言语。雪舫又道：‘此刻你且莫愁这些，先撒开了话，要求人做媒，赶紧要续弦，先把谣言息一息再讲。’辅成也没有话说。雪舫又谈些别样说话，然后辞去。

“过了一日，雪舫未曾出门，辅成先去拜访了，说是踌躇了一天一夜，没有别的法子，只好依你之计，暂时息一息谣言再说的了。雪舫道：‘既如此，便从我先做起媒来。陆中堂有一位小姐，是才貌兼备的，等我先去碰一碰看。’辅成道：‘你少胡闹！他家女儿怎肯给我们寒士，何况又是个填房。’雪

舫道：‘求不求在你，肯不肯由他，问一问不见得就玷辱了他，那又何妨呢。’辅成也就没言语了。再过一天，雪舫便来回话说：‘陆中堂那边白碰了。今日我又到张都老爷那边去说，因为听说张都老爷有个妹子，生得十分福气，今日没有回话，过几天听信罢。’

“此时辅成因为谣言可怕，也略略活动了一点了，这两天也在别个朋友跟前提起续弦的话。一时同衙门的、同乡的，都知道周太史要续弦了，那做媒的便络绎不绝，这个夸说张家小姐才能，那个夸说李家小姐标致，说的心如槁木的一位太史公，心中活泼泼起来。雪舫又时时走来打动，商量要怎么的好，怎么的不好，又说第一年纪大的好。辅成问他是甚么缘故。雪舫道：‘若是元配，自然年纪不怕小的。此刻你的是续弦，进了你门，就要做娘的，翁姑又不在跟前，倘使年纪过轻，怎么能当得起这个家。若是年纪大点的，在娘家纵使未曾经练过，也看见得多了，招呼小孩子，料理家务，自然都会的了。你想不是年纪大的好么？’说的辅成合了意。他却另外挽出一个人来，和辅成做焦侍郎小姐的媒。辅成便向雪舫打听。雪舫道：‘这一门我早就想着了，一则怕这位小姐不肯许人家做填房，二则我和焦老头子有堂属之分，彀不上去说这些事，所以未曾提及。这门亲倘是成了，倒是好的。听说那一位小姐，雅的是琴棋书画，俗的是写算操作，没有一件不来的。况且年纪好象在二十以外一点了，于料理小孩子一层，自然是好的了。’辅成听了，也巴望这门亲定了，好得个内助。偏偏焦侍郎那边，又没有着实回话，倒闹得辅成心焦起来，又托雪舫去说。求之再四，方才应允。一连跑了四

五天，把这头亲事说定。一面择日行聘。过了几时，又张罗行亲迎大礼，央了钦天监选择了黄道吉日，打发了鼓吹彩舆去迎娶，择定了午正三刻拜堂合卺。

“这一天，周太史家里贺客盈门，十分热闹；格外提早点吃了中饭，预备彩舆到了，好应吉时拜堂。一班同年、同馆的太史公，都预备了催妆诗、合卺词。谁知看看到了吉时，不见彩舆到门，众亲友都呆呆的等着看新人。等彀多时，已是午过未来，还是寂无消息。办事的人便打发人到坤宅去打听，回报说新人正在那里梳妆呢。众人只得仍旧呆等。等到了未末申初，两顶大媒老爷的轿子到了，说来了来了，快了快了，马上就登舆了。周太史一面款待大媒。闹了一会，已交酉刻，天已晚下来了，只得张罗开席宴客。吃到半席时，忽然间鼓乐喧天的，新娘娶回来了，便连忙撤了席，拜堂、送房、合卺，又忙了一阵，直到戌正，才重新入席。那新人的陪嫁，除了四名丫头之外，还有两房仆妇、两名家人，都是很漂亮的。众人尽欢散席时，已是亥正了。大家宽坐了一会，便要到新房里看新人。周太史只得陪着到新房里去。众人举目看时，都不觉棱了一棱：原来那位新人，早已把凤冠除下，却仍旧穿的蟒袍霞帔，在新床上摆了一副广东紫檀木的鸦片烟盘，盘中烟具，十分精良，新人正躺在新床吃旧公烟呢。看见众人进来，才慢慢的坐起，手里还拿着烟枪；两个伴房老妈子，连忙过去接了烟枪，打横放在烟盘上，一个接手代他戴上凤冠。陪嫁家人过来，把烟盘收起来，回身要走，忽听得娇滴滴的声音叫了一声‘来’，这个声音正是新人口中吐出来的。那陪嫁家人，便回转身子，手捧烟盘，端端正正的站着。只听得

那新人又说道：‘再预备十二个泡儿就够了。’那陪嫁家人，连答应了三四个‘是’字，方才退了出去。众人取笑了一回，见新人老气横秋的那个样子，便纷纷散去。新人见客散了，仍旧叫拿了烟具来，一口一口的吹；吹足了十二口时，天色已亮，方才卸妆睡觉。周辅成这一气，几乎要死！然米已成饭，无可如何了。只打算日后设法禁制他罢了。那位新人一睡，直到三下钟方才起来。梳洗已毕，便有他的陪嫁家人，带了一个面生人，手里拿了一包东西，到上房里去，辅成此时一肚子没好气，也没做理会。第二天晚上，便自己睡到书房里去了。

“到了第三天，是照例回门，新婿新人，先后同去；行礼已完，新婿也照例先回。及至辅成回到家时，家人送上两张帐单。辅成接过来一看，一张是珠宝市美珍珠宝店的，上面开着珍珠头面一副、穿珠手镯一副、西洋钻石戒指五个，共价洋四千五百两；又一张是宝兴金店的，上面开着金手镯一副、押发簪子等件，零零碎碎，共价是三百十五两。辅成看了便道：‘我家里几时有买过这些东西？’家人回道：‘这是新太太昨天叫店里送来的。’辅成吓了一跳，呆了半晌，没有话说，慢腾腾的踱到书房，换过便衣，唉声叹气的坐立不安。直等到晚上十二点多钟，新人方才回来。辅成一肚子没好气，走到上房。只见那位新夫人，已经躺下吃烟了，看见丈夫进来，便慢腾腾的坐起。辅成不免也欠欠身坐下。半晌开口问道：‘夫人昨天买了些首饰？’新人道：‘正是。我看见今天回门，倘使还戴了陪嫁的东西，不象样子，所以叫他们拿了来，些微拣了两件，其实还不甚合意。’辅成道：‘既然不甚合意，何

不退还了他呢?’说时，脸上很现出一种不喜欢的颜色。新人听了这话，看了新婿的颜色，不觉也勃然变色起来。”

正是：房帷未遂齐眉乐，《易》象先呈反目爻。未知一对新人，闹到怎么样子，且待下回再记。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当下新人变了颜色，一言不发。辅成也忍耐不住，说道：‘不瞒夫人说，我当了上十年的穷翰林，只放过一回差，不曾有甚么积蓄。’新人不等说完，便抢着说道：‘罢，罢！几吊钱的事情，你不还，我娘家也还得起，我明日打发人去要了来，不烦你费心。不过我这个也是挣你的体面。今天回门去，我家里甚么王爷、贝子、贝勒的福晋、姑娘，中堂、尚书、侍郎的夫人、小姐，挤满了一屋子，我只插戴了这一点捞什子，还觉着怪寒尘的，谁知你到那么惊天动地起来！早知道这样，你又何必娶甚么亲！’说着，又叫了一声‘来’，那陪嫁家人便走了进来，垂手站着。新人拿眼睛对着鸦片烟盘看了一眼，那家人便走到床前，半坐半躺的烧了一口烟，装到斗上。辅成冷眼觑着，只见那家人把烟枪向那边一送，新人躺下来接了，向灯上去吸，那家人此时简直也躺了下来，一手挡着枪

梢，一手拿着烟签子，拨那斗门上的烟。辅成见了，只气得三尸乱暴，七窍生烟！只因才做了亲不过三朝，不便发作，忍了一肚子气，仍到书房里去安歇了。从此那珠宝店、金子店的人，三天五天便来催一次，辅成只急得没路投奔。雪舫此时却不来了，终日闷着一肚子气，没处好告诉，没人好商量。一连过了二十多天，看看那娶来的新人，非但愈形骄蹇放纵，并且对于那六岁孩子，渐渐露出晚娘的面目来了。辅成更加心急，想想转恨起雪舫来。然而徒恨也无益，总要想一个善后之策，因此焦灼的一连几夜总睡不着。并且自从娶亲以来，便和上房如同分了界一般，足迹轻易不踏到里面。小孩子受了晚娘的气，又走到自己跟前哭哭啼啼，益加烦闷。

“忽然一日，自己决绝起来，定下一个计策，暗地里安排妥当。只说家中老鼠多，损伤了书籍字画，把一切书画都归了箱，送到会馆里存放，一共运去了十多箱书画，暗中打发一个家人，到会馆里取了，运回家乡去。等到了满月那天，新人又照例回门去了；这一次回门，照例要娘家住几天。这位周太史等他夫人走了，便写了个名条，到清秘堂去请了一个回籍措资的假，雇了长车，带了小孩子，收拾了细软，竟长行回籍去了。只留下一个家人看门，给了他一个月的工钱，叫他好好看守门户，诩他说到天津，去去就来的。他自己到了天津之后，却寄了一封信给他丈人焦侍郎。这封信却是骈四骊六的，足有三千多字，写得异常的哀感顽艳。焦侍郎接了这封信，一气一个死！无可奈何，只得把女儿权时养在家里，等日后再做道理。我进京找他求信，恰好碰了这个当口。所以我也不便多说，耽搁了几天，只得且回家去，过几时再说

的了。”

徐宗生一席长谈，一面谈着，一面喝着，不觉把酒喝完了，饭也吃了，问店家要了水来净了面。我又问起焦侍郎为甚么把一位小姐惯到如此地位。宗生道：“这也不懂。论起来，焦侍郎是很有阅历的人，世途上、仕途上，都走的烂熟的了，不知为甚么家庭中却是如此。”我道：“世路仕路的阅历，本来与家庭的事是两样的。”宗生道：“不是这样说。这位焦理儒，他是经过极贫苦来的，不应把小孩子惯得骄纵到这步田地。他焦家本是个富家，理儒是个庶出的晚子，十七八岁上，便没了老子，弟兄们分家，他名下也分到了二三万的家当。搁不起他老先生吃喝嫖赌，无一不来，不上几年，一份家当，弄得精光。闹的弟兄不理，族人厌恶，亲戚冷眼，朋友远避。在家乡站不住了，赌一口气走了出来，走到天津，住在同乡的一家字号里，白吃两顿饭，人家也没有好面目给他。可巧他的运气来了，字号里的栈房碰破了两箱花椒，连忙修钉好了，总不免有漏出来的，字号里的小伙计把他扫了回来。被这位焦侍郎看见了，不觉触动了他的门手艺，把那好的整的花椒，拣了出来，用一根线一颗一颗的穿起来，盘成了一个班指。被字号里的伙计看见了，欢喜他精致，和他要了。于是这个要穿一个，那个要穿一个，弄得天天很忙。他又会把他盘成珠子，穿成一副十八子的香珠。穿了香珠，却没有人要；只有班指要的人多，甚至有出钱叫他穿的。齐巧有一位候补道进京引见，路过天津，是他的世伯辈，他用了‘世愚侄’的帖子去见了一回，便把所穿的香珠，凑了一百零八颗，配了一副烧料的佛头、纪念，穿成一挂朝珠，又穿了一个细致的

班指，作一份礼送了去。那位候补道欢喜的了不得，等他第二次去见了，便问他在天津作甚么。他一时没得好回答，便随嘴答应，说要到广东去谋事。那候补道便送了他五十两银子程仪。他得了这笔银子，便当真到广东去了。

“原来他有一位姑丈，是广东候补知府，所以他一心要找他姑丈去。谁知他在家乡那等行为，早被他哥哥们写信告诉了姑丈了，所以他到了广东，那位姑丈只给他一个不见。他姑母是早已亡故的了，他姑丈就在广东续的弦，他向从来没有见过，就是请见世见不着。五十两银子有限，从天津到得广东，已是差不多的了，再是姑丈不见，住了几天客栈，看看银子没有了。他心急了，便走到他姑丈公馆门口等着，等他姑丈拜客回来，他抓住了轿杠便叫姑丈。他姑丈到了此时，没有法子，只得招呼他进去，问他来意。他说要谋事。他姑丈说：‘谈何容易！这广东地方虽大，可知人也不少，非有大帽子压下来，不能谋一个馆地。并且你在家荒唐惯了，到了外面要守外面的规矩，你怎样办得到。不如仍旧回去罢。’他道：‘此刻盘缠也用完了，回去不得，只得在这里等机会。我就搬到姑丈公馆来住着等，想姑丈也不多我这一碗闲饭。’他姑丈没奈何，只得叫他搬到自己公馆里住。这一住又是好几个月。喜得他还安分，不曾惹出逐客令来。他姑丈在广东，原是一个红红儿的人，除了外面两三个差使不算，还是总督衙门的文案。这一天总督要起一个折稿，三四个文案拟了出来，都不合意，便把这件事交代了他姑丈。他姑丈带回公馆里去弄，也弄不好。他看见了那奏稿节略，便自去拟出一篇稿来，送给他姑丈看，问使得使不得。他姑丈向来鄙薄他的，如何

看得在眼里，拿过来便搁在一旁。但苦于自己左弄不好，右弄不好，姑且拿他的来看看，看了也不见得好。暗想且不要管他，明天且拿他去塞责。于是到了明天，果然袖了他的稿子去上辕。谁知那位制军一看见了，便大加赏识，说好得很，却不象老兄平日的笔墨。他姑丈一时无从隐瞒，又不便撒谎，只得直说了，是卑府亲戚某人代作的。制军道：‘他现在办甚么事？是个甚么功名？’他姑丈回说没有事，也没有功名。制军道：‘有了这个才学，不出身可惜了。我近来正少一个谈天的人，老兄回去，可叫他来见我。’他姑丈怎么好不答应，回去便给他一身光鲜衣服，叫他去见制军。那制军便留他在衙门里住着，闲了时，便和他谈天。他谈风却极好。有时闷了，和他下围棋，他却又能够下两子；并且输赢当中，极有分寸，他的棋子虽然下得极高，却不肯叫制军大败，有时自己还故意输去两子。偶然制军高兴了，在签押房里和两位师爷小酌，他的酒量却又不输与别人；并且出主意行出个把酒令来，都是雅俗共赏的。若要和他考究经史学问，他却又样样对答得上来；有时唱和几首诗，他虽非元、白、李、杜，却也才气纵横。因此制军十分隆重他，每月送他五十两银子的束脩。他就在广东阔天阔地起来。不多几时，潮州府出了缺，制台便授意藩台，给他姑丈去署了。一年之后，他姑丈卸事回来，禀知交卸。制军便问他：‘我这回叫你署潮州，是甚么意思，你可知道？’他姑丈回说是大帅的栽培。制军道：‘那倒并不是，我想你那个亲戚，总要想法子叫他出身。你在省城当差，未必有钱多，此刻署了一年潮州，总可以宽裕点了，可以代你亲戚捐一个功名了。’他姑丈此时不能不答应，然而也太刻薄

一点，只和他捐了一个未入流，带捐免验看，指分广东。他便照例禀到。制军看见只代他弄了这么个功名，心中也不舒服，只得吩咐藩台，早点给他一个好缺署理。总督吩咐下来的，藩司那里敢怠慢，不到一个月，河泊所出了缺，藩台便委了他。原来这河泊所是广东独有的官，虽是个从九、未入，他那进款可了不得。事情又风流得很，名是专管河面的事，就连珠江上妓船也管了。他做了几个月下来，那位制军奉旨调到两江去了，本省巡抚坐升了总督，藩台坐升了抚台，剩下藩台的缺，却调了福建藩台来做。那时候一个最感恩知己的走了，应该要格外小心的做去才是个道理。谁知他却不然，除了上峰到任，循例道喜之外，朔望也不去上衙门，只在他自己衙门里，办他的风流公案。

“那时新藩台是从福建来的，所有跟来的官亲幕友，都是初到广东，闻得珠江风月，那一个不想去赏鉴赏鉴。有一天晚上，藩台的少爷，和一个衙门里的师爷，两个人在谷埠（妓船麇聚之所）船上请客。不知怎样，妓家得罪了那位师爷，师爷大发雷霆，把席面掀翻了，把船上东西打个稀烂，大呼小叫的，要叫河泊所来办人。吓得一众妓女，莺飞燕散的，都躲开了。一个鸨妇见不是事，就硬着头皮，闪到舱里去，跪下叩头认罪。那师爷顺手拿起一个茶碗，劈头摔去，把鸨妇的头皮摔破了，流出血来。请来的客，也有解劝的，也有帮着嚷打的。这个当口，恰好那位焦理儒，带了两个家人，划了一艘小船，出来巡河。刚刚巡到这个船边，听得吵闹，他便跳过船来。刚刚走在船头，忽见一个人在舱里走出来，一见了理儒便道：‘来得好，来得好！’理儒抬头一看，却是一

位姓张的候补道，也是极红的人。原来理儒在督署里面，当了差不多两年的朋友，又是大帅跟前极有面子的，所以那一班候补道府，没有一个不认得他的。当下理儒看见是熟人，便站住了脚。姓张的又低低的说道：‘藩宪的少大人和老夫子在里面，是船家得罪了他。阁下来得正好，请办一办他们，以警将来。’理儒听了，理也不理，昂起头走了进去，便厉声问道：‘谁在这里闹事？’旁边有两个认得理儒的，便都道：‘好了，好了！他们的管头来了。’有个便暗暗告诉那师爷，这便是河泊所焦理儒了。那师爷便上前招呼。理儒看见地下跪着一个头破血流的妇人，便问谁在这里打伤人。那师爷便道：‘是兄弟摔了他一下。’理儒沉下脸道：‘清平世界，那里来的凶徒！’回头叫带来的家人道：‘把他拿下了！’藩台的少爷看见这个情形，不觉大怒道：‘你是甚么人，敢这么放肆！’理儒也怒道：‘你既然在这里胡闹，怎么连我也不知道！想也是凶徒一类的。’喝叫家人，把他也拿了。旁边一个姓李的候补府，悄悄对他说道：‘这两位一个是藩台少爷，一个是藩台师爷。’理儒喝道：‘甚么少爷老爷，私爷公爷，在这里犯了罪，我总得带到衙门里办去。’姓李的见他认真起来，便闪在一边，和一班道府大人，闪闪缩缩的，都到隔壁船上去，偷看他作何举动。只见他带来的两个家人，一个看守了师爷，一个看守了少爷，他却居中坐了，喝问那鸨妇：‘是那一个打伤你的，快点说来。’那鸨妇只管叩头，不肯供说。那师爷气愤愤的说道：‘是我打的，却待怎样！’理儒道：‘好了，得了亲供了。’叫家人带了他两个，连那鸨妇一起带到衙门里去。

“此时师爷少爷带来的家人，早飞也似的跑进城报信去

了。理儒把一起人也带进城，到衙门里，分别软禁起来，自己却不睡，坐在那里等信。到得半夜里，果然一个差官拿了藩台的片子来要人。理儒道：‘要甚么人？’差官道：‘要少爷和师爷。’理儒道：‘我不懂。我是一个人在衙门里办公，没带家眷，没有少爷；官小俸薄，请不起朋友，也没有师爷。’差官怒道：‘谁问你这个来！我是要藩宪的少大人与及藩署的师爷！’理儒道：‘我这里没有！’差官道：‘你方才拿来的就是。’理儒道：‘那不是甚么少爷师爷，是两个闹事伤人的凶徒！’差官道：‘只他两个就是，你请他出来，我一看便知。’理儒把桌子一拍，大喝道：‘你是个甚么东西，要来稽查本衙门的犯人！’喝叫家人：‘给我打出去！’两个家人，一片声叱喝起来，那差官没好气，飞马回衙门报信去了。藩台听了这话，也十分诧异，一半以为理儒误会，一半以为那差官搅不清楚，只得写了一封信，再打发别人去要。理儒接了信，付之一笑。草草的回了一个禀，交来人带去。禀里略言：‘卑职所拿之人，确系凶徒，现有受伤人为证。无论此凶徒系何人，既以公事逮案，案未结，未便遽释’云云。

“这两次往返，天已亮了。理儒却从从容容的吃过了早饭，才叫打轿回公事去。谁知他昨夜那一闹，外面知道了，说是河泊所太爷误拿藩台的人，这一回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了，不难合衙门的人都有些不便呢。此风声一夜传了开去，到得天明，合衙门的书吏差役，纷纷请假走了，甚至于抬轿的人也没有了。理儒看见觉得好笑，只得另外雇了一乘小轿，自己带了那一颗小小的印把，叫家人带了那少爷、师爷、鸨妇，一同上制台衙门去。”

这一去，有分教：胸前练雀横飞出，又向最高枝上栖。未知理儒见了制台，怎样回法，且待下回再记。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

“前一夜藩台因为得了幕友、儿子闹事，被河泊所司官捉去的信，心中已经不悦，及至两次去讨不回来，心中老大不舒服。暗想这河泊所是甚么人，他敢与本司作对！当时便有那衙门旧人告诉他，说是这河泊所本来是前任制台的幕宾，是制台交代前任藩台给他这个缺的。藩台一想，前任藩台便是现任的抚军，莫非他仗了抚军的腰子么。等到天明，便传伺候上院去，把这件事噤噤嚅嚅的回了抚台。抚台道：‘这个人和兄弟并没有交情，不过兄弟在司任时，制军再三交代给他一个缺，恰好碰了河泊所出缺，便委了他罢了。但是听说他很有点才干。昨夜的事，他一定明知是公子，但不知他要怎样顽把戏罢了。我看他既然明知是公子，断不肯仅于回首县，说不定还要上辕来。倘使他到兄弟这里，兄弟自当力为排解，叫他到贵署去负荆请罪；就怕他径到督宪那里去，那就得要阁下自己去料理的了。’藩台听说，便辞了抚台，去见制台。喜得制台是自己同乡世好，可以无话不谈的。一直上了辕门，

巡捕官传了手本进去，制台即时请见。藩台便把这件事，一五一十的回明白了，又说明这河泊所焦理儒系前任督宪的幕宾。制台听了这话，沉吟了一会道：‘他若是当一件公事，认真回上来，那可奈何他不得，只怕阁下身上也有点不便。这个便怎生区处？’藩台此时也呆了，垂手说道：‘这个只求大帅格外设法。’制台道：‘他动了公事来，实在无法可设。’藩台正在踌躇，那巡捕官早拿了河泊所的手本上来回话了。制台道：‘他一个人来的么？’巡捕道：‘他还带了两个犯人、一个受伤的同来。’藩台起初只知道儿子和师爷在外闹事，不曾知道打伤人一节，此刻听了巡捕的话，又加上一层懊恼。制台便对藩台说道：‘这可是闹不下来了！或者就请了他进来，你们彼此当面见了，我在旁边打个圆场，想来还可以下得去。’藩台道：‘他这般倔强，万一他一定顶真起来，岂不是连大帅也不好看？’制台忽然想了一个主意道：‘有了。只是要阁下每月津贴他多少钱，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霎时间就冰消瓦解了。’藩台道：‘终不成拿钱买他？’制台道：‘不是买。你只管每月预备二百银子，也不要你出面，你一面回去，只管拣员接署河泊所就是了。’藩台满腹狐疑，不便多问，制台已经端茶送客。一面对巡捕说：‘请焦大老爷。’向来传见末秩没有这种声口的，那巡捕也很以为奇，便连忙跑了出去。藩台一面辞了出来，走到麒麟门外，恰遇见那巡捕官拿着手版，引了焦理儒进去。那巡捕见了藩台，还站了一站班；只有理儒要理不理的，只望了他一眼。藩台十分气恼，却也无可奈何。理儒进去见了制台，常礼已毕，制台便拉起炕来；理儒到底不敢坐，只在第二把交椅前面站定。制台道：‘老兄的风

骨，实在令人可敬！请上坐了，我们好谈天。将来叨教的地方还多呢。’理儒只得到炕上坐了。制军又亲手送过茶，然后开谈道：‘昨天晚上那件事，兄弟早知道了。老兄之强项风骨，着实可敬！现在官场中那里还有第二个人！只可惜屈于末僚。兄弟到任未久，昧于物色，实在抱歉得很！’理儒道：‘大帅奖誉过当，卑职决不敢当！只是责守所在，不敢避权贵之势，这是卑职生性使然。此刻开罪了本省藩司，卑职也知道罪无可逭，所以带印在此，情愿纳还此职，只求大帅把这件事公事公办。’说着，在袖里取出那一颗河泊所印来，双手放在炕桌上。制台道：‘这件事，兄弟另外叫人去办，不烦阁下费心；不过另有一事，兄弟却要叨教。’说罢，叫一声‘来’，又努一努嘴，一个家人便送上一副梅红全帖。制台接在手里便站起来，对理儒深深一揖，理儒连忙还礼。制台已双手把帖子递上道：‘今后一切，都望指教！’理儒接来一看，却是延聘书启老夫子的关书，每月致送束脩二百两。便连忙一揖道：‘承大帅栽培，深恐鸢骀，不足以副宪意！’制台道：‘前任督宪，是兄弟同门世好，最有知人之明，阁下不以兄弟不才，时加教诲，为幸多矣！’当下又谈了些别话，便把理儒留住。一面叫传藩司，一面叫人带了理儒进去，与各位师爷相见。

“原来那藩台并不曾回去，还在官厅上，一则等信息，二则在那里抱怨师爷，责备儿子。一听得说传，便连忙进去。制台把上项事，仔细告诉了一遍，又道：‘一则此人之才一定可用，二则借此可以了却此事。阁下回去，赶紧委人接署。此后每月二百两的束脩，由尊处送来就是了。’藩台听说，谢了又谢。制台又把那河泊所的印，交他带去道：‘也不必等他交

代，你委了人，就叫他带印到任便了。’藩台领命辞去。从此焦河厅又做了总督幕宾。总是他生得人缘美满，这位制军得了他之后，也是言听计从，叫他加捐了一个知县，制台便拜了一个折，把他明保送部引见。回省之后，便署了一任香山，当了好些差使。从此连捐带补的，便弄了个道台。就此一帆风顺，不过十年，便到了这个地位。只可怜他那姑丈，此刻六十多岁了，还是一个广东候补府，自从署一任潮州下来，一直不曾署过事。你说这宦海升沈，有何一定呢。”

我本来和宗生谈的是焦侍郎不善治家庭的事，却无意中惹了他这一大套，又被我听了不少的故事。当下夜色已深，大家安睡一宿，次日便分路而行。

我到河西务料理了两天的事，又到张家湾耽搁了一日，方才进京，在骡马市大街广升客栈歇下。因为在河西务、张家湾寄信不便，所以直等到了京城，才发各路的信，一连忙了两天，不曾出门，方才料理清楚。因为久慕京师琉璃厂之名，这天早上，便在客栈柜上问了路径，步行前去，一路上看看各处市景。街道虽宽，却是坎坷的了不得；满街上不绝的骆驼来往；偶然起了一阵风，便黄尘十丈。以街道而论，莫说比不上上海，凡是我经过的地方，没有一处不比他好几倍的。

一路问讯到了琉璃厂，路旁店铺，尽是一些书坊、笔墨、古玩等店家。走到一家松竹斋纸店，我想这是著名的店家，不妨进去看看。想定了，便走近店门，一只脚才跨了进去，里边走出一个白胡子的老者，拱着手，呵着腰道：“你佇来了（你佇，京师土语，尊称人也。发音时唯用一佇字，你字之音，盖藏而不露者。或曰：‘你老人家’四字之转音也，理或然

欵)，久违了！你佇一向好，里边请坐！”我被这一问，不觉棱住了，只得含糊答应，走了进去。便有一个小后生，送上一枝水烟筒来；老者连忙拦住，接在手里，装上一口烟，然后双手递给我。那小后生又送上一碗茶；那老者也接过来，一手拿起茶碗，一手把茶托侧转，舀了一舀，重新把茶碗放上，双手递过了来，还齐额献上一献。然后自己坐定，嘴里说些“天气好啊，还凉快，不比前年，大九月里还是很热。你佇有好两个月没请过来了。”我一面听他说，一面心中暗暗好笑。我初意进来，不过要看看，并不打算买东西；被他这么一招呼，倒不好意思空手出去了，只得拣了几个墨盒、笔套等件，好在将来回南边去，送人总是用得着的。老者道：“墨盒子盖上可要刻个上下款？”我被他提醒了，就随手写了几个款给他。

然后又看了两种信笺。老者道：“小店里有一种“永乐笺”，头回给你佇看过的，可要再看看？”说罢，也不等我回话，便到柜里取出一个大纸匣来。我打开匣盖一看，里面是约有八寸见方的玉版笺，左边下角上一朵套色角花，纸色极旧。老者道：“这是明朝永乐年间，大内用的笺纸，到此刻差不多要到五百年了，的真是古货。你佇瞧，这角花不是印板的，是用笔画出来的，一张一个样子，没有一张同样儿的。”我拿起来仔细一看，的确是画的；看看那纸色，纵使不是永乐年间的，也是个旧货了。因问他价钱。老者道：“别的东西有个要价还价，这个纸是言无二价的，五分银子一张。”我笑道：“怎么单是这一种做不二价的买卖呢？”老者道：“你佇明见得很，我不能瞒着你佇。别的东西，市价有个上下，工艺有个粗细，唯有这一号纸，是做不出来的，卖了一张，我就

短了一张的了。小号收来是三千七百二十四张，此刻只剩了一千三百十二张了。”我心里虽是笑他捣鬼，却也欢喜那纸，就叫他数了一百张，一共算帐。因为没带钱，便写了个条子，叫他等一会送到广升栈第五号。便走出来。那老者又呵腰打拱的一路送出店门之外，嘴里说了好些“没事请来谈论”的话。

我别过了，走到一家老二酉书店，也是最著名的，便顺着脚走了进去。谁知才进了门口，劈头一个人在我膀子上一把抓着道：“哈哈，是甚么风把你伶吹来了！我计算着你伶总有两个月没来了。你伶是最用功的，看书又快，这一向买的是谁家的书，总没请过来？”说话时，又瞅着一个学徒的道：“你瞧你，怎么越闹越傻了（傻音近耍字音，京师土谚，痴呆之意也）！老爷们来了，茶也忘了送了，烟也忘了装了。象你这么个傻大头，还学买卖吗！”他嘴里虽是这么说，其实那学徒早已捧着水烟筒，在那里伺候了。那个人把我让到客座里，自己用袖子拂拭了椅子，请我坐下，然后接过烟筒，亲自送上。此时已是另有一个学徒，泡上茶来了。那人便问道：“你伶近来看甚么书啊？今儿个要办甚么书呢？”

我未及回答，忽见一个人拿了一封信进来，递给那人。那人接在手里，拆开一看，信里面却有一张银票。那人把信放在桌上，把银票看了一看，绉眉道：“这是松江平，又要叫我们吃亏了。”说着，便叫学徒的，“把李大人那箱书拿出来，交他管家带去。”学徒捧了一个小小的皮箱过来，摆在桌上。那箱却不是书箱，象是个小文具箱样子，还有一把锁锁着。那送信的人便过来要拿。那人交代道：“这锁是李大人亲手锁上

的，钥匙在李大人自己身边，你就这么拿回去就得了。”那送信人拿了就走。这个当口，我顺眼看他桌上那张信，写的是“送上书价八十两，祈将购定之书，原箱交来人带回”云云。我暗想这个小小皮箱，装得了多大的一部书，却值得八十两银子！忍不住向那人问道：“这箱子里是一部甚么书，却值得那么大价？”那人笑道：“你忪也要办一份罢？这是礼部堂官李大人买的。”我道：“到底是甚么书，你忪告诉了我，许我也买一部。”那人道：“那箱子里共是三部：一部《品花宝鉴》，一部《肉蒲团》，一部《金瓶梅》。”我听了，不觉笑了一笑。那人道：“我就知道这些书，你忪是不对的；你忪向来是少年老成，是人所共知的。咱们谈咱们的买卖罢。”我初进来时，本无意买书的，被他这一招呼应酬，倒又难为情起来，只得要了几种书来。拣定了，也写了地址，叫他送去取价。我又看见他书架上庋了好些石印书，因问道：“此刻石印书，京里也大行了？”那人道：“行是行了，可是卖不出价钱。从前还好，这两年有一个姓王的，只管从上海贩了来，他也不管大众行市，他贩来的便宜，就透便宜的卖了，闹的我们都看不住本钱了。”我道：“这姓王的可是号叫伯述？”那人道：“正是。你忪认得他么？”我道：“有点相熟。不知道他此刻可在京里？住在甚么地方？”那人道：“这可不大清楚。”我就不问了。

别了出来，到各处再逛逛。心中暗想：这京城里做买卖的人，未免太油腔滑调了。我生平第一次进京，头一天出来闲逛，他却是甚么“许久不来”啊，“两个月没来”啊，拉拢得那么亲热，真是出人意外。想起我进京时，路过杨村打尖，

那店家也是如此。我骑着驴走过他店门口，他便拦了出来，说甚么“久没见你佇出京啊，几时到卫里去的，你佇用的还是那匹老牲口”，说了一大套。当时我还以为他认错了人，据今日这情形看来，北路里做买卖的，都是这副伎俩的了。正这么想着，走到一处十字街口，正要越走过去，忽然横边走出一头骆驼，我只得站定了，让他过去。谁知过了一头，又是一头，络绎不绝。并且那拴骆驼之法，和拴牛一般，穿了鼻子，拴上绳，却又把那一根绳，通到后面来，拴后面的一头。如此头头相连，一连连了二三十头。那身躯又长大，走路又慢，等他走完了，已是一大会的工夫，才得过去。

我初到此地，路是不认得的，不知不觉，走到了前门大街。老远的看见城楼高耸，气象雄壮，便顺脚走近去望望。在城边绕行一遍，只见瓮城凸出，开了三个城门，东西两个城门是开的，当中一个关着。这一门，是只有皇帝出来才开的，那一种严肃气象，想来总是很利害的了。我走近那城门洞一看，谁知里面瓦石垃圾之类，堆的把城门也看不见了。里面挤了一大群叫化子，也有坐的，也有睡的，也有捧着烧饼在那里吃的，也有支着几块砖当炉子，生着火煮东西的。我便缩住脚回头走。

走不多路，经过一家烧饼店，店前摆了一个摊，摊上面摆了几个不知隔了几天的旧烧饼。忽然来了一群化子，一拥上前，一人一个或两个，抢了便飞跑而去。店里一个人大骂出来，却不追赶，低头在摊台底下，又抓了几个出来摆上。我回眼看时，那新摆出来的烧饼，更是陈旧不堪，暗想这种烧饼，还有甚么人要买呢。想犹未了，就看见一个人丢了两个

当十大钱在摊上，说道：“四十。”那店主人便在里面取出两个雪白新鲜的烧饼来交给他。我这才明白他放在外面的陈旧货，原是预备叫化子抢的。

顺着脚又走到一个胡同里，走了一半，忽见一个叫化子，一条腿肿得和腰一般粗大，并且烂的血液淋漓，当路躺着。迎头来了一辆车子，那胡同很窄，我连忙闪避在一旁，那化子却还躺着不动。那车子走到他跟前，车夫却把马缰收慢了，在他身边走过。那车轮离他的烂腿，真是一发之顷，幸喜不曾碰着。那车夫走过了之后，才扬声大骂，那化子也和他对骂。我看了很以为奇，可惜初到此处，不知他们捣些甚么鬼。又向前走去，忽然抬头看见一家山东会馆，暗想伯述是山东人，进去打听或者可以得个消息，想罢，便踱了进去。

正是：方从里巷观奇状，又向天涯访故人。未知寻得着伯述与否，且待下回再记。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当下我走到山东会馆里，向长班问讯。长班道：“王伯述王老爷，前几天才来过。他不住在这里。他卖书，外头街上贴的萃文斋招纸，便是他的。好象也住在一家甚么会馆里，你

佇到街上一瞧就知道了。”我听说便走了出来，找萃文斋的招贴，偏偏一时找不着。倒是沿路看见不少的“包打私胎”的招纸，还有许多不伦不类卖房药的招纸，到处乱贴，在这犖犖之下，真可谓目无法纪了。走了大半条胡同，总看不见萃文斋三个字。直走出胡同口，看见了一张，写的是“萃文斋洋版书籍”，旁边“寓某处”的字，却是被烂泥涂盖了的。再走了几步，又看见一张同前云云；旁边却多了一行小字，写着“等米下锅，赔本卖书”八个字。我暗想，这位先生未免太儿戏了。及至看那“寓某处”的地方，仍旧是用泥涂了的，我实在不解。在地下拾了一片木片，把那泥刮了下来，仔细去看，谁知里面的字，已经挖去的了。只得又走，在路旁又看见一张，这是完全的了，写着“寓半截胡同山会邑馆”。我便一路问信要到半截胡同，谁知走来走去，早已走回广升栈门口了，我便先回栈里。又谁知松竹斋、老二酉的伙计，把东西都送了来，等了半天了。客栈中饭早开过了。我掏出表来一看，原来已经一点半钟了。我便拿银子到柜上换了票子，开发了两家伙计去了。然后叫茶房补开饭来，胡乱吃了两口。又到柜上去问半截胡同，谁知这半截胡同就在广升栈的大斜对过，近得很的。

我便走到了山会邑馆，一直进去，果然看见一个房门首，贴了“萃文斋寓内”的条子。便走了进去，却不见伯述，只有一个颁白老翁在内。我便向他叩问。老翁道：“伯述到琉璃厂去了，就回来的，请坐等一等罢。”我便请教姓名。那老翁姓应，号畅怀，是绍兴人。我就坐下同他谈天，顺便等伯述。等了一会，伯述来了，彼此相见，谈了些别后的话。我说起

街上招贴涂去了住址一节。伯述道：“这是他们书店的人干的。我的书卖得便宜，他又奈何我不得，所以出了这个下策。”我道：“怪不得呢，我在老二酉打听姻伯的住处，他们只回说不知道。”伯述道：“这还好呢，有两回有人到琉璃厂打听我，他们简直的回说我已经死了，无非是妒忌我的意思。老二酉家，等一回就要来拿一百部《大题文府》，怎么不知我住处呢。”我又说起在街上找萃文斋招贴，看见好些“包打私胎”招纸的话。伯述道：“你初次来京，见了这个，自以为奇，其实希奇古怪的多得很呢。这京城里面，就靠了这个维持风化不少。”我不觉诧异道：“怎么这个倒可以维持风化起来？”伯述道：“在外省各处，常有听见生私孩子的事，惟有京城里出了这一种宝货，就永无此项新闻了，岂不是维持风化么。你还没有看见满街上贴的招纸，还有出卖妇科绝孕丹的呢，那更是弭患于无形的善法了。”说罢，呵呵大笑。又谈了些别话，即便辞了回栈。

连日料理各种正事，伯述有时也来谈谈。一连过了一个月，接到继之的信，叫我设法自立门面。我也想到长住在栈里，终非久计。但是我们所做的都是转运买卖，用不着热闹所在，也用不着大房子。便到外面各处去寻找房屋。在南横街找着了一家，里面是两个院子，东院那边已有人住了，西院还空着，我便赁定了，置备了些动用家伙，搬了进去，不免用起人来。又过了半个月，继之打发他的一个堂房侄子吴亮臣进京来帮我，并代我带了冬衣来。亮臣路过天津时，又把我寄存杏农处的行李带了来。此时又用了个本京土人李在兹帮着料理各项，我倒觉得略为清闲了点。

且说东院里住的那一家人姓符，门口榜着“吏部符宅”；与我们虽是各院，然而同在一个大门出入，总算同居的。我搬进来之后，便过去拜望，请教起台甫，知道他号叫弥轩，是个两榜出身，用了主事，签分吏部。往来过两遍，彼此便相熟了。我常常过去，弥轩也常常过来。这位弥轩先生，的真是一位道学先生，开口便讲仁义道德，闭口便讲孝弟忠信。他的一个儿子，名叫宣儿，只得五岁，弥轩便天天和他讲《朱子小学》。常和我说：“仁义道德，是立身之基础；倘不是从小熏陶他，等到年纪大了，就来不及了。”因此我甚是敬重他。有一天，我又到他那边去坐。两个谈天正在入彀的时候，外面来了一个白须老头子，穿了一件七破八补的棉袍，形状十分瑟缩，走了进来。弥轩望了他一眼，他就瑟瑟缩缩的出去了。我谈了一回天之后，便辞了回来，另办正事。

过了三四天，我恰好在家没事，忽然一个人闯了进来，向我深深一揖，我不觉愕然。定睛一看，原来正是前几天在弥轩家里看见的老头子。我便起身还礼。那老头子战兢兢的说道：“忝在同居，恕我荒唐，有残饭乞赐我一碗半碗充饥。”我更觉愕然道：“你住在那里？我几时和你同居过来？”那老头子道：“弥轩是我小孙，彼此岂不是有个同居之谊。”我不觉吃了一惊道：“如此说是太老伯了！请坐，请坐。”老头子道：“不敢，不敢！我老朽走到这边，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只求有吃残的饭，赐点充饥，就很感激了。”我听说忙叫厨子炒了两碗饭来给他吃。他忙忙的吃完了，连说几声“多谢”，便匆匆的去了。我要留他再坐坐谈谈。他道：“恐怕小孙要过来不便。”说着，便去了。我遇了这件事，一肚子狐疑，无处可问，便

走出了大门，顺着脚步儿走去，走到山会邑馆，见了王伯述，随意谈天，慢慢的便谈到今天那老头子的事。伯述道：“弥轩那东西还是那样吗，真是岂有此理！这是认真要我们设法告他的了。”我道：“到底是甚么样一桩事呢？符弥轩虽未补缺，到底是个京官，何至于把乃祖弄到这个样子，我倒一定要问个清楚。”

伯述道：“他是我们历城（山东历城县也）同乡。我本来住在历城会馆。就因为上半年，同乡京官在会馆议他的罪状，起了底稿给他看过，要他当众与祖父叩头伏罪。又当众写下了孝养无亏的切结，说明倘使仍是不孝，同乡官便要告他。当日议事时，我也在会馆里，同乡中因为我从前当过几天京官，便要我也署上一个名。我因为从前虽做过官，此刻已是经商多年了，官不官，商不商，便不愿放个名字上去。好得畅怀先生和我同在一起，他是绍兴人，我就跟他搬到此地来避了。论起他的家世，我是知的最详。那老头子本来是个火居道士，除了代别人唸经之外，还鬼鬼祟祟的会代人家画符治病，偶然也有治好的时候，因此人家上他一个外号，叫做‘符最灵’。这个名气传了开去，求他治病的人更多了，居然被他积下了几百吊钱。生下一个儿子，却是很没出息的，长大了，游手好闲，终日不务正业。老头儿代他娶了一房媳妇，要想仗媳妇来管束儿子。谁知非但管束不来，小夫妻两个反时时向老头儿吵闹，说老人家是个守财虏，守着了几百吊钱，不知道拿出来给儿子做买卖，好歹也多挣几文，反要怪做儿子的不务正业，你叫我从那个上头做起！吵得老头儿没了法了，便拿几百吊钱出来，给儿子做小买卖，不多几天，亏折个罄尽。

他不怪自己不会打算，倒怪说本钱太少了，所以不能赚钱。老头儿没奈何，只得又拿些出来，不多几天，也是没了。如此一拿动了头，以后便无了无休了，足足把他半辈子积攒下来的几吊钱，化了个一干二净。真是俗语说的是个讨债儿子，把他老子的钱弄干净了，便得了个病，那时候符最灵变了‘符不灵’了，医治无效，就此呜呼了。且喜代他生下一个孙子，就是现在那个宝货符弥轩了。他儿子死了不上一个月，他的媳妇就带着小孩子去嫁了。这一嫁嫁了个江西客人，等老头子知道了时，那江西客人已经带着那婆娘回籍去了。老头儿急得要死，到历城县衙门去告，上下打点，不知费了多少手脚，才得历城县向江西移提了回来，把这个宝货孙子断还了他。那时这宝货只有三岁，亏他祖父符最灵百般抚养，方得长大，到了十二三岁时，实在家里穷得不能过了，老头子便把他送到一家乡绅人家去做书僮。谁知他却生就一副聪明，人家请了先生教子弟读书，他在旁边听了，便都记得。到了背书时，那些子弟有背不下去的，他便在旁边偷着提他。被那教读先生知道了，夸奖他聪明，便和东家说了，不叫他做事，只叫他在书房伴读。一连七八年，居然被他完了篇。那一年跟随他小主人入京乡试，他小主人下了第，正没好气。他却自以为本事大的了不得，便出言无状起来。小主人骂了他，他又反唇相稽。他小主人怒极了，把他撵走了，从此他便流落在京。幸喜写的一笔好字，并且善变字体，无论颜、柳、欧、苏，都能略得神似。别人写的字，被他看一遍，他摹仿起来，总有几分意思。因此就在琉璃厂卖字。倒也亏他，混了三年，便捐了个监生下乡场，谁知一出就中了。次年会试连捷，用

了主事，签分了吏部。那时还是住在历城会馆里。可巧次年是个恩科，他的一个乡试座主，又放了江南主考，爱他的才，把他带了去帮阅卷。他便向部里请了个假，跟着到了江南。从中不知怎样鬼混，卖关节舞弊，弄了几个钱。等主考回京复命时，他便逗留在上海，滥嫖了几个月，娶了一个烟花中人，带了回山东，骗人说是在苏州娶来的，便把他作了正室，在家乡立起门户。他那位令祖看见孙子成了名，自是欢喜。谁知他把一个祖父看得同赘瘤一般，只是碍着邻里，不敢公然暴虐。在家乡住了一年，包揽词讼，出入衙门，无所不为。历城县请他做历城书院的山长，他那旧日的小主人，偏是在书院肄业，他便摆出山长的面目来，那小主人也无可如何。

“有一回，书院里官课，历城县亲自到院命题考试。内中有一个肄业生，是山东的富户，向来与山长有点瓜葛的，私下的孝敬，只怕也不少。只苦于没有本事，作出文字来，总不如人；屡次要取在前列，以骄同学，私下的和山长商量过好几次。弥轩便和他商定，如取在第一，酬谢若干。取在五名前，酬谢若干；十名前又酬谢若干，商定之后，每月师课时，也勉强取了两回在十名之内，得过些酬谢；要想再取高些，又怕诸生不服。恰好这回遇了官课，照例当堂缴卷之后，汇送到衙门里，凭官评定甲乙的。那弥轩真是利令智昏，等官出了题目之后，他却偷了个空，惨淡经营，作了一篇文章，暗暗使人传递与那肄业生。那肄业生却也荒唐，得了这稿子，便照誉在卷上，誊好了，便把那稿子摔了。却被别人拾得，看见字迹是山长写的，便觉得奇怪，私下与两个同学议论，彼此传观。及至出了案，特等第一名的文章，贴出堂

来，是和拾来的稿子一字不易。于是合院肄业生、童大哗起来，齐集了一众同学，公议办法。那弥轩自恃是个山长，众人奈何他不得，并不理会，也并未知道自己笔迹落在他人手里。那肄业生却是向来‘恃财傲物’的，任凭他人纷纷议论，他只给他一概不知。众人议定了，联合了合院肄业生、童，具禀到历城县去告。历城县受了山长及那富户的关节，便捺住这件公事，并不批出来。众人只得又催禀。他没法，只得批了。那批的当中只说：‘官课之日，本县在场监考，当堂收卷，从何作弊？诸生、童等工夫不及他人，因羨生妒，屡次冒渎多事，特饬不准’云云。批了出来，各生、童又大哗，又联名到学院里去告；又把拾来的底稿，粘在禀帖上，附呈上去。学院见了大怒，便传了历城县去，把那禀及底稿给他去看，叫他彻底根究。谁知历城县仍是含糊禀复上去。学院恼了，传了弥轩去，当堂核对笔迹，对明白了，把他当面痛痛的申饬一番，下了个札给历城县，勒令即刻将弥轩驱逐出院，又把那肄业生衣顶革了。

“弥轩从此便无面目再住家乡，便带了那上海讨来的婊子，撇下了祖父，一直来到京城，仍旧扯着他几个座师的旗号，在那里去卖风云雷雨。有一回，博山（山东县名，出玻璃料器甚佳）运了一单料货到烟台，要在烟台出口装到上海，不知是漏税或是以多报少，被关上扣住要充公。那运货的人与弥轩有点瓜葛，打了个电报给他，求他设法。他便出了他会试座主的衔名，打了一个电报给登莱青道，叫把这一单货放行。登莱青道见是京师大老的电报，便把他放了。事后才想起这位大老是湖南人，何以干预到山东公事，并且自己与

他向无往来，未免有点疑心。过了十多天，又不见另有墨信寄到，便写了一封信，只说某日接到电报如何云云，已遵命放行了。他这座主接到这封信，十分诧异，连忙着人到电报局查问这个电报是那个发的，却查不出来。把那电报底稿吊了去，核对笔迹，自己亲信的几个官亲子侄，又都不是的。便打发几个人出来，明查暗访，那里查得出来！

“却得一个少爷，是个极精细的人，把门房里的号簿吊了进来，逐个人名抄下，自己却一个个的亲自去拜访，拜过了之后，便是求书求画，居然叫他把笔迹对了出来。他却又并不声张，拿了那张电底去访弥轩，出其不意，突然拿出来给他看。他忽然看见了这东西，不觉变了颜色，左支右吾了一会。却被那位少爷查出了，便回去告诉了老子，把他叫了来，痛乎其骂了一顿，然后撵走了，交代门房，以后永不准他进门。他坏过这一回事之后，便黑了一点下来。他那位令祖，因为他虽然衣锦还乡，却不曾置得丝毫产业，在家乡如何过得活。便凑了盘川，寻到京里来，谁知这位令孙却是拒而不纳。老人家便住到历城会馆里去。那时候恰好我在会馆里，那位老人家差不多顿顿在我那里吃饭，我倒代他养了几个月的祖父。后来同乡官知道这件事，便把弥轩叫到会馆里来，大众责备了他一番，要他对祖父叩头认罪，接回宅子去奉养，以为他总不敢放恣的了，却不料他还是如此。”伯述正在汨汨而谈，谁知那符最灵已经走了进来。

正是：暂停闲议论，且听个中言。未知符最灵进来有何话说，且待下回再记。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几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当下符最灵走了进来，伯述便起身让坐。符最灵看见我在座，便道：“原来阁下也在这里。早上我荒唐得很，实在饿了，才蒙上一层老脸皮。”我道：“彼此同居，这点小事，有甚么要紧！”伯述接口道：“怎么你那位令孙，还是那般不孝么？”符最灵道：“这是我自己造的孽，老不死，活在世界上受这种罪！我也不怪他，总是我前一辈子做错了事，今生今世受这种报应！”伯述道：“自从上半年他接了你回去之后，到底怎样对付你？我们虽见过两回，却不曾谈到这一层。”符最灵道：“初时也还没有甚么，每天吃三顿，都是另外开给我吃的。”伯述道：“不同在一起吃么？你的饭开在甚么地方吃？”符最灵道：“因为我同孙媳妇一桌吃不便当，所以另外开的。”伯述道：“到底把你放在甚么地方吃饭？”符最灵嗫嚅着道：“在厨房后面的一间柴房里。”伯述道：“睡呢？”符最灵道：“也睡在那里。”伯述把桌子一拍道：“这还了得！你为甚么不出来惊动同乡去告他？”符最灵道：“阿弥陀佛！如此一来，岂不是送断了他的前程。况且我也犯不着再结来生的冤仇了。”伯述叹了一口气道：“近来怎样呢？”符最灵又喘着气道：“近来一个多月，不是吃小米粥（小米，南人谓之粟，无食之者，惟以饲鸟。北方贫人，取以作粥），便是棒子馒头（棒子，南

人谓之珍珠米。北人或磨之成屑，调蒸作馒头，色黄如蜡，而粗如砂，极不适口，谓之棒子馒头，亦贫民之粮也），吃的我胃口都没了，没奈何对那厨子说，请他开一顿大米饭（南人所食之米，北方土谚谓之大米，盖所以别于小米也），也不求甚么，只求他弄点咸菜给我过饭便了。谁知我这句话说了出去，一连两天也没开饭给我吃；我饿极了，自己到灶上看时，却已是收拾的干干净净，求一口米泔水都没了。今天早起，实在捱不过了，只得老着脸向同居求乞。”

伯述道：“闹到如此田地，你又不肯告他。我劝你也不必在这里受罪了，不如早点回家乡去罢。”符最灵道：“我何尝不想。一则呢，还想看他补个缺；二则我自己年纪大了，哮喘经画符都干不来了，就是干得来，也怕失了他的体面。家里又不曾挣了一丝半丝产业，叫我回去靠甚么为生。有这两层难处，所以我捱在这里，不然啊，我早就拔碇了（拔碇，山东济南土谚，言舍此他适也）。”伯述道：“我本来怕理这等事，也懒得理。此刻看见这等情形，我也耐不住了。明日我便出一个知单，知会同乡，收拾他一收拾。”符最灵慌忙道：“快不要如此！求你饶了我的残命罢！要是那么一办，我这几根老骨头就活不成了！”伯述道：“这又奇了！我们同乡出面，无非责成他孝养祖父的意思，又何至关到你的性命呢？”符最灵道：“各同乡虽是好意，就怕他不肯听劝，不免同乡要恼了。倘使当真告他一告，做官的不知道我的下情，万一把他的功名干掉了，叫我还靠谁呢？”伯述冷笑道：“你此刻是靠的他么！也罢，我们就不管这个闲事，以后你也不必出来诉苦了。”符最灵被伯述几句话一抢白，也觉得没意思，便搭讪着走了。

应畅怀连忙叫用人来，把符最灵坐过的椅垫子拿出去收拾过，细看有虱子没有。他坐过的椅子，也叫拿出去洗。又叫把他吃过茶的茶碗也拿去了，不要了，最好摔了他。你们舍不得，便把他拿到旁处去，不要放在家里。伯述见他那种举动，不觉愣住了，问是何故。畅怀道：“你们两位都是近视眼，看他不见。可知他身上的虱子，一齐都爬到衣服外头来了，身上的还不算，他那一把白胡子上，就爬了七八个，你说腻人不腻人！”伯述哈哈一笑，对我道：“我是大近视，看不见，你怎么也看不见起来？”我道：“我的近视也不浅了。这东西，倒是眼不见算干净的好。”正说话时，外面用人嚷起来，说是在椅垫子上找出了两个虱子。畅怀道：“是不是。倘使我也近视了，这两个虱子不定往谁身上跑呢。”大家说笑一阵，我便辞了回去。

刚到家未久，弥轩便走了过来，彼此相见熟了，两句寒暄话之外，别无客气。谈话中间，我说起彼此同居月余，向不知道祖老人在侍，未曾叩见，甚为抱歉。弥轩道：“不敢，不敢！家祖年纪过大，厌见生人，懒于酬应，虽迎养在京寓，却向不见客的。”我道：“年纪大的人，懒于应酬，也是人情之常；只是老人家久郁在家里，未免太闷，不知可常出来逛逛？”弥轩道：“说起来我们做晚辈的很难！寒家本是几代寒士，家训相承，都是淡泊自守。只有到了兄弟，侥幸通籍，出来当差。处于这应酬纷繁之地，势难仍是寒儒本色，不免要随俗附和，穿两件干净点的衣服，就是家常日用，也不便过这于俭啬；这一点下情，想来当世君子，总可以原谅我的。然而家祖却还是淡泊自甘。兄弟的举动支消，较之于同寅中，

已是省之又省的了。据家祖的意思，还以为太费。平日轻易不肯茹葷，偶见家人辈吃肉，便是一场教训。就是衣服一层，平素总不肯穿一件绸衣，兄弟做了上去请老人家穿，老人家非但不穿，反惹了一场大骂，说是‘暴殄天物，我又不应酬，不见客，要这个何用’。这不是叫做小辈的难过么。兄弟襁褓时，先严、慈便相继弃养，亏得祖父抚养成人，以有今日，这昊天罔极之恩，无从补报万一，思之真是令人愧恨欲死！”我听了他这一席话，不住的在肚子里干笑，只索由他自言自语，并不答他。等他讲完了这一番孝子顺孙话之后，才拉些别的话和他谈谈，不久他自去了。

到了晚上，各人都已安歇，我在枕上隐隐听得一阵喧嚷的声音，出在东院里。侧耳细听，却听不出是嚷些甚么，大约是隔得太远之故。嚷了一阵，又静了一阵；静了一阵，又嚷一阵。虽是听不出所说的话来，却只觉得耳根不得清静，睡不安稳。到得半夜时，忽听得一阵匆匆之声，甚是利害。接着又是一阵乱嚷乱骂之声，过了半晌，方才寂然。我起先听得匆匆之声之时，便披衣坐起，侧耳细听。听到没有声息之后，我的睡魔早已过了，便睡不着，直等到自鸣钟报了三点之后，方才朦胧睡去。

等到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多钟了，连忙起来，穿好衣服，走出客堂。只见吴亮臣、李在兹和两个学徒、一个厨子、两个打杂，围在一起，窃窃私语。我忙问是甚么事。亮臣早已看见我出来，便叫他们舀洗脸水，一面回我说没甚么事。我一面要了水漱口，接着洗过脸，再问亮臣、在兹：“你们议论些甚么？”亮臣正要开言，在兹道：“叫王三说罢，省了我们

费嘴。”打杂王三便道：“是东院符老爷家的事。昨天晚上半夜里，我起来解手，听见东院里有人吵嘴，我要想去听听是甚么事。走到那边，谁想他们院门是关上的，不便叫门，已经想回来睡觉了。忽然又想到咱们后院是统的，就摸到后院里，在他们那堂屋的后窗底下偷听。原来是符老爷和符太太两个在那里骂人，也不知他骂的是谁，听了半天，只听不出。后来轻轻的用舌尖把纸窗舐破了一点，往里面偷看，原来符老爷和符太太对坐在上面，那一个到我们家里讨饭的老头儿坐在下面，两口子正骂那老头子呢。那老头子低着头哭，只不做声。那符太太骂得最出奇，说道：‘一个人活到五六十岁，就应该死的了，从来没见过八十多岁人还活着的！’符老爷道：‘活着倒也罢了，无论是粥是饭，有得吃吃点，安分守己也罢了；今天嫌粥了，明天嫌饭了！你可知道要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是要自己本事挣来的呢。’那老头子道：“可怜我并不求好吃好喝，只求一点儿咸菜罢了。’符老爷听了，便直跳起来说道：‘今日要咸菜，明日便要咸肉，后日便要鸡鹅鱼鸭；再过些时，便燕窝鱼翅都要起来了！我是个没补缺的穷官儿，供应不起！’说到这里，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骂了一回，又是一回，说的是他们山东土话，说得又快，全都是听不出来。骂到热闹头上，符太太也插上了嘴，骂到快时，却又说的是苏州话，只听得‘老蔬菜’（吴人骂老人之词）、‘杀千刀’两句是懂的，其余一概不懂。骂够了，老妈子开上酒菜来，摆在当中一张独脚圆桌上，符老爷两口子对坐着喝酒，却是有说有笑的；那老头子坐在底下，只管抽抽咽咽的哭。符老爷喝两杯，骂两句；符太太只管拿骨头来逗着叭儿狗顽。那

老头子哭丧着脸，不知说了一句甚么话，符老爷登时大发雷霆起来，把那独脚桌子一掀，轰的一声，桌上的东西翻了个满地，大声喝道：‘你便吃去！’那老头子也太不要脸，认真就爬在地下拾来吃。符老爷忽的站了起来，提起坐的凳子对准了那老头子摔去，幸亏旁边站着的老妈子抢着过来接了一接，虽然接不住，却挡去势子不少，那凳子虽还摔在那老头子的头上，却只摔破了一点头发；倘不是那一挡，只怕脑子也磕出来了！”我听了这一番话，不觉吓了一身大汗，默默自己打主意。

到了吃饭时，我便叫李在兹赶紧去找房子，我们要搬家了。在兹道：“大腊月里，往来的信正多，为甚忽然要搬家起来？”我道：“你且不要问这些，赶着找房子罢。只要找着了空房子，合式的自然合式，不合式的也要合式，我是马上就要搬的。”在兹道：“那么说，绳匠胡同就有一处房子，比这边还多两间；也是两个院子，北院里住着人，南院子本来住的是我的朋友，前几天才搬走了，现在还空着。”我道：“那么你吃过饭赶紧去看，马上下定，马上今天就搬。”在兹道：“何必这样性急呢。大腊月里天气短，怕来不及。”我道：“怕来不及，多雇两辆大敞车（敞之为言露天也，敞车无顶篷，所以载运货物者），一会儿就搬走了。”在兹答应着，饭后果然便去找房东下定，又赶着回来招呼搬东西。赶东西搬完了，新屋子还没拾掇清楚，那天气已经断黑了，便招呼先吃晚饭。

晚饭中间，我问起李在兹：“你知道今天王三说的，被符弥轩用凳子摔破头的那老头子，是弥轩的甚么人？”在兹道：“虽是两个月同居下来，却还不得底细，一向只知道是他的一

个穷亲戚。”我道：“比亲戚近点呢？”在兹道：“难道是自家人？”我道：“还要近点。”在兹道：“到底是甚么人？”我道：“是他嫡亲的祖父呢！”在兹吐舌道：“这还了得！”我道：“非但是嫡亲的祖父，并且他老子先死了，他还是一个承重孙呢。你想今天听了王三的话，怕人不怕人？万一弄出了逆伦重案，照例左右邻居，前后街坊，都要波及的，我们好好的作买卖，何苦陪着他见官司，所以赶着搬走了。此刻只望他昨天晚上的伤不是致命的，我们就没事；万一因伤致命，只怕还要传旧邻问话呢。”当下我说明白了，众人才知道我搬家的意思。一连几日，收拾停妥了，又要预备过年。

这边北院里同居的，也是个京官，姓车，号文琴，是刑部里的一个实缺主事，却忘了他在那一司了。为人甚是风流倜傥。我搬进来之后，便过去拜望他；打听得他宅子里只有一位老太太，还有一个小孩子，已经十岁，断了弦七八年，还不曾续娶。我过去拜望过他之后，他也来回拜。走了几天，又走熟了。

光阴迅速，残冬过尽，早又新年。新年这几天，无论官商士庶，都是不办正事的。我也无非是看看朋友，拜个新年，胡乱过了十多天。

这天正是元宵佳节，我到伯述处坐了一天，在他那里吃过晚饭，方才回家。因为月色甚好，六街三市，甚是热闹，便和伯述一同出来，到各处逛逛，绕着道儿走回去。回到家时，只见门口围了一大堆人。抬头一看，门口挂了一个大灯，灯上糊了好些纸条儿，写了好些字，原来是车文琴在那里出灯谜呢。我和伯述都带上了眼镜来看。只见一个个纸条儿排列

得十分齐整，写的是：

- 一 吊者大悦……………《论语》一句
- 二 斗……………药名一
- 三 四……………《论语》一句
- 四 子不子……………《孟子》一句
- 五 硬派老二做老大……………《孟子》一句
- 六 不可夺志……………《孟子》一句
- 七 颺……………《书经》一句
- 八 徐稚下榻……………县名一
- 九 焚林……………字一
- 十 老太太……………字一
- 十一 杨玉环嫁王约……………县名一
- 十二 地府国丧……………《聊》目一
- 十三 霹雳……………《西游》地名一
- 十四 开门见山……………《水浒》浑一
- 十五 一角屏山……………《水浒》浑一
- 十六……………常语一句
- 十七 广东地面……………《孟子》一句
- 十八 宫……………《易经》一句
- 十九 监照……………《孟子》一句
- 二十 凤鸣岐山……………《红楼》人一

看到这里，伯述道：“我已经射着好几条了，请问了主人，再看底下罢。”说话时，人丛里早有一个人，跼着脚，伸着脖子望过来。看见伯述和我说话，便道：“原来是□老爷来了（第一回楔子，叙明此书为九死一生之笔记，此九死一生始终

以一‘我’字代之，不露姓名，故此处称其姓之处，仍以□代之)。自己一家人，屋里请坐罢。咱们老爷还在家里做谜儿呢。”原来是车文琴的家人在那里招呼。我便约了伯述，回到文琴那边去。才进了大门，只见当中又挂了一个灯，上面写的全是《西厢》谜儿：

- 二十一 一杯闷酒尊前过
- 二十二 天兵天将捉嫦娥
- 二十三 望梅止渴
- 二十四 相片
- 二十五 破镜重圆
- 二十六 哑巴看戏
- 二十七 北岳恒山 三句
- 二十八 走马灯人物
- 二十九 藏尸术
- 三十 谜面太晦
- 三十一 亏本潜逃
- 三十二 新诗成就费推敲 白一字
- 三十三 强盗宴客
- 三十四 打不着的灯谜

我两人正看到这里，忽然车文琴从里面走了出来，一把拉着我手臂道：“请教，请教。”我连说：“不敢，不敢。”于是相让入内。

正是：门前榜出雕虫技，座上邀来射虎人。未知所列各条灯谜，均能射中否，且待下回再记。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贻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面

当下我和伯述两个跟了文琴进去，只见堂屋当中还有一个灯，文琴却让我们到旁边花厅里去坐。花厅里先有了十多个客，也有帮着在那里发给彩物的，也有商量配搭赠品的，也有在那里苦思做谜的。彼此略略招呼，都来不及请教贵姓台甫。文琴一面招呼坐下，便有一个家人拿了三张条子进来，问猜的是不是。原来文琴这回灯谜与众不同，在门外谜灯底下，设了桌椅笔砚，凡是射的，都把谜面条子撕下，把所射的写在上面，由家人拿进来看。是射中的，即由家人带赠彩出去致送；射错的，重新写过谜面粘出去。

那家人拿进来的三条，我看时，射的是第二条“百合”，第九条“樵”字，第二十条“周瑞”。文琴说对的，那家人便照配了彩物，拿了出去。伯述道：“我还记得那外面第一条可是‘临丧不哀’？第五条可是‘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第十七条可是‘五羊之皮’？”文琴拍手道：“对，对！非但打得好，记性更好！只看了一看，便连粘的次第都记得了，佩服，佩服！”说罢，便叫把那几条收了进来，另外换新的出去，一面取彩物送与伯述。家人出去收了伯述射的三条，又带了四条进来。我看时，是第三条射“非其罪也”，第四条射“当是时也”，第十九条射“以粟易之”，第六条射“此匹夫之勇”。我

道：“作也作得好，射也射得好。并且这个人四书很熟，是《孟子》、《论语》的，只怕全给他射去了。”文琴给了赠彩出去。我道：“第十一条只怕我射着了，可是‘合肥’？”文琴拍手道：“我以为这条没有人射着的了，谁记得这么一个痴肥王约！”我道：“这个应该要作卷帘格更好。”文琴想了一想，大笑道：“好，好！好个肥合！原来阁下是个老行家。”我道：“不过偶然碰着了，何足为奇。不知第二十一条可是‘未饮心先醉’？”文琴道：“正是，正是。”我道：“这一条以《西厢》打《西厢》，是天然佳作。”文琴忙叫取了那两条进来，换过新的出去，一面又送彩给我。伯述道：“两个县名，你射了一个难的去，我射一个容易的罢：第八条可是‘陈留’？”我道：“姻伯射了第八条，我来射第十六条，大约是‘小心’。”文琴道：“敏捷得很！这第十六条是很泛的，真了不得！”又是一面换新的，一面送彩过来，不必多赘。

文琴检点了，回道：“《西厢》谜只射了一个。”我道：“我恰好想了几个，不知对不对。第三十一可是‘撒下赔钱货’？三十二可是‘反吟伏吟’？三十三可是‘这席面真乃乌合’？三十四可是‘只许心儿空想’？”文琴惊道：“阁下真是老行家！堂屋里还有几条，一并请教罢。”说着，引了我和伯述到当中堂屋里去看，只见先有几个人在那里抓耳挠腮的想。抬眼看时，只见：

- | | | | |
|-----|------|-------|-------------|
| 三十五 | 兴 | | 《孟子》一、《论语》一 |
| 三十六 | 饕 | | 《论语》一、《孟子》一 |
| 三十七 | 正 | | 《论语》一、《中庸》一 |
| 三十八 | 谏迎佛骨 | | 《论语》一、《孟子》一 |

三十九 尸解……………《孟子》二句，不连
四十、（此一点乃朱笔所点）……《孟子》一、《论语》一
……………

我们正要再看，忽听得花厅上哄堂大笑。连忙走过去问笑甚么。原来第十八条谜面的“宫”字，有人射着了“乾道乃革”一句，因此大众哄堂。伯述道：“我射一条虽不必哄堂，却也甚可笑的，那第二十六条定是‘眼花撩乱口难言’。”众人想一想谜面，都不觉笑起来。我道：“请教那第四十条一点儿红的，《孟子》可是‘观其色’？《论语》可是‘赤也为其小’？”伯述不等文琴开口，便拍手道：“这个射得好！我也来一个：第三十八可是‘故退之’，‘不得于君’？”文琴摇头道：“你两位都是健将！”正说话时，堂屋里走出一个人，拿了第三十五条问道：“《孟子》可是‘可以与’？《论语》可是‘可以兴’？”文琴连忙应道：“是，是，是。”即叫人分送了彩，又换粘上新的。伯述道：“这一条别是一格。我们射的太多了，看看旁人射的罢。”于是又在花厅上检看射进来的。只见第七条射了“四方风动”，十四条射了“没遮拦”，十五条射了“小遮拦”，十三条射了“大雷音”。

我看见第三十七条底下注明赠彩是时表一枚，一心要得他这时表来顽顽，因此潜心去想。想了一大会，方才想了出来，因问文琴道：“三十七条可是‘天之未丧斯文也’，‘则其政举’？”文琴连忙在衣袋里掏出一个时表，双手送与我道：“承教，承教！这一条又晦又泛，真亏你射！”我接过谦谢了，拿起来一看，却是上海三井洋行三块洋钱一个的，虽不十分贵重，然而在灯谜赠彩中，也算得独竖一帜的厚彩了。伯述

看见了道：“你不要瞧他是三块钱的东西，我却在他身上赚过钱的了。这东西买他一个要三块钱，要是买一打，可以打九折；买十打，可以打八折；买五十打，可以打到七五折。我前年买了五十打，回济南走了一趟，后来又由济南到河南去，从河南再来京，我贩的五十打表，一个也没有卖去。沿路上见了当铺，我便拿一个去当，当四两银子一个也有，当五两一个的时候也有，一路当到此地，六百个表全当完了，碰巧那当票还可以卖几百文。我仔细算了一算，赚的利钱比本钱还重点呢。”说笑了一回，又看别人射了几个，夜色已深，各自散去。

过了几天，各行生意都开市了，我便到向有往来的一家钱铺子里去，商量一件事。到得那里，说是掌柜的有事，且请坐一坐。原来那掌柜的姓恽，号洞仙，我自从入京之后，便认得了他，一向极熟的。每来了，总是到他办事房里去坐。这一回我来了，铺里的人却让我坐到客堂里，说办事房里另外有客，请在这里等一等。我只得就在客堂里坐下。

等了一大会，才见恽洞仙笑吟吟的送一个客出来，一直送到大门口，上了车，方才回转来，对我拱手道：“有劳久候了，屈驾得很！请屋里坐罢。”于是同到他办事房里去，重新让坐送茶。洞仙道：“兄弟今年承周中堂委了一个差使，事情忙点，一向都少候；你忖是大量的，想来也不怪我懒。”我道：“好说，好说！得了中堂的差使，一定是恭喜的。”洞仙道：“不过多点穷忙的事罢了；但得有事办，就忙点也是值得的。”说时，手指着桌上道：“你忖瞧，这就是方才那个客送我们老中堂的贽见，特诚来烦兄弟代送的，说不得也要给他当差。”

我看那桌上时，摆着两个柴檀木匣子。我走过去揭开盖子一看，一匣子是平排列着五十枝笔，一匣子是平列着十锭墨，都是包了金的。我暗想虽是送中堂之品，却未免太讲究了。墨上包金，还有得好说；这笔杆子是竹子做的，怎么都包上金呢，用两天不要都掉了下来么。一面想着，顺手拿起一枝笔来看，谁知拿到手里，沉甸甸的重了了不得，不觉十分惊奇。拔去笔套一看，却又是没有笔头的，更觉奇怪。洞仙在旁呵呵大笑道：“我要说一句放恣的话，这东西你忖只怕是头一回瞧见呢！”我道：“为甚么那么重？难道是整根是金子的么？”洞仙道：“可不是！你忖瞧那墨么？”我伸手取那墨时，谁知用力少点，也拿他不动，想来自然也是金子了。便略为看了一眼，仍旧放下道：“这一份礼很不轻。”洞仙道：“也不很重。那笔是连笔帽儿四两一枝（京师人呼笔套为帽），这墨是二十两一锭，统共是四百两。”我道：“这又何必。有万把两银子的礼，不会打了票子送去，又轻便，在受礼的人，有了银子，要甚么可以置办甚么。何必多费工钱做这些假笔墨呢，送进去，就是受下他来，也是没用的。”洞仙呵呵大笑道：“我看天底下就是你忖最阔，连金子都说是没用的。”我道：“谁说金子没用，我说拿金子做成假笔墨，是没用的罢了。”洞仙道：“那么你忖又傻了。他用的是金子，并不用假笔墨。我也知道打了票子进去最轻便的，怎奈大人先生不愿意担这个名色，所以才想方做成这东西送去；人家看见，送的是笔墨，很雅的东西，就是受了也取不伤廉。”

我道：“这是一份贻礼，却送得那么重！”洞仙道：“凡有所为而送的，无所谓轻重，也和咱们做卖买一般，一分行情

一分货。你还没知道，去年里头大叔生日，闽浙萧制军送的礼，还要别致呢，是三尺来高的一对牡丹花。白玉的花盆，珊瑚碎的泥，且不必说；用了一对白珊瑚作树，配的是玛瑙片穿出来的花，葱绿翡翠作的叶子，都不算数；这两颗花，统共是十二朵，那花心儿却是用金丝镶了金钢钻做的，有人估过价，这一对花要抵得九万银子。送过这份礼之后，不上半年，那位制军便调了两广总督的缺。最苦是闽浙，最好是两广，你想这份礼送得着罢。”我道：“这一份笔墨，又是那一省总督的呢？”洞仙道：“不配，不配！早得很呢！然而近来世界，只要肯应酬，从府道爬到督抚，也用不着几年工夫。你佇也弄个功名出来干罢！”我笑道：“好，好！赶明天我捐一个府道，再来托你送笔墨。”说着，大家都笑了。我便和他说了正事，办妥了，然后回去。

回到家时，恰好遇见车文琴从衙门里回来，手里拿了一个大纸包。我便让他到我这边坐。他便同我进来，随意谈天。我便说起方才送金笔墨的话。文琴忙问道：“经手的是甚么人？”我道：“是一个钱铺的掌柜，叫做恽洞仙。”文琴道：“这等人倒不可不结识结识。”我笑道：“你也想送礼么？”文琴道：“我们穷京官不配。然而结识了他，万一有甚么人到京里来走路子，和他拉个皮条，也是好的。”

说话时，桌上翻了茶碗，把他那纸包弄湿了，透了许多，方才觉着。连忙打开，把里面一张一张的皮纸抖了开来，原来全是些官照，也有从九的，也有未入流的，也有巡检的，也有典史的，也有把总的。我不觉诧异道：“那里弄了这许多官照来？”文琴笑道：“你可要？我可以奉送一张。”我道：“这

都填了姓名、三代的，我要他作甚么。”文琴道：“这个不过是个顽意儿罢了，顶真那姓名做甚么。”我道：“奇极了！官照怎么拿来作顽意儿？这又有什么顽头呢”文琴道：“你原来不知道，这个虽是官照，却又是嫖妓的护符。这京城里面，逛相公是冠冕堂皇的，甚么王公、贝子、贝勒，都是明目张胆的，不算犯法；惟有妓禁极严，也极易闹事，都老爷查的最紧。逛窑姐儿的人，倘给都老爷查着了，他不问三七二十一，当街就打；若是个官，就可以免打；但是犯了这件事，做官的照例革职。所以弄出这个顽意儿来，大凡逛窑姐儿的，身边带上这么一张，倘使遇了都老爷，只把这一张东西缴给他，就没事了。”我道：“为了逛窑姐儿，先捐一个功名，也未免过于张致了。朝廷名器，却不料拿来如此用法！”文琴道：“谁捐了功名去逛窑姐儿！这东西正是要他来保全功名之用。比方我去逛窑姐儿，被他查着了，谁愿意把这好好的功名去干掉了。我要是不认是个官，他可拉过来就打，那更犯不上了。所以备了这东西在身边，正是为保全功名之用。”我道：“你弄了这许多来，想是一个老嫖客了。然而未见得每嫖必遇见都老爷的，又何必必要办这许多呢？”文琴道：“这东西可以卖，可以借可以送，我向来是预备几十张在身边的。”我道：“卖与送不必说了，这东西有谁来借？”文琴道：“你不知道，这东西不是人人有得预备的。比方我今日请你吃花酒，你没有这东西，恐怕偶然出事，便不肯到了；我有了这个预备，不就放心了么。”一面说话时，已把那湿官照一张一张的印干了，重新包起来。又殷殷的问恽洞仙是那一家钱铺的掌柜。我道：“你一定要结识他，我明日可以给你们拉拢。”文琴大喜。

到了次日，一早就过来央我同去。我笑道：“你也太忙，不要上衙门么？”文琴道：“不相干，衙门里今日没有我的事。”我道：“去的太早了，人家还没有起来呢。”文琴又连连作揖道：“好人！没起来，我们等一等；倘使去迟了，恐怕他出去了呢。”我给他缠的没法，只得和他同去。谁知洞仙果然出门去了。问几时回来，说是到周宅去的，不定要下午才得回来。文琴没法，只得回去。

我却到伯述那里去有事。办过正事之后，便随意谈天。我说起文琴许多官照的事，伯述道：“这是为的从前出过一回事，后来他们才想出这个法子的。自从行出这个法子之后，户部里却多了一单大买卖，甚至有早上填出去的官照，晚上已经缴了的，那要嫖的人不免又要再捐一个，那才是源源而来的生意呢。”

我道：“从前出的是甚么事？”伯述道：“京城里的窑姐儿最粗最贱，不知怎么那一班人偏要去走动，真所谓逐臭之夫了。有一回，巡街御史查到一家门内有人吵闹，便进去拿人。谁知里面有三个阔客：一个是侍郎，一个是京堂，一个是侍讲。一声说都老爷查到了，便都吓得魂不附体。那位京堂最灵便，跑到后院里，用梯子爬上墙头，往外就跳。谁知跳不惯的人，忽然从高落下，就手足无措的了，不知怎样一闪，把腿跌断了，整整的医了半年才得好，因此把缺也开了。那一位侍郎呢，年纪略大了，跳不动，便找地方去躲，跑到毛厕里去，以为可以躲过了；谁知走得太忙，一失脚掉到了粪坑里去，幸得那粪坑还浅，不曾占灭顶之凶，然而已经闹得异香遍体了。只有那位侍讲，一时逃也逃不及，躲也躲不及，被

他拿住了，自己又不敢说是个官；若是说了，他问出了官职，明日便要专折奏参的，只得把一个官字藏起来。那位都老爷拿住了，便喝叫打了四十下小板子。这一位翰林侍讲平空受此奇辱，羞愧的无地自容，回去便服毒自尽了；却又写下了一封遗书给他同乡，只说被某御史当街羞辱，无复面目见人。同乡京官得了这封书，便要 and 那御史为难。恰好被他同嫖的那两位侍郎、京堂知道了，一个是被他逼断了腿的，一个是被他逼下粪坑的，如何不恨，便暗中帮忙，怂恿起众人，于是同乡京官斟酌定了文饰之词，只说某侍讲某夜由某处回寓，手灯为风所熄，适被某御史遇见，平日素有嫌隙，指为犯夜，将其当街笞责云云。据了这个意思，联衔入奏。那两位侍郎、京堂，更暗为援助，锻炼成狱，把那都老爷革职，发往军台。这件事出了以后，一班逐臭之夫，便想出这官照的法子来。”正说得高兴时，家里忽然打发人来找我，我便别过伯述回去。

正是：只缘一段风流案，断送功名更戍边。不知回去之后，又有甚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

我回到家时，原来文琴坐在那里等我。我问在兹找我做

甚么。在兹道：“就是车老爷来说有要紧事情奉请的。”我对文琴道：“你也太性急了，他说下午才得回家呢。”文琴道：“我另外有事和你商量呢。”我问他有甚么事时，他却又说不出，只得一笑置之。捱到中饭过后，便催我同去；及至去了，恁洞仙依然没回来。我道：“算了罢，我们索性明天再来罢。”

文琴正在迟疑，恰好门外来了一辆红围车子，在门首停下，车上跳下一个人来，正是洞仙。一进门见了我，便连连打拱道：“有劳久候！失迎得很！今天到周宅里去，老中堂倒没有多差使，倒是叫少大人把我缠住了，留在书房里吃饭，把我灌个稀醉，才打发他自己的车子送我回来。”说罢，呵呵大笑。又叫学徒的：“拿十吊钱给那车夫；把我的片子交他带一张回去，替我谢谢少大人。”说罢了，才让我们到里面去。我便指引文琴与他相见。彼此谈得对劲，文琴便扯天扯地的大谈起来，一会儿大发议论，一会儿又竭力恭维。我自从相识他以来，今天才知道他的谈风极好。

谈到下午时候，便要拉了洞仙去上馆子。洞仙道：“兄弟不便走开，恐怕老中堂那边有事来叫。”文琴道：“我们约定了在甚么地方，万一有事，叫人来知照就是了。你大哥是个爽快人，咱们既然一见如故，应该要借杯酒叙叙，又何必推辞呢。”洞仙道：“不瞒你车老爷说：午上我给周少大人硬灌了七八大钟，到此刻还没醉得了呢。”文琴道：“不瞒你大哥说：‘我有一个朋友从湖北来，久慕你大哥的大名，要想结识结识，一向托我。我从去年冬月里就答应他引见你大哥的，所以他一直等在京里，不然他早就要赶回湖北去的了。今儿咱

们遇见了，岂有不让他见见你大哥之理。千万赏光！我今天也并不是请客，不过就这么二三知己，借此谈谈罢了。”洞仙道：“你车老爷那么赏脸，实在是却之不恭，咱们就同去。不过还有一说，你俚两位请先去，做兄弟的等一等就来。”文琴连忙深深一揖道：“老大哥，你不要怪我！我今儿没具帖子，你不要怪我！改一天我再肃具衣冠，下帖奉请如何？”洞仙呵呵大笑道：“这是甚么话！车老爷既然那么说，咱们就一块儿走。不过有屈两位稍等一等，我干了一点小事就来。”文琴大喜道：“既如此，就请便罢，咱两个就在这里恭候。”我道：“我却要先走一步，回来再来罢。”文琴一把拉住道：“这是甚么话！我知道你是最清闲的，成天没事，不过找王老头子谈天。我和你是同院子的街坊，怎么好拿我的腔呢。”我道：“这是甚么话！我是有点小事，要去一去。你不许我去，我就不去也使得，何尝拿甚么腔呢。”洞仙道：“既如此，你两位且在这里宽坐一坐，我到外面去去就来。”说罢，拱拱手，笑溶溶的往外头去了。

这一去，便去得寂无消息，直等到天将入黑，还不见来，只急得文琴和热锅上蚂蚁一般。好容易等得洞仙来了，一迭连声只说：“屈驾，屈驾！实在是为了一点穷忙，分身不开，不能奉陪，千万不要见怪！”文琴也不及多应酬，拉了便走。

出了大门，各人上了车，到了一家馆子里，拣定了座，文琴忙忙的把自己车夫叫了来，交代道：“你赶紧去请陆老爷，务必请他即刻就来，说有要紧话商量。”车夫去了。这边文琴又忙着请点菜。忙了一会，文琴的车夫引了一个人进来，文琴便连忙起身相见，又指引与洞仙及我相见，一一代通姓名。

又告诉洞仙道：“这便是敝友陆俭叔，是湖北一位著名的能员，这回是明保来京引见的。”又指着洞仙和俭叔说道：“这一位恠掌柜，是周中堂跟前头一个体己人，为人极其豪爽，所以我今儿特为给你们拉拢。”说罢，又和我招呼了几句。俭叔便问有烟具没有，值堂的忙答应了一个“有”字，即刻送了上来，把烟灯剪好，俭叔便躺下去烧鸦片烟。我在旁细看那陆俭叔，生得又肥又矮，雪白的一张大团脸，两条缝般的一双细眼睛。此时正月底边，天气尚冷，穿了一身大毛衣服，竟然象了一个圆人。值堂的送上酒来，他那鸦片烟还抽个不了。文琴催了他两次，方才起来坐席。文琴一面让酒让菜，一面对了俭叔吹洞仙如何豪爽，如何好客；一面对了洞仙吹俭叔如何慷慨，如何至诚。吃过了两样菜，俭叔又去烟炕上躺下。文琴忽然起身拉了洞仙到旁边去，唧唧啾啾，说了一会话，然后回到席上招呼俭叔吃酒。俭叔又抽了一口，方才起来入席。洞仙问道：“陆老爷欢喜抽两口？”俭叔道：“其实没有瘾，不过欢喜摆弄他罢了。”这一席散时，已差不多要交二鼓，各人拱揖分别，各自回家。

从此一连十多天，我没有看见文琴的面。有一天，我到洞仙铺里去，恰好遇了文琴。看他二人光景，好象有甚事情商量一般。我便和洞仙算清楚了一笔帐，正要先行，文琴却先起身道：“我还有点事，先走一步，明天问了实信再来回话罢。”说罢，作辞而去。洞仙便起身送他，两个人一路唧唧啾啾的出去，直到门口方休。洞仙送过文琴，回身进内，对我道：“代人家办事真难！就是车老爷那位朋友，甚么陆俭叔，他本是个一榜，由拣选知县，在法兰西打仗那年，广西边防

上得了一个保举，过了同知、直隶州班，指省到了湖北；不多几年，倒署过了几回州县。这回明保送部引见，要想设法过个道班，却又不愿意上兑，要避过这个‘捐’字，转托了车老爷来托我办。你试想，这是甚么大事，非得弄一个特旨下来不为功，咱们老中堂圣眷虽隆，只怕也办不到。他一定要那么办，不免我又要央及老头子设法。前几天拜了门，是我给他担代的，只送得三撇头的贽见。这两天在这里磋磨使费，那位陆老爷一天要抽三两多大烟，没工夫来当面，总是车老爷来说话，凡事不得一个决断。说了几天，姓陆的只肯出八竿使费。他们外官看得一班京官都是穷鬼，老实说，八千银子谁看在眼里！何况他所求的是何等大事，倒处处那么慳吝起来！我这几天叫他们麻烦的够了，他再不爽爽快快的，咱们索性撒手，叫他走别人的路子去。”正说得高兴时，文琴又来了，我便辞了出去。

光阴迅速，不觉到了八月。我一面打发李在兹到张家口，一面收拾要回上海一转，把一切事都交给亮臣管理。便到伯述那边辞行。恰好伯述因为畅怀往上海去了，许久并未来京，今年收的京版货不少，也要到上海去，于是约定同行。雇了长车，我在张家湾、河西务两处也并不耽搁，不过稍为查检查检便了。一直到了天津，仍在佛照楼住下。伯述性急，碰巧有了上海船，便先行了。我因为天津还有点事，未曾同行。安顿停当，先去找杏农。杏农一见我，便道：“你接了家兄的信没有？”我道：“并未接着，有甚么事？”杏农道：“家兄到山东去了，我今天才接了信。”我道：“到山东有甚么事？”杏农道：“有一个朋友叫蔡侣笙，是山东候补知县，近日有了署

事消息，打电报到上海叫他去的。”我不觉欢喜道：“原来蔡侣笙居然出身了！我这几年从未得过他的信，不知他几时到的山东？那边我还有一个家叔呢。”杏农道：“家兄给我的信，说另有信给你，想是已经寄到京里去了。”我稍为谈了一会，便回到栈里，连忙写了一封信入京，叫如有上海信来，即刻寄出天津。把信发了，我又料理了一天的正事。

次日下午，杏农来谈了一天，就在栈里晚饭。饭后，约了我出去，到侯家后一家南班子里吃酒（天津以上海所来之妓院为南班子），另外又邀了几个朋友。这等事本是没有甚么好记的，这一回杏农请的都是些官场朋友，又没有甚么唐玉生的竹汤饼会故事，又何必记他呢。因为这一回我又遇了一件奇事，所以特为记他出来。

你道是甚么事呢？原来这一席中间，他们叫来侍酒的，都是南班子的人，一时燕语莺声，尽都是吴侬娇语。内中却有两个十分面善的，非但言语声音很熟，便是那眉目之间，也好象在那里见过的，一时却想不起来。回思我近来在家乡一住三年，去年回到上海，不上几天，就到北边来了。在上海那几天，并未曾出来应酬，从何处见过这两个人呢。莫非四年以前所见的；然而就是四年以前，我也甚少出来应酬，何以还有这般面善的人呢。一面满肚子乱想，一双眼睛，便不住的钉着他看。内中一个是杏农叫的，杏农看见我这情形，不觉笑道：“你敢是看中了，何不叫他转一个条子？”我道：“岂有此理！我不过看见他十分面善，不知从何处见来。他又叫甚么名字？”杏农道：“他叫红玉。”又指着一个道：“他叫香玉。都是去年才从上海来的，要就你在上海见过他。”我道：

“我已经三年没住上海了，去年到得一到，并没有出来应酬，不上两天，我就到这边来了，从何见起。”杏农道：“正是。你去年进了京，不多几天，我就认识了他，那时候他也是初到没有几天。”我听了这话，猛然想起这两个并非他人，正是我来天津时，同坐普济轮船的那个庄作人的两个小老婆，如何一对都落在这个地方来。不觉心中又是怀疑，又是纳罕，不住的要向杏农查问，却又碍着耳目众多，不便开口。直等到众人吃到热闹时，方才离了座，拉杏农到旁边问道：“这红玉、香玉到底是甚么出身，你知道么？”杏农道：“这是这里的忘八到上海贩来的，至于甚么出身，又从何稽考呢。你既然这么问，只怕是有点知道的了。”我道：“我仿佛知道他是人家的侍妾。”杏农道：“嫁人复出，也是此辈之常事。但不知是谁的侍妾？”我道：“这个人我也是一面之交，据说是个总兵，姓庄，号叫作人。”杏农道：“既是一面之交，你怎么便知道这两个是他侍妾？”我便把去年在普济船上遇见的话，说了一遍。杏农想了一想道：“呸！你和乌龟答了话，还要说呢。这不明明是个忘八从上海买了人，在路上拿来冒充侍妾的么。”我回头想了一想当日情形，也觉得自已太笨，被他当面瞒过还不知道，于是也一笑归座。等到席散了，时候已经不早，杏农还拉着到两家班子里去坐了一坐，方才雇车回栈。

叩开了门，取表一看，已经两点半钟了。走过一个房门口，只见门是敞着的，门口外面蹲着一个人，地下放着一盏鸦片烟灯，手里拿着鸦片烟斗，在那里出灰；门口当中站着一个人，在那里骂人呢。只听他骂道：“这么大早，茶房就都睡完了，天下哪有这种客栈！”一回眼看见我走过，又道：

“你看我们说睡得晚了，人家这时候才从外面回来呢。”我听了这话，不免对他望一望，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在京里车文琴的朋友陆俭叔。不免点头招呼，彼此问了几时到的，住在几号房，便各自别去。

次日，我办了一天正事，到得晚饭之后，我正要外面去散步，只见陆俭叔踱了进来，彼此招呼坐下。俭叔道：“早没有知道你老哥也出京；若是早知道了，可以一起同行，兄弟也可以靠个照应。”我道：“正是。出门人有个伴，就可以互相照应了。”俭叔道：“象我兄弟是个废人，哪里能照应人，约了同伴，正是要靠人照应。这一回虽说是得了个明保进京引见，却赔累的不少。这也罢了，这回出京，却又把一件最要紧的东西失落了，此刻赶信到京里去设法，过两天回信来，正不知怎样呢。”我道：“丢了东西，应该就地报失追查，怎么反到京里去设法呢？”俭叔叹道：“我丢了的不是别的东西，却是一封八行书，夹在护书里面。那天到杨村打了个尖，我在枕箱里取出护书来记一笔帐，不料一转眼间，那护书就不见了；连忙叫底下人去找，却在店门口地下找着了，里面甚么东西都没有丢，单单就丢了这封信，你说奇不奇呢。你叫我如何报失！”我道：“那么说，就是写信到京里也是没用。”俭叔道：“这是我的妄想，要想托文琴去说，补写一封，不知可办得到。”我道：“这一封是谁的信呢？”

俭叔道：“一言难尽！我这封信是化了不少钱的了。兄弟的同知、直隶州，是从拣选知县上保来的，一向在湖北当差。去年十月里，章制军给了一个明保送部引见。到了京城，遇了舍亲车文琴，劝我过个道班。兄弟怕的是担一个捐班的名

气，况且一捐升了，到了引见时，那一笔捐免保举的费是很可观的，所以我不大愿意。文琴他又说在京里有路子可走，可以借着这明保设法过班，叫我且不要到部投到。我听了他的话，一耽搁就把年过了。直到今年正月底，才走着了路子，就是我们同席那一个姓恽的，烦了他引进，拜了周中堂的门。那一份贽见，就化了我八千！只见得中堂一面，话也没有多说两句，只问得一声几时进京的，湖北地方好，就端茶送客了。后来又是打点甚么总管咧、甚么大叔咧，前前后后，化上了二万多，连着那一笔贽见，已经三万开外了！满望可以过班的了，谁知到了引见下来，只得了‘仍回原省照例用’七个字。你说气死人不呢！我急了，便向文琴追问，文琴也急了，代我去找着前途经手人。找了十多天，方才得了回信，说是引见那天，里头弄错了。你想里头便这样稀松，可知道人家银子是上三四万的去掉了！后来还亏得文琴替我竭力想法，找了原经手人，向周中堂讨主意。可奈他老人家也无法可想，只替我写了一封信给两湖章制军，那封信却写得非常之切实，求他再给我一个密保，再委一个报销或解饷的差使云云，其意是好等我再去引见，那时却竭力想法。我得了这一封信，似乎还差强人意，谁知偏偏把他丢了，你说可恨不可恨呢！”

我听了他这一番话，不觉暗暗疑讶，又不便说甚么，因搭讪着道：“原来文琴是令亲，想来总可以为力的。”俭叔道：“兄弟就信的是这一点。文琴向来为朋友办事是最出力的，何况我当日也曾经代他排解过一件事的，他这一回无论如何，似乎总应该替我尽点心。”我道：“既如此，更可放心了。”嘴里是这样说，心中却很想知道他所谓排解的是甚么事。因又挑

着地道：“这排难解纷最是一件难事，遇了要人排解的事，总是自己办不下来的了，所以尤易感激。文琴受过你老哥这个惠，这一回一定要格外出力的。”俭叔道：“文琴那回事，其实他也不是有心弄的，不过太过于不羁，弄出来的罢了。他断了弦之后，就续定了一位填房，也是他家老亲，那女子和文琴是表兄妹，从前文琴在扬州时，是和他常见的。谁知文琴丧偶之后，便纵情花柳，直到此刻还是那个样子，所以他虽是定下继配，却并不想娶。定的时候，已是没有丈人的了；过了两年，那外母也死了，那位小姐只依了一个寡婢居住。等到母服已满，仍不见文琴来娶。那小姐本事也大，从扬州找到京师，拿出老亲的名分，去求见文琴的老太太。他到得京里，是举目无亲的，自然留他住下。谁知这一住，就住出事情来了。”

正是：鳧雁不成同命鸟，鸳鸯翻作可怜虫。未知住出了甚么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七十七回

泼婆娘赔礼入娼家 阔老官叫局用文案

“那小姐在他宅子里住下，每日只跟着他老太太。大约没有人的时候，不免向老太太诉苦，说依着婢娘不便，求告早

点娶了过来，那是一定的了。文琴这件事，却对人不住，麒老太太不在旁时，便和那小姐说体己话，拿些甜话儿骗他。那小姐年纪虽大，却还是一个未经出阁的闺女，主意未免有点拿不定，况且这个又是已经许定了的丈夫，以为总是一心一意的了，于是乎上了他的当。文琴又对他说：‘你此时寻到京城，倘使就此办了喜事，未免过于草草；不如你且回扬州去，我跟着就请假出京，到扬州去迎娶，方为体面。’那小姐自然顺从，不多几天，便仍然回扬州去了。文琴初意本也就要请假去办这件事，不知怎样被一个窑姐儿把他迷住了，一定要嫁他，便把他迷昏了，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叔丈母（便是那小姐的婶子）说：‘本来早就要来娶的，因为访得此女不贞，然而还未十分相信，尚待访查清楚，然后行事。詎料渠此次亲身到京，不贞之据已被我拿住，所以不愿再娶’云云。那小姐得了这个信，便羞悔交迸，自己吊死了。那女族平时好象没有甚么人，要那小姐依寡婶而居；及至出了人命，那族人都出来了，要在地方上告他，倘告他不动，还商量京控。那时我恰好在扬州有事，知道闹出这个乱子，便一面打电报给他，一面代他排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件事弄妥了，未曾涉讼。经过这一回事之后，他是极感激我的，一向我和他通信，他总提起这件事，说不尽的感激图报。所以我这回进京，一则因为自己抽了两口烟，未免懒点；二则也信得他可靠，所以一切都托了他经手的。不料自己运气不济，一连出了这么两个岔子！”说罢，连连叹气。我随意敷衍他几句。他打了两个呵欠，便辞了去，想是要紧过瘾去了，所以我也并不留他。

自此过了几天，京里的信，寄了出来，果然有述农给我的一封信。内中详说侣笙历年得意光景：“两月之前，已接其来信，言日间可有署缺之望；如果得缺，即当以电相邀，务乞帮忙。前日忽接其电信，嘱速赴济南，刻拟即日动身，取道烟台前去”云云。我见了这封信，不觉代侣笙大慰。

正在私心窃喜时，忽然那陆俭叔哭丧着脸走过来，说道：“兄弟的运气真不好！车文琴的回信来了，说接了我的信，便连忙去见周中堂，却碰了个大钉子。周中堂大怒，说‘我生平向不代人写私信，这回因为陆某人新拜门，师弟之情难却，破例做一遭儿，不料那荒唐鬼、糊涂虫，才出京便把信丢了！丢了信不要紧，倘使被人拾了去，我几十年的老名气，也叫他弄坏了！他还有脸来找我再写！我是他甚么人，他要一回就一回，两回就两回！你叫他赶快回湖北去听参罢，我已经有了办法了’云云。这件事叫我如何是好！”我听了他的话，看了他的神色，觉得甚是可怜。要想把我自己的一肚子疑心向他说说，又碍着我在京里和文琴是个同居，他们到底是亲戚，说得他相信还好；倘使不相信，还要拿我的话去告诉文琴，我何苦结这种冤家。况且看他那呆头呆脑的样子，不定我说的他果然信了，他还要赶回京里和文琴下不去，这又何苦呢。因此隐忍了不曾谈，只把些含糊两可的话，安慰他几句就算了。俭叔说了一回，不得主意，便自去了。

再过几天，我的正事了理清楚，也就附轮回上海去。见了继之，不免一番叙别，然后把在京在津各事，细细的说了遍，把帐略交了出来。继之便叫置酒接风。金子安在旁插嘴道：“还置甚么酒呢，今天不是现成一局么。”继之笑道：“今

天这个局，怕不成敬意。”德泉道：“成敬意也罢，不成敬意也罢，今日这个局既然允许了，总逃不了的，就何妨借此一举两得呢。”我问：“今天是甚么局？何以碰得这般巧？”继之道：“今天这一局是干犯名教的；然而在我们旁边人看着，又不能不作是快心之举。这里上海有一个著名的女魔王，平生的强横，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了。他的男人一辈子受他的气，到了四十岁上便死了，外面人家说，是被他磨折死的。这件以前的事，我们不得而知。后来他又拿磨折男人的手段来磨折儿子，他管儿子是说得响的，更没有人敢派他不是了，他就越闹越强横起来。”我道：“说了半天，究竟他的儿子是谁？”继之道：“他男人姓马，叫马澍臣，是广西人，本是一个江苏候补知县。他儿子马子森，从小是读会英文的。自从父亲死后，便考入新关，充当供事，捱了七八年，薪水倒也加到好几十两一月了。他那位老太太，每月要儿子把薪水全交给他，自己霸着当家；平生绝无嗜好，惟有敬信鬼神，是他独一无二的事，家里头供的甚么齐天大圣、观音菩萨，乱七八糟的，闹了个烟雾腾天。子森已是敢怒不敢言的了。他却又最相信的是和尚、师姑、道士，凡是这一种人上了他的门，总没有空过的，一张符、一卷经，不是十元，便是八元，闹的子森所赚的几十两银子，不够他用。连子森回家吃饭，一顿好饭也没得吃，两块咸萝卜，几根青菜，就是一顿。有时子森熬不住了，说何不买点好些小菜来吃呢，只这一句话，便触动了老太太之怒，说儿子不知足，可知你今日有这碗饭吃，也是靠我拜菩萨保佑来的，唠叨的子森不亦乐乎。

“后来子森私下蓄了几个钱，便与人凑股开了一家报关

行，倒也连年赚钱。这笔钱，子森却瞒了老太太，留以自用的了。外面做了生意，不免便有点应酬，被他老太太知道了，找到了妓院里去，把他捉回去了，关在家里，三天不放出门，几乎把新关的事也弄掉了。又有一回，子森在妓院里赴席，被他知道了，又找了去。子森听见说老太太又来了，吓得魂不附体，他老太太在后面上楼，他便在前窗跳了下去，把脚骨跌断了，把合妓院的人都吓坏了，恐怕闹出人命。那老太太却别有肺肠，非但不惊不吓，还要赶到房里，把席面扫个一空，骂了个无了无休。众朋友碍着子森，不便和他计较，只得劝了他回去。然而到底心里不甘，便有个促狭鬼，想法子收拾他。前两天找出一个人来，与子森有点相象的，瞒着子森，去骗他上套。子森的辫顶留得极小，那个朋友的辫顶也极小。那促狭鬼定下计策，布置妥当，便打发人往那位女魔王处报信，说子森又到妓院里去了，在那一条巷，第几家，妓女叫甚么名字，都说得清清楚楚。那位老太太听了，便雄赳赳气昂昂的跑来，一直登楼入房。其时那促狭鬼约定的朋友，正坐在房里等做戏，听说是魔头到了，便伏在桌上，假装磕睡，双手按在桌上，掩了面目，只把一个小辫顶露出来。那魔头跑到房里，不问情由，左手抓了辫子，提将起来，伸出右手，就是一个巴掌。这小辫顶朋友故意问甚么事情。那魔头见打错了人，翻身就跑，被隔房埋伏的一班人，一拥上前，把他围住，和他讲理，问他为甚么来打人。他起先还要硬挺，说是来找儿子的。众人问他儿子在哪里，你所打的可是你的儿子，他才没了说话，却又叫天叫地的哭起来。

“那促狭鬼布置得真好，不知到哪里去找出一个外国人，

又找了两个探伙来，一味的吓他，要拉他到巡捕房里去。那魔头虽然凶横，一见了外国人，便吓得屁也不敢放了。于是乎一班人做好做歹，要他点香烛赔礼，还要他烧路头（吴下风俗：凡开罪于人者，具香烛至人家燃点，叩头伏罪，谓之点香烛。烧路头，祀财神也，亦祓除不祥之意。烧路头之典，妓院最盛）。定了今天晚上去点香烛，烧路头。上海妓院遇了烧路头的日子，便要客人去吃酒，叫做‘绷场面’。那一家妓院里我本有一个相识的在里面，约了我今天去吃酒，我已经答应了。他们知道了这件事，便顶着我要吃花酒。”我道：“这一台花酒，不吃也罢。”德泉忙道：“这是甚么话！”我道：“辱人之母博来的花酒，吃了于心也不安。”继之道：“所以我说是干犯名教的。其实平心而论，辱人之母，吃一台花酒，自是不该；若说惩戒一个魔头，吃一台花酒，也算得是一场快事。”我道：“他管儿子总是正事，不能全说是魔头。”德泉道：“他认真是拿了正理管儿子，自然不是魔头；须知他并不是管儿子，不过要多刮儿子几个钱去供应和尚师姑。这种人也应该要惩戒惩戒他才好。”

子安道：“这还是管儿子呢。我曾经见过一个管男人的，也闹过这么一回事。并且年纪不小了，老夫妻都上了五十多岁了。那位太太管男人，管得异常之严。男人备了一辆东洋车，自己用了车夫，凡是一个车夫到工，先要听太太分付。如果老爷到甚么妓院里去，必要回来告诉的；倘或瞒了，一经查出，马上就要赶滚蛋的。有一回，不知听了甚么人的说话，说他男人到哪里去嫖了，这位太太听了，便登时坐了自己包车寻了去。不知走到甚么地方，胡乱打人家的门。打开了，看

见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妇人，他也不问情由，伸出手来就打。谁知那家人家是有体面的，一位老太太凭空受了这个奇辱，便大不答应起来。家人仆妇，一拥上前，把他捉住。他嘴里还是不干不净的乱骂，被人家打了几十个嘴巴，方才住口。那包车夫见闹出事来，便飞忙回家报信。他男人知道了，也是无可设法，只得出来打听，托了与那家人家相识的人去说情，方才得以点香烛服礼了事。”我道：“这种女子，真是戾气所钟！”

继之叹道：“岂但这两个女子！我近来阅历又多了几年，见事也多了几件，总觉得无论何等人家，他那家庭之中，总有许多难言之隐的；若要问其所以然之故，却是给妇人女子弄出来的，居了百分之九十九。我看总而言之，是女子不学之过。”我听了这话，想起石映芝的事，因对继之等述了一遍，大家叹息一番。

到了晚上，继之便邀了我和德泉、子安一同到尚仁里去吃酒。那妓女叫金赛玉。继之又去请了两个客，一个陈伯琦，一个张理堂，都是生意交易上素有往来的人。我们这边才打算开席，忽然丫头们跑来说：“快点看，快点看！马老太太来点香烛了。”于是众人都走到窗户上去看。只见一个大脚老婆子，生得又肥又矮，手里捧着一对大蜡烛，步履蹒跚的走了进来。他走到客堂之后，楼上便看他不见了，不知他如何叩头礼拜，我们也不去查考了。

忽然又听得隔房一阵人声，叽叽喳喳说的都是天津话。我在门帘缝里一张，原来也是一帮客人，在那里大说大笑，彼此称呼，却又都是大人、大老爷，觉得有点奇怪。一个本房

的丫头，在我后面拉了一把道：“看甚么？”我顺便问道：“这是甚么客？”那丫头道：“是一帮兵船上的客人。”我听他那边的说话，都是粗鄙不文的，甚以为奇。忽又听见他们叽哩咕噜的说起外国话来，我以为他们请了外国客来了，仔细一看，却又不然，两个对说外国话的，都是中国人。

我们这边席面已经摆好，继之催我坐席，随便拣了一个靠近那门帘的坐位坐下，不住的回头去张他们。忽然听见一个人叫道：“把你们的帐房叫了来，我要请客了。”过了一会，又听得说道：“写一张到同安里‘都意芝’处请李大人；再写一张到法兰西大马路‘老宜青’去。”又听见一个苏州口音的问道：“‘老宜青’是甚么地方？”这个人道：“王大人，你可知李大人今天是到‘老宜青’么？”又一个道：“有甚么不是，张裁缝请他呢，他们宁波人最相信的是他家。”此时这边坐席已定，金赛玉已到那边去招呼。便听见赛玉道：“只怕是老益庆楼酒馆。”那个人拍手道：“可不是吗！我说了‘老宜青’，‘老宜青’，你们偏不懂。”赛玉道：“张大人请客，为甚不自己写条子，却叫了相帮来坐在这里（苏、沪一带，称妓院之龟奴曰相帮）？”那个人道：“我们在船上，向来用的是文案老夫子，那怕开个条子买东西，自己都不动手的。今天没带文案来，就叫他暂时充一充罢。”

正说话间，楼下喊了一声“客来”，接着那边房里一阵声乱说道：“李大人来了，李大人来了！客票不用写了，写局票罢。李大人自然还是叫‘都意芝’了？”那李大人道：“算了，你们不要乱说了。原来他不是叫‘都意芝’，是叫‘约意芝’的。那个字怎么念成‘约’字，真是奇怪！”一个说道：“怎

么要念成‘约’字，只怕未必。”李大人道：“刚才我叫张裁缝替我写条子，我告诉他‘都意芝’，他茫然不懂，写了个‘多意芝’。我说不是的，和他口讲指画，说了半天，才写了出来，他说那是个‘约’字。”旁边一个道：“管他‘都’字‘约’字，既然上海人念成‘约’字，我们就照着他写罢，同安里‘约意芝’，快写罢。”又一个道：“我叫公阳里‘李流英’。那个‘流’字，却不是三点水的，颞琐得很。”又听那龟奴道：“到底是那个流？我记得公阳里没有‘李流英’。”一个说道：“我天天去的，为甚没有。”龟奴道：“不知在那一家？”那个人道：“就是三马路走进头一家。”龟奴道：“头一家有一个李毓英，不知是不是？”那人道：“管他是不是，你写出来看。”歇了一会，忽然听见说道：“是了，是了。这里的人很不通，为甚么任甚么字，都念成‘约’字呢？”我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方才那个‘约意芝’，也是郁意芝之误，不觉好笑。

继之道：“你好好的酒不喝，菜不吃，尽着出甚么神？”我道：“你们只管谈天吃酒，我却听了不少的笑话了。”继之道：“我们都在这里应酬相好，招呼朋友，谁象你那个模样，放现成的酒不喝，却去听隔壁戏。到底听了些甚么来？”我便把方才留心听来的，悄悄说了一遍，说的众人都笑不可仰。继之道：“怪道他现成放着吃喝都不顾，原来听了这种好新闻来。”陈伯琦道：“这个不足为奇，我曾经见过最奇的一件事，也是出在兵船上的。”

正是：鹅鹳军中饶好汉，燕莺队里现奇形。未知陈伯琦还说出甚么奇事来，且待下回再记。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当下陈伯琦道：“那边那一班人，一定是北洋来的。前一回放了几只北洋兵船到新加坡一带游历，恰好是这几天回到上海，想来一定是他们。他们虽然不识字，还是水师学堂出身，又在兵船上练习过，然后挨次推升的，所以一切风涛沙线，还是内行。至于一旦海疆有事，见仗起来是怎么样，那是要见了事才知道的了。至于南洋这边的兵船，那希奇古怪的笑话，也不知闹了多少。去年在旅顺南北洋会操，指定一个荒岛作为敌船，统领发下号令，放舢舨，抢敌船，于是各兵船都放了舢舨，到那岛上去。及至查点时，南洋各兵，没有一个带干粮的。操演本来就是预备做实事的规模，你想一旦有事也是如此，岂不是糟糕了么！操了一趟，闹的笑话也不知几次。这些且不要说他，单说那当管带的。有一位管带，也不知他是个甚么出身，莫说风涛沙线一些不懂，只怕连东南西北他还没有分得清楚呢。恰好遇了一位两江总督，最是以察察为明的，听见人说这管带不懂驾驶，便要亲身去考察。然而这位先生，向来最是容易蒙蔽的。他从前在广东时候，竭力提倡蚕桑，一个月里头，便动了十多回公事，催着兴办，动支的公款，也不知多少。若要问到究竟，那一个是实力奉行的，徒然添了一个题目，叫他们弄钱。过了半年光景，他忽

然有事要到肇庆去巡阅，他便说出来要顺便踏勘桑田。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吓得那些承办蚕桑的乡绅，屎屁直流！这回是他老先生亲身查勘的，如何可以设法蒙蔽呢？内中却出来了一个人，出了个好主意，只要三万银子，包办这件事。众人便集齐了这笔款，求他去办。他得了这笔款，便赶到西南（三水县乡名）上游两岸的荒田上，连夜叫人扎了篱笆，自西南上游，经过芦包以上，两岸三四百里路，都做起来。又在篱笆外面，涂了一块白灰，写了‘桑园’两个字，每隔一里半里，便做一处。不消两天，就做好了。到得他老先生动身那天，他又用了点小费，打点了衙门里的人役，把他耽搁到黄昏时候，方才动身。恰好是夜月色甚好，他老先生高兴，便叫小火轮连夜开船，走到西南以上，只见两岸全是桑园，便欢喜得他手舞足蹈起来。你说这么一个混沌的人，他这回要考察那兵船管带，还不是一样被他瞒过么。”

我道：“他若要亲身到了船上看他驾驶，又将奈何！”伯琦道：“便亲看了又怎么。我还想起他一个笑话呢。他到了两江任上，便有一班商人具了一个禀帖，去告一个厘局委员。他接了禀帖，便大发雷霆。恰好藩台来禀见，他便立刻传见，拿了禀帖当面给藩台看了，交代即日马上立刻把那委员撤了差，调到省里来察看。藩台奉了宪谕，如何敢怠慢，回到衙门，便即刻备了公事，把那委员撤了。撤了之后，自然要另委一个人去接差的了。这个新奉委的委员接了札子之后，谢过藩台，便连忙到制台衙门去禀知、禀谢。他老先生看见了手本，便立刻传见。见面之后，人家还在那里行礼叩头谢委，未曾起来，他便拍手跳脚的大骂，说你在某处厘局，怎样营私舞弊，

怎样被人告发，怎样辜负宪恩，怎样病商病民，‘我昨天已经交代藩司撤你的差，你今天还有甚么脸面来见我！’从人家拜跪时骂起，直骂到人家起来，还不住口。等人家起来了，站在那里听他骂。他骂完了，又说：‘你还站在这里做甚么！好糊涂的东西，还不给我滚出去！’那新奉委的直到此时才回说：‘卑职昨天下午才奉到藩司大人的委札，今天特来叩谢大帅的。’他听了这话，才呆了半天，嘴里不住的荷荷荷荷乱叫，然后让坐。你想这种糊涂虫，叫他到船上去考验管带，那还不容易混过去么。然而他那回却考察得凶，这管带也对付得巧。他在南京要到镇江、苏州这边阅操，便先打电报到上海来调了那兵船去，他坐了兵船到镇江。船上本来备有上好办差的官舱，他不要坐，偏要坐到舵房里，要看管带把舵。那管带是预先得了信的，先就预备好了，所以在南京开行，一直把他送到镇江，非常安稳。骗得他呵呵大笑，握着管带的手说道：‘我若是误信人言，便要委屈了你。’从此倒格外看重了这管带。你说奇不奇！”我道：“既然被他瞒过了，从此成了知遇，那倒不奇。只是他向来不懂驾驶的，忽然能在江面把舵，是用的甚么法子？这倒有点奇呢！”继之道：“我也急于要问这个。”伯琦道：“兵船上的规矩，成天派一个兵背着一杆枪，在船头了望的，每四点钟一班；这个兵满了四点钟，又换上一个兵来，不问昼夜风雨，行驶停泊，总是一样的。这位管带自己虽不懂驾驶，那大副、二副等却是不能不懂的。他得了信，知道制台要来考察，他便出了一个好主意，预先约了大副，等制台叫他把舵时，那大副便扮了那个兵，站在船头上：舵房是正对船头的，应该向左扳舵时，那大副便

走向左边；应该向右扳舵时，那大副便向右边走；暂时不用扳动时，那大副就站定在当中。如此一路由南京到了镇江，自然无事了。”众人听说，都赞道：“妙计，妙计！莫说由南京到镇江，只怕走一趟海也瞒过了。”伯琦道：“所以他才从此得了意，不到一年，便做了南洋水师统领啊。”

我道：“照这样蒙蔽，自然任谁都被蒙蔽住了。”伯琦道：“不然，那位制军是格外与人不同的。就是那回阅操，阅到一个甚么军，这甚么军是不归标的，另外立了名目，委了一个候补道去练起洋操来，说是练了这一军，中国就可以自强的。他阅到这甚么军时，那一位候补道要卖弄他的精神，请了许多外国人来陪制台看操；看过了操，就便在演武厅吃午饭，办的是西菜。谁知那位制军不善用刀叉，在席上对了别人发了一个小议论，说是西菜吃味很好，不过就是用刀叉不雅观。这句话被那位候补道听见了，到了晚上，便请制台吃饭，仍然办的是西菜，仍用的是西式盘子，却将一切牛排、鸡排是整的都切碎了，席上不放刀叉，只摆着筷子。那制台见了，倒也以为别致。他便说道：‘凡善学者当取其所长，弃其所短。职道向来都很重西法，然而他那不合于我们中国所用的，未尝不有所弃取。就如吃东西用刀叉，他们是从小用惯了的，不觉得怎样；叫我们中国人用起来，未免总有点不便当。所以职道向来吃西菜，都是舍刀叉而用筷子的。’只这么一番说话，就博得那制军和他开了一个明保，那八个字的考语，非常之贴切，是‘兼通中外，动合机宜’。”继之笑道：“为了那一顿西菜出的考语，自然是确切不移的了。”说的大家一笑。大众一面谈天，一面吃喝，看着菜也上得差不多了，于是再喝过

几怀，随意吃点饭就散了座。

赛玉忽向继之问道：“你们明天可看大出丧（凡富家之丧，于出殡时多方铺排，卖弄阔绰者，沪谚谓之大出丧）？”继之道：“我不知道。是谁家大出丧？”赛玉道：“咦！哪个不知道金姨太太死了，明天大出丧，你怎么不知道！”金子安道：“好好的你为甚要带了我姓说起来？”赛玉笑道：“他是姓金的，我总不好说他姓银。”我道：“大不了一个姨太太罢了，怎么便大出丧起来？”子安道：“这件事提起来，你要如遇故人的。然而说起来话长，我们回去再谈罢。”伯琦、理堂也同说道：“时候不早了，我们都散了罢。”于是一同出门，分路各回。

我回到号里，就问子安为甚么说这件事我要如遇故人。子安道：“你忘了么？我看见你从前的笔记，记着那年到汉口去，遇了甚么督办夫人吃醋，带了一个金姨太太从上海赶到汉口，难道你忘了么？”我道：“这件事，一碰好几年了，难道就是那位金姨太太么？那位夫人醋性如此之利害，一个姨太太死了，怎肯容他大铺排？”子安道：“你不曾知道这位姨太太的来历，自然那么说。须知他非但入门在这位继配夫人之前，并且他曾有大恩德于这位督办的。这位督办本来是个宦家公子出身。他老太爷做过一任抚台才告老回家。这督办二十多岁时，便捐了个佐杂，在外面当差。老人家是现任的大员，自然有人照应，等到他老太爷告老时，他已经连捐带保的弄到一个道台了，只差没有引见。因为老子回家享福了，他也就回家鬼混。不知怎样，弄得失爱于父，就跑到上海来，花天酒地的乱闹。那时候那金姨太太还在妓院里做生意呢，他两个就认识了。后来那位金姨太太嫁了一个绸庄的东家，姓蒯

的，局面虽大，年纪可也不小了。况且又是一个鸦片烟鬼，一年到头，都是起居无节，饮食失时的。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况且又是出身妓院的，如何合他过得日子来，便不免与旧日情人，暗通来往。这位督办，那时候正在上海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正好有工夫做那些不相干的闲事。不知他两人怎样商通了，等到六月里，那位蒯老太太照例是要带了合家人等到普陀烧香的。本来那位姨太太也要跟着去的，他偏有计谋，悄悄地只对那鸦片鬼说，腹中震动，似是有喜。有了这个喜信，老太太自然要知道的，便说既是有喜，恐妨动了胎，就不要去了，留下他看家罢。这么一来，正中了他的下怀，等各人走过之后，他才不慌不忙的收拾了许多金珠物件，和那位督办大人坐了轮船，逃之夭夭的到天津去了。从天津进京，他两个一路上怎生的盟天誓地，这是我们旁人不得而知的。单知道那督办答应过他，以后如果得意，一定以嫡礼相待。”

我道：“这又怎么能知道的呢？”子安道：“你且莫问，听我说下去，自然有交代啊。他两个到京之后，就仗着蒯家带出来的金珠，各处去打点。天下事自然钱可通神，况且那督办又是前任二品大员之子，寅谊、世谊总还多。被他打通了路子，拜了两个阔老师，引见下来，就得了一个记名简放。他有了这个引子，就格外的打点，格外的应酬，不到半年便放了海关道，堂哉皇哉的带了家眷，出京赴任。到了地头，自然有人办差，打好了公馆。新道台择了接印日期，颁了红谕出去，到了良时吉日，便具了朝衣朝冠，到衙门接印。再过几天，前任的官眷搬出衙门，这边便打发轿子去接姨太太入衙。谁知去接一次不来，两次不来。新道台莫名其妙，只得

亲身到公馆里，问是甚么事。

“那位金姨太太面罩重霜的不发一言，任凭这边赔尽小心，那边只是不理不睬。急得新道台没法，再三的柔声下气去问。姨太太恼过了半天，方才冷笑道：‘好个嫡礼相待！不知我进衙门该用甚么礼，就这么一乘轿子就要抬了去！我以为就是个丫头，老远的跟了大人到任，也应该消受得起的了，却原来是大人待嫡之礼！’新道台听了，连忙说道：‘该死，该死！这是我的不是。’又回头骂伺候的家人道：‘你这班奴才，为甚么办差办得那么糊涂！又不上来请示！一班王八都是饭桶！还不过来认罪！’在那里伺候的家人有十来个，便一字儿排列在廊檐底下，行了个一跪三叩礼，起来又请了一个安。这一来，才得姨太太露齿一笑道：‘没脸面的，自己做错了事，却压着奴才们代你赔礼。’新道台得了这一笑，如奉恩诏一般，马上分付备了执事及绿呢大轿，姨太太穿了披风红裙，到衙门去了。自从那回事出了之后，他那些家人传说出来，人家才知道他嫡礼相待之誓。”我道：“这等相待，不怕僭越了么？”子安道：“岂但如此，他在衙门里，一向都是穿的红裙。后来那督办的正室夫人也到了，倘使仍然如此，未免嫡庶不分；然而叫他不穿，他又不肯。后来想了一个变通办法，姨太太穿的裙，仍然用大红裙门，两旁打百裱的，用了青黄绿白各种艳色相间，叫做‘月华裙’；还要满镶裙花，以掩那种杂色。此刻人家的姨娘都穿了月华裙，就是他起的头了。后来正室死了，在那督办的意思，是不再娶的了，只把这一位受恩深重的姨太太扶正了，作为聊报涓埃；倒是他老太爷一定不肯，所以才续娶了吃大醋的那一位。那一位虽然醋心重，然而见

了金姨太太，倒也让他三分，这也是他饮水思源的意思。此刻他死了，他更乐得做人情了，还争甚么呢。”我道：“这位先生不料闹过这种笑话。”子安道：“他在北边闹的笑话多呢。”我道：“我最欢喜听笑话，何妨再告诉点给我听呢。”子安道：“算了罢，他的事情要尽着说，只怕三天三夜都说不尽呢。时候不早了，要说，等明天空了再说罢。”当下各自归寝。

到了次日，我想甚么大出丧，向来在上海倒不曾留心看过，倒要去看看是甚么情形，便约定继之，要吃了早饭一同出去看看。继之道：“知他走那条路，到那里去碰他呢？”子安道：“不消问得，大马路、四马路是一定要走的。”于是我和继之吃过早饭，便步行出去，走到大马路，自西而东，慢慢的行去。一路走过，看见几处设路祭的，甚么油漆字号的，木匠作头的，煤行里的，洋货字号里的，各人分着帮，摆设了猪羊祭筵，衣冠济济的在那里伺候。走到石路口，便远远的望见从东面来了。我和继之便站定了。此时路旁看的，几于万人空巷，大马路虽宽，却也几乎有人满之患。只见当先是两个纸糊的开路神，几几乎高与檐齐。接着就是一对五彩龙凤灯笼。以后接二连三的旗锣扇伞，衔牌职事，那衔牌是甚么布政使司布政使，甚么海关道，甚么大臣，甚么侍郎，弄得人目迷五色。以后还有甚么顶马、素顶马、细乐、和尚、师姑、道士、万民伞、逍遥伞、铭旌亭、祭亭、香亭、喜神亭、功布、亚牌、马执事，等类，也记不尽许多。还有一队西乐。魂轿前面，居然用奉天诰命、诰封恭人、晋封夫人、累封一品夫人的素衔牌。魂轿过后，便是棺材，用了大红缎子平金的大棺罩，开了六十四抬。棺材之后，素衣冠送的，不计其

数，内着轿子，足有四五百乘。过了半天，方才过完，还要等两旁看热闹的人散了，我们方才走得动。和继之绕行到四马路去，谁知四马路预备路祭的人家更多，甚么公司的，甚么局的，甚么栈的，一时也记不清楚。我和继之要找一家茶馆去歇歇脚，谁知从第一楼（当时四马路最东之茶馆）起，至三万昌（四马路最西之茶馆）止，没有一家不是挤满了人的，都是为看大出丧而来。我两个没法，只得顺着脚打算走回去。谁知走到转角去处，又遇见了他来了。我不觉笑道：“犯了法的，有游街示众之务。不料这位姨太太死了，也给人家抬了棺材去游街。”正是：任尔铺张夸伐阅，有人指点笑游街。未知以后还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继之笑道：“自从有大出丧以来，不曾有过这样批评，却给你一语道着了。我们赶快转弯，避了他罢。”于是向北转弯，仍然走到大马路。此时大马路一带倒静了，我便和继之两个，到一壶春茶馆里泡一碗茶歇脚。只听得茶馆里议论纷纷，都是说这件事，有个夸赞他有钱的，有个羡慕死者有福的。

我问继之道：“别的都不管他，随便怎么说，总是个小老

婆，又不曾说起有甚么儿子做官，那诰封恭人、晋封夫人的衔牌，怎么用得出？”继之笑道：“你还不知道呢，小老婆用诰命衔牌，这件事已经通了天，皇帝都没有说话的了。”我道：“哪里有这等事！”继之道：“前年两江总督死了个小老婆，也这么大铺张起来，被京里御史上折子参了一本，说他滥用朝廷名器。须知这位总督是中兴名臣，圣眷极隆的，得了折子，便降旨着内阁抄给阅看，并着本人自己明白回奏。这位总督回奏，并不推辞，简直给他承认了，说：‘臣妾病歿，即令家人等买棺盛殓，送回原籍。家人等循俗例为之延僧礼忏；僧人礼忏，例供亡者灵位，不知称谓，以问家人。家人无知，误写作诰封爵夫人’云云。末后自己引了一个失察之罪。这件事不是已经通了天的么。何况上海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曾经见过一回，西合兴里死了一个老鸨，出殡起来，居然也是诰封宜人的衔牌。后来有人查考他，说他姘了一个县役（按：姘，古文嫖字，吴侬俗谚读若姘。不媒而合，无礼之娶，均谓之姘），这个县役因缉捕有功，曾经奖过五品功牌的。这一说虽是勉强，却还有勉强的说法。前一回死了一个妓女，他出殡起来，也用了诰封宜人、晋封恭人的衔牌，你说这还有甚么道理。”我笑道：“姘了个五品功牌的捕役，可以称得宜人；做妓女的，难道就不许他有个四五品的嫖客么。”继之道：“若以嫖客而论，又何止四五品，他竟可用夫人的衔牌了。总而言之，上海地方久已没了王法，好好的一个人，倘使没有学问根底，只要到上海租界上混过两三年，便可以成了一个化外野人的。你说他们乱用衔牌是僭越，试问他那‘僭越’两个字，是怎么解？非但他解说不出来，就是你解说给他听，说

个三天三夜，他还不懂呢。”我道：“这个未免说得太过罢。”继之道：“你说是说得太过，我还以为未曾说得到家呢。”我道：“难道今日那大出丧之举，他既然是做着官的，难道还不解僭越么？”继之道：“正惟这一班明知故犯的忘八蛋做了出来，才使得那一班无知之徒跟着乱闹啊。你以为我说他们不解‘僭越’二字，是说的太过，还有一件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他们会不懂的，我等一会告诉你。”我道：“又何必等一会呢。”继之道：“我只知得一个大略，德泉他可以说得原原本本，你去问了他，好留着做笔记的材料。”我道：“既如此，回去罢。”于是给过茶钱，下楼回去。

到得号里，德泉、子安都在那里有事。我也写了几封信，去京里及天津、张家湾、河西务等处。一会儿便是午饭。饭后大家都空闲了，继之却已出门去了，我便问德泉说那一件事。德泉道：“到底是那一件事？这样茫无头绪的，叫我从何说起！”我回想一想，也觉可笑，于是把方才和继之的议论，告诉了他一遍。又道：“继之说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居然有人不懂的，你只向这个着想。”德泉道：“这又从何想起！”我又道：“继之说我听了又可以做笔记材料的。”德泉正在低头寻思，子安在旁道：“莫不是李雅琴的事？”德泉笑道：“只怕继翁是说的他。去年我们谈这件事时，就说过可惜你不在座，不然，又可以做得笔记材料的了。”我道：“既如此，不问是不是，你且说给我听。”

德泉道：“这李雅琴本来是一个著名的大滑头（滑头，沪谚。小滑头指轻薄少年而言，大滑头则指专以机械阴险应人，而又能自泯其迹，使人无如之何者而言），然而出身又极其寒

苦，出世就没了老子。他母亲把他寄在人家哺养，自己从宁波走到上海，投在外国人家做奶妈。等把小孩子奶大了，外国人还留着他带那小孩子。他娘就和外国人说了个情，要把自己孩子带出来，在自己身边。外国人答应了，便托人从宁波把他带了到上海。这是他出身之始。他既天天在外国人家里，又和那小外国人在一起，就学上了几句外国话。到了十二三岁上，便托人荐到一家小钱庄去学生意。这年把里头，他的娘就死了。等他在钱庄上学满了三年，不过才十五六岁，庄上便荐他到一家洋货店里做个小伙计。他人还生得干净，做事也还灵变，那洋货店的东家，很欢喜他；又见他没了父母，就认他做个干儿子。在那洋货店里做了五六年，干老子慢慢的渐见信用了；他的本事也渐渐大了，背着干老子，挪用了店里的钱做过几票私货，被他赚了几个。干老子又帮他忙，于是娶了一房妻子，成了家。那年恰好上海闹时症，他干老子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不到一个月，他干老子也死了，只剩了一个干娘。他就从中设法，把一家洋货店，全行干没了过来，就此发财起家，专门会做空架子。那洋货店自归了他之后，他便把门面装璜得金碧辉煌，把些光怪陆离的洋货，罗列在外。内中便惊动了一个专办进口杂货的外国人，看见他外局如此热闹，以为一定是个大商家了，便托出人来，请他做买办。他得了那买办的头衔，又格外阔起来。本事也真大，居然被他一帆风顺的混了这许多年。又捐了一个不知靠得住靠不住的同知，加了个四品衔，便又戴了一个蓝顶子充官场。前几年又弄着一个军装买办，走了一回南京，两回湖北，只怕做着了两票买卖。这军装买卖，是最好赚钱的，不知被他

捞了多少。去年又想闹阔了，然而苦于没有题目，穷思极想，才想得一个法子，是给他娘做阴寿。你想他从小不曾读过书的，不过在小钱庄时认识过几个数目字，在洋货店时强记了几个洋货名目字，这等人如何会做事？所以他一向结识了一个好友华伯明。这华伯明是苏州人，倒是个官家子弟。他父亲是个榜下知县，在外面几十年，最后做过一任道台；六十岁开外，告了病，带了家眷，住在上海；这两年只怕上七十岁了。只有伯明一个儿子，却极不长进，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只有一样长处，出来见了人，那周旋揖让，是很在行的。所以李雅琴十分和他要好。凡遇了要应酬官场的事，无不请他来牵线索，自己做傀儡。就是他到南京，到湖北，要见大人先生，也先请了伯明来，请他指教一切；甚至于在家先演过几次礼，盘算定应对的话，方才敢去。这一回要拜阴寿，不免又去请伯明来主持一切。伯明便代他铺张扬厉起来，甚么白云观七天道士忤，寿圣庵七天和尚忤，家里头却铺设起寿堂来，一样的供如意，点寿烛。预先十天，到处去散帖。又算定到了那天，有几个客来，屈着指头，算来算去，甚么都有了，连外国人都可以设法请几个来撑持场面，炫耀邻里。只可惜计算定来客，无非是晶顶的居多，蓝顶的已经有限，戴亮蓝顶的计算只有一个，却没有戴红顶的；一定要伯明设法弄一个红顶的来。伯明笑道：‘你本来没有戴红顶的朋友，叫我到那里去设法。’雅琴便闷闷不乐起来。伯明所以结交雅琴之故，无非是贪他一点小便宜，有时还可以通融几文。有了这个贪念，就不免要竭力交结他。看见他闷闷不乐，便满肚里和他想法子。忽然得了一计道：‘有便有一个人，只是难请。’

雅琴便问甚么人。伯明道：‘家父有个二品衔，倒是个红顶；只是他不见得肯来。’雅琴听说，欢喜得直跳起来道：‘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无论如何，你总要代我拉了来的。’伯明道：‘如何拉得来？’雅琴道：‘是你老子，怎么拉不动？’伯明道：‘你到底不懂事。若是设法求他请他，只怕还有法子好想。’雅琴道：‘这又奇了！儿子和老子还要那么客气？’伯明笑道：‘我便是父子，你一面也不曾见过，怎么不要客气。’雅琴道：‘所以我叫你去拉，不是我自己去拉。’伯明道：‘请教我怎么拉法呢？又不是我给母亲做阴寿。’雅琴棱了半天道：‘依你说有甚么法子好想？’伯明道：‘除非我引了你到我家里去，先见过他，然后再下一副帖子，我再从中设法，或者可以做得到的。’雅琴大喜，即刻依计而行。伯明又教了他许多应对的话，与及见面行礼的规矩，雅琴要巴这颗红顶子来装门面，便无不依从。果然伯明的老子华国章见了雅琴，甚是欢喜。于是雅琴回来，就连忙补送一分帖子去。

“此时日子更近了，陆续有人送礼来，一切都是伯明代他支应；又预备叫一班髦儿戏来，当日演唱。到了正日的头一天，便铺设起寿堂来，伯明亲自指挥督率，铺陈停妥，便向雅琴道：‘此刻可请老伯母的喜神出来了。’雅琴道：‘甚么喜神？’伯明道：‘就是真容。’雅琴道：‘是甚么样的？’伯明道：‘一个人死了，总要照他的面庞，画一个真容出来，到了过年时，挂出来供奉，这拜阴寿更是必不可少的。’雅琴愕然道：‘这是向来没有的。’伯明道：‘这却怎么处？偏是到今天才讲起来；若是早几天，倒还可以找了百象图，赶迫一个。’雅琴道：‘买一个现成的也罢。’伯明道：‘这东西那里有现成的。’

雅琴道：‘难道是外国的定货？’伯明道：‘你怎么死不明白！这喜容或者取生前的小照临下来的，或者生前没有小照，便是才死下来的时候对着死者追摹下来的。各人各象，那里有现成的卖！’雅琴道：‘死下来追摹，也得象么？’伯明道：‘那怕不象，他是各人自己的东西，那里有拿出来卖的。’雅琴道：‘那么说，不象的也可以充得过了？’伯明笑道：‘你真是糊涂！谁管你象不象，只要有这样东西。’雅琴道：‘我不是糊涂，我是要问明白了，倘使不象的也可以，倒有法子想。’伯明问甚么法子。雅琴道：‘可以设法去借一个来。’伯明听说，倒也呆了一呆，暗暗服他聪明。因说道：‘往那里借呢？’雅琴道：‘借到这样东西，并且非十分知己的不可，我想一客不烦二主，就求你借一借罢。无论你家那一代的祖老太婆，暂时借来一用，好在只挂一天，用不坏的；就是坏了，我也赔得起。’伯明道：‘祖上的都在家乡存在祠堂里，谁带了这家伙出门。只有先母是初到上海那年，在上海过的，有一轴在这里。’雅琴道：‘那么就求你借一借罢。’伯明果然答应了，连忙回家，瞒着老子，把一轴喜神取了出来，还到老子跟前，代雅琴说了几句务求请去吃面的话，方才拿了喜神，径到李家，就把他挂起来。雅琴看见凤冠霞帔，画的十分庄严，便大喜道：‘办过这件事之后，我要照样画一张，倒要你多借几天呢。’伯明一面叫人挂起来，一面心中暗暗好笑：明天他拜他娘的寿，不料却请了我的娘来享用。并且我明天行礼时，我拜我的娘，他倒在旁边还礼，岂不可笑。心里一面暗想，一面忍笑，却不曾听得雅琴说的话。

“到了次日，果然来拜寿的人不少，伯明又代他做了知客。

到得十点钟时，那华国章果然具衣冠来了。在寿堂行过礼之后，抬头见了那幅喜神，不觉心中暗暗疑讶。此时伯明不便过来揖让，另外有知客的，招呼献茶。华老头子有心和那知客谈天，谈到李老太太，便问不知是几岁上过的，那知客回说不甚清楚，但知道雅翁是从小便父母双亡的。老头子一想，他既是从小没父母，他的父母总是年轻的了，何以所挂的喜神，画的是一个老嫗。越想越疑心，不住的踱出寿堂观看，越看越象自己老婆的遗象，便连面桌也不曾好好的吃，匆匆辞了回去，叫人打开画箱一查，所有字画都不缺少，只少了那一轴喜神。不觉大怒起来，连忙叫人赶着把伯明叫回来。那伯明在李家正在应酬的高兴，忽然一连三次，家里人来叫快回去，老爷动了大气呢。伯明还莫名其妙，只得匆匆回家。入得门时，他老子正拄着拐杖，在那里动气呢。见了伯明，兜头就是一杖，骂道：‘我今日便打死你这畜生！你娘甚么对你不住，他六十多岁上才死的，你还不容他好好的在家，把他送到李家去，逼着你已死的母亲失节。害着我这个未死的老子，当一个活乌龟！’说着，又是一杖，又骂道：‘还怕我不知道，故意引了那不相干的杂种来，千求万求，要我去，要我去！我老糊涂，睡在梦里，却去露一张乌龟脸给人家看！你这是甚么意思！我还不打死你！’说着，雨点般打下来。打了一顿，喝家人押着去取了喜容回来。伯明只得带了家人，仍到雅琴处，一面叫人赏酒赏面，给那家人，先安顿好了；然后拉了雅琴到僻静处，告诉了他，便要取下来。雅琴道：‘这件事说不得你要担代这一天的了，此刻正要他装门面，如何拿得下来。’伯明正在踌躇，家里又打发人来催了，伯明、雅琴无可奈何，只得取下交来人带回去，换上一幅麻姑画像。继

之对你说的，或者就是这件事。”

说声未绝，忽然继之在外间答道：“正是这件事。”说着，走了进来。笑道：“你们说到商量借喜神时，我已经回来了，因为你们说得高兴，我便不来惊动。”又对我说道：“你想喜神这样东西能借不能借，不是三岁孩子都知道的么，他们居然不懂，你还想他们懂的甚么叫做‘僭越’。”子安道：“喜神这样东西虽然不能借，却能当得钱用。”我道：“这更奇了！”子安道：“并不奇。我从前在宁波，每每见他们拿了喜神去当的。”我道：“不知能当多少钱？”子安道：“那里当得多少，不过当二三百文罢了。”我道：“这就没法想了。倘是当得多的，那些画师没有生意，大可以胡乱画几张裱了去当；他只当得二三百文，连裱工都当不出来，那就不行了。但不知拿去当的，倘使不来赎，那当铺里要他那喜神作甚么？”继之笑道：“想是预备李雅琴去买也。”说的众人一笑。

正是：无端市道开生面，肯代他人贮祖宗。未知典当里收当喜神，果然有甚么用，且待下回再记。

第八十回

贩丫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

子安道：“那里有不来取赎的道理。这东西又不是人人可当，家家收当的，不过有两个和那典伙相熟的，到了急用的

时候，没有东西可当，就拿了这个去做个名色，等那典伙好有东西写在票上，总算不是白借的罢了。”各人听了，方才明白这真容可当的道理。我从这一次回到上海之后，便就在上海住了半年。继之趁我在上海，便亲自到长江各处走了一趟，直到次年二月，方才回来。我等继之到了上海，便附轮船回家去走一转。喜得各人无恙，撒儿更加长大了。我姊姊已经择继了一个六岁大的侄儿子为嗣，改名念椿，天天和撒儿一起，跟着我姊姊认字。我在家又盘桓了半年光景，继之从上海回来了，我和继之叙了两天之后，便打算到上海去。继之对我说道：“这一次你出去，或是烟台，或是宜昌，你拣一处去走走，看可有合宜的事业，不必拘定是甚么。”我道：“亮臣在北边，料来总妥当；所用的李在兹，人也极老实，北边是暂时不必去的了。长江一带，不免总要去看看；几时到了汉口，或者走一趟宜昌，或者沙市也可以去得。”继之道：“随便你罢。你爱怎样就怎样，我不过这么提一提。各处的当事人，我这几年虽然全用了自己兄弟子侄，至于他们到底靠得住靠不住，也要你随事随时去查察的。”我应允了。不到几天，便别过众人，仍旧回上海去。

刚去得上海，便接了芜湖的信，说被人倒了一笔帐，虽不甚大，却也得去设法。我就附了江轮到芜湖去，耽搁了十多天，吃点小亏，把事情弄妥了，便到九江走了一趟。见诸事都还妥当，没甚耽搁，便附了上水船到汉口。考察过一切之后，便打算去宜昌。这几年永远不曾接过我伯父一封信。从前听说在宜昌，此时不知还在那边不在。便托人过江到武昌各衙门里去打听，不两日，得了实信，说是在宜昌掣验局里。

我便等到有宜昌船开行，附了船到宜昌去，就在南门外江边一家吉升栈住下，安顿好行李，便去找掣验局。

这个局就在城外，走不多路就到了。我抬头看时，只有一间房子，敞着大门，门外挂了一面掣验川盐局的牌子，两旁挂了两扇虎头牌，里面坐着两个穿号衣的局勇。我暗想，这么就算一个局了么。我伯父又在那里呢。不免上前去问那局勇。谁知我问的这个，那一个答应起来了，说道：“他是个聋子。你问的是谁？”我就告诉他。那局勇听见说是本局老爷的侄少爷，便连忙站起来回说道：“老爷向来不在局里办事，住在公馆里。”我问公馆在甚么地方。局勇道：“就在南门里不远。少爷初到不认得路，我领了去罢。”我道：“那么甚好。”那局勇便走在前面。我看他走路时，却又是个跛的，不觉暗暗好笑。他一拐一拐的在前面走，我只得在后面跟着。进了城不多点路就到了。那局勇急拐了两步，先到门房去告诉。门房里家人听说，便通报进去。我跟着到了客堂站定。只见客堂东面辟了一座打横的花厅，西面是个书房，客堂前面的天井很大，种了许多花，颇有点小花园的景致，客堂后面还有一个天井，想是上房了。

不一会，我伯父出来，我便上前叩见。同入到花厅，伯父命坐，我便在一旁侍坐。伯父问道：“你这回来做甚么？”我道：“侄儿这几年总跟着继之，这回是继之打发来的。”伯父道：“继之撤了任之后，又开了缺了。近来他又有了差使么？”我道：“没有差使，近年来继之入了生意一途。侄儿这回来，是到此地看看市面的。”伯父道：“好好的缺，自己去干掉了，又闹甚么生意！年轻人总欢喜胡闹！那么说，你也跟着他学

买卖了？”我道：“是。”伯父道：“宜昌是个穷地方，有甚么市面！你们近来做买卖很发财？”我听了没有答话。伯父又道：“论理要发财，就做买卖也一样发财。然而我们世家子弟，总不宜下与市侩为伍，何况还不见得果然发财呢。象你父亲，一定不肯做官，跑到杭州去，绸庄咧、茶庄咧，一阵胡闹，究竟躺了下来剩了几个钱？生下你来，又是这个样，真真是父是子了。你此刻住在那里？”我道：“住在城外吉升栈。”伯父道：“有几天耽搁？”我道：“说不定，大约也不过十天半月罢了。”伯父道：“没事可常到这里来谈。”说着，便站了起来。我只得辞了出来，依着来路出城。

回到吉升栈，只见栈门口挂着一条红彩绸，挤了十多个兵，那号衣是四川督学部院亲兵；又有几个东湖县民壮，东湖县的执事衔牌也在那里。我入到栈，开了房门，便有栈里的人来和我商量，要我另搬一个房，把这个房让出来。我本是无可无不可的，便问他搬到那里。他带我到一个房里去看，却在最后面又黑又暗、逼近厨房的所在。我不肯要这个房。他一定要我搬来，说是四川学台要住。我便赌气搬到隔壁一家兴隆栈里去了。搬定之后，才写了几封信，发到帐房里，托他们代寄。

对房住了一个客，也是才到的，出入相见，便彼此交谈起来。那客姓丁，号作之，安徽人，向在四川做买卖，这回才从四川出来。我也告诉他由吉升栈搬过来的缘故。作之道：“不合他同一栈也罢。我合他同一船来的，一天到夜，一夜到天亮，不是骂这个，便是骂那个，弄得昼夜不宁。”我道：“怎的那么的脾气？”作之道：“我起初也疑心，后来仔细打听

了，才知道他原来是受了一场大气，没处发泄，才借骂人出气的。”我道：“他从四川到此地，自然是个交卸过的了。四川学政本来甚好的，做满了一任，满载而归，还受甚么气呢。”作之道：“四川的女人便宜是著名的。省城里专有那贩人的事业；并且为了这事业，还专开了茶馆。要买人的，只要到那茶馆里拣了个座，叫泡两碗茶：一碗自己喝，一碗摆在旁边，由他空着。那些人贩看见，就知道你要买人了，就坐了过来，问你要买几岁的。你告诉了他，他便带你去看。看定了，当面议价，当面交价。你只告诉了他住址，他便给你送到。大约不过十吊、八吊钱，就可以买一个七八岁的了；十六七岁的是个闺女，不过四五十吊钱就买了来；如果是嫁过人的，那不过二十来吊钱也就买来了。这位学政大人在任上到处收买，统共买了七八十个，这回卸了事，便带着走。单是这班丫头就装了两号大船。走到嘉定，被一个厘局委员扣住了。”我道：“这委员倒是强项的。”作之道：“并不是强项，是有宿怨的。那学台初到任时，不知为的甚么事，大约总是为办差之类，说这个委员不周到，在上宪前说了他的坏话，这委员从此黑了一年多。去年换了藩台，这新藩台是和他有点渊源的，就得了这厘局差使。可巧他老先生赶在他管辖地方经过，所以就公报私仇起来。查着了之后，那委员还亲身到船上稟见，说：‘只求大人说明这七八十个女子的来历，卑职便可放行；卑职并不是有意苛求，但细想起来，就是大人官眷用的丫头，也没有如许之多，并且讯问起来，又全都是四川土音，只求大人交个谕单下来，说明白这七八十个女子从何处来，大人带他到何处去，卑职断不敢有丝毫留难。’那学台无可奈何，只

得向他求情。谁知他一味的打官话，要公事公办；一面就打迭通禀上台，一面把官船扣住。那学台只得去央及嘉定府去说情。留难了十多天，到底被他把两船女子扣住，各各发回原籍，听其父母认领，不动通禀的公事，算卖了面情给嘉定府。禀上去只说缉获水贩船二艘，内有女子若干口，水贩某人，已乘隙逃遁。由嘉定府出了一角通缉文书，以掩耳目，这才罢了。他受了这一场大气，破了这一注大财，所以天天骂人出气。其实四川的大员，无论到任卸任，出境入境，夹带私货是相沿成例的了。便是我这回附他的船，也是为了几十担土。”我道：“怎么那厘卡上没有查着你的土么？”作之道：“他在嘉定出的事，我在重庆附他来的，我附他的船时，早已出过了那回事了。”谈了一回，各自回房。

我住了两天，到各处去走走。大约此地系川货出口的总汇，甚么楠木、阴沉木最多。川里的药材也甚多，甚至杜仲、厚朴之类，每每有乡下人挑着出来，沿街求卖的。得暇我便到作之房里去，问问四川市面情形，打算入川走一趟。作之道：“四川此时到处风声鹤唳，没有要紧事，宁可缓一步去罢。”我道：“有了乱事么？”作之道：“乱事是没有，然而比有乱事还难过。”我道：“这又是甚么道理呢？”作之道：“因为出了一个骗子、一个蠢材，就闹到如此。那骗子扮了个算命看相之流，在成都也不知混了多少年了。忽然一天，遇了一个开酱园的东家来算命，他要运用那骗子手段，便恭维他是一个大贵之命，说是府上一定有一位贵人的，最好是把一个个的八字都算过。那酱园东家大喜，便邀他到家里去，把合家人的八字都写了出来请他算。”我道：“这酱园东家姓甚么？”作

之道：“姓张，是一个大富翁，川里著名的张百万。那骗子算到张百万女儿的一个八字，便大惊道：‘在这里了！这真是一位大贵人！’张百万问怎么贵法。他道：‘是一位正宫娘娘的命！就是老翁的命，也是这一位的命带起来的。不知是府上那一位？’张百万也大惊道：‘这是甚么话！无论皇上大婚已经多年，况且满、汉没有联婚之例，那里来的这个话！’骗子道：‘这件事自然不是凡胎肉眼所能看得见。我早就算定真命天子已经降世。我早年在湖北，望见王气在四川，所以跟寻到川里来，要寻访着了那位真命天子，做一个开国元勋。此刻皇帝不曾寻着，不料倒先寻见了娘娘。这位娘娘是府上甚么人，千万不要待慢了他！’张百万听得半疑半信，答道：‘这是我小女的命。’骗子听说，慌忙跪下叩头道：‘原来是国丈大人，恕罪，恕罪！’吓得张百万连忙还礼。又问道：‘依先生说，我女儿便是娘娘，但不知这真命天子在那里？我女儿又如何嫁得到他？近来虽有几家来求亲，然而又都是生意人，哪里有个真命天子在内！’骗子道：‘千万不可胡乱答应！倘把娘娘误许了别人，其罪不小！大凡真龙降生，没有一定之地。不信，你但看朱洪武皇帝，他看过牛，做过和尚，除了刘伯温，那个知道他是真命天子呢。’张百万道：‘话虽如此，但是我又不是刘伯温，那里去寻个朱洪武出来呢？’骗子道：‘国丈说的那里话！生命注定的，何必去寻。何况龙凤配合，自有一切神灵暗中指引；再加我时时小心寻访，一经寻访着了，自然引驾到府上来。’张百万此时将信将疑，便留那骗子在家住下。张家本有个花园，他每天晚上，约了张百万在园里指天画地的，说望天子气。天天说些蛊惑的话，蛊惑

得张百万慢慢的信服起来，所有来求他女儿亲事的，一概回绝。一混了一年多，张百万又生起疑心来，说那里有甚么真命天子。那骗子骗了一年多的好吃好喝，恐怕一旦失了，遂造起谣言来，说是近日望见那天子气到了成都了，我要亲身出去访查。于是日间扮得不尴不尬，在外头乱跑；晚上回到张百万家里去睡，只说是出去访寻真命天子。如此者，又好几个月。

“忽然一天，在市上遇了一个二十来岁的樵夫，那骗子把他一拉拉到一个僻静去处，纳头便拜，说道：‘臣接驾来迟，罪该万死！’那樵夫是一条蠢汉，见他如此行为，也莫名其妙。问道：‘你这先生，无端对我叩头做甚么？’骗子悄悄说道：‘陛下便是真命天子！臣到处访求了好几年，今日得见圣驾，万千之幸！’樵夫道：‘怎么我可以做得真命天子？谁给我做的？’骗子道：‘这是上天降生的。陛下跟了臣同到一个去处，自然有人接驾。’那樵夫便跟了骗子到张百万家。骗子在前，樵夫在后，一直引他入了花园，安置停当，然后叫张百万来，说：‘皇帝驾到了，快点去见驾！’张百万到得花园，看见那樵夫粗眉大目，面色焦黄，心中暗暗疑讶，怎么这般一个人便是皇帝！一面想着，未免住了脚步，迟疑不前。骗子连忙拉他到一边，和他说道：‘这是你一生富贵关头，快去叩头见驾，不可自误。’张百万道：‘这个人面目也没甚奇异之处，并且衣服褴褛，怎见得是个皇帝？先生，莫非你看差了！’骗子道：‘真龙未曾入海，你们凡人那里看得出来。你如果不相信，我便领了圣驾到别人家去，你将来错过了富贵，不要怨我。’张百万听了他的话，居然千真万真，便走过去，对了那樵夫

叩头礼拜，口称‘臣张某见驾’。

“那樵夫本是呆蠢一流人，见人对他叩头，他并不知道还礼，只呆呆的看着。张百万叩过了无数的头，才起来和骗子商量，怎样款待这皇帝。骗子道：‘你看罢！你的命是大贵的，倘使不是真命天子，他如何受得起你的叩头呢。此刻且先请皇帝沐浴更衣，择一个洁净所在，暂时做了皇宫，禁止一切闲杂人等，不可叫他进来，以免时时惊驾；然后择了日子，请皇帝和娘娘成亲。’张百万道：‘知道他几时才真个做皇帝呢，我就轻轻把女儿嫁他？’骗子道：‘凡一个真命天子出世，天上便生了一条龙。要等那条龙鳞甲长齐了，在凡间的皇帝，才能被世上的能人看得出，去辅佐他；还等那条龙眼睛开了，在凡间的皇帝才能登位。这一个真命天子，向来在成都，我一向都看他不出，就是天上那条龙未曾长齐鳞甲之故。近来我夜观天象，知道那条龙鳞甲都长齐了，所以一看就看了出来。我劝你一不做，二不休。如果不相信，便由我带到别处去；如果相信了，便听我的指挥。’张百万听说，还只信得一半。”我道：“这件事要就全行误信了，要就登时拒绝他，怎么会信一半的呢？”

正是：唯有痴心能乱志，从来贪念易招殃。未知作之又说出甚么来，这件事闹到怎生了结，且待下回再记。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

作之道：“张百万依了他的话，拿几套衣服给那樵夫换过，留在花园住下。骗子见张百万还不死心塌地，便又生出一个计策来，对张百万说道：‘真是真命天子，到了吃醉酒睡着时，必有神光异彩现出来，直透到房顶上，但是必要在远处方才望见。你如果不相信，可试一试看。’张百万听说，果然当夜备了酒肴，请那樵夫吃酒，有意把他灌得烂醉。骗子也装做大醉模样，先自睡了。张百万灌醉了樵夫，打发他睡下，便急急忙忙跑回自己宅内的一座楼上凭栏远眺，要看那真命天子的神光异彩。那骗子假睡在床上，听得张百万已经去了，花园里伺候的人也陆续去睡了，方才慢慢起来，取出他所预备的松香末（这松香末，就是戏场上做天神出场时撒火用的），他又加上些硝磺药料，悄悄的取了一把短梯，爬到墙头上，点上了火，一连向上撒了四五把，方才下来。到了半夜时，又去撒了几把。然后收拾停当，安心睡觉。张百万在自己楼上，远远的望着花园里，忽然见起了一阵红光，不觉吃了一惊；谁知惊犹未了，接着又起了三四阵；不觉又惊又喜，呆呆的坐着，要等再看，谁知越等越看不见了。听一听四面寂无人声，正要起身去睡，忽然又看见起了四五阵。大凡一个人，心里有了疑念，眼里看见的东西，也会跟着他的疑念变幻的。撒

那松香火，不过是一阵火光；火光熄了，便剩了一团烟。骗子一连撒了几把火，便有几团烟，看在张百万的眼里，便隐隐成了一条龙形。他还暗自揣测，那里是龙头，那里是龙尾，那里是龙爪，越看越象。一时间那烟消灭了，他还闭着眼睛，暗中去想象呢。

“到了次日，一早便爬起来，到花园里去找骗子。骗子还在那里睡着呢，张百万把他叫醒了。他连忙一骨碌爬起来，说道：‘甚时候了？我昨夜醉的了不得，一夜也不曾醒。’张百万便告以夜来所见。又道：‘红光当中，隐隐还现了一条龙形呢！’骗子道：‘可惜我也醉了，不曾看得见；不然，倒可以看看他开了眼睛不曾。’张百万道：‘这个还不容易吗，今天晚上再请他吃一回酒，先生到我那边楼上去看便了。’骗子吐出了舌头道：‘这是甚么话！昨天晚上，已经是冒险的了；倘使多出现了，被别人看见，还了得么！何况他已经现了龙形，更不相宜！他那原形，天天在那里长，必要长足了，才能登极；每出现一次，便阻他一次生机，长得慢了许多。所以从今以后，最要紧不可被他吃醉了。你已经见过一次就是了，要多见做甚么。’张百万果然听了他的话，从此便不设酒了，央骗子拣了黄道吉日，把女儿嫁给那樵夫，张灯结彩，邀请亲友，只说是招女婿，就把花园做了甥馆。一切都是骗子代他主张。“成过亲之后，张百万便安心乐意做国丈，天天打算代女婿皇帝预备登极，买了些绫罗绸缎来，做了些不伦不类的龙袍。那樵夫此时养得又肥又白，腰圆背厚，穿起了龙袍，果然好看，喜欢的张百万便山呼万岁起来。骗子在旁指挥，便叫樵夫封张百万做国丈，自己又讨封了军师。几个人

在花园里，就同做戏一般乱闹。这风声便渐渐传了出去，外面有人知道了。骗子也知道将近要败露了，便说：‘我夜来望气，见犍为地方出有能人，我要亲去聘了他来，辅佐天子。’就向张百万讨了几百银子，只说置办聘礼，便就此去了。

“这里还是天天胡闹。那樵夫被那骗子教得说起话来，不是孤家，便是寡人。家里用人都叫他万岁。闹得地保知道了，便报了成都县。县官见报的是谋反大案，吓的先禀过首府，回过司道，又禀知了总督，才会同城守，带了兵役，把张百万家团团围住。男女老幼，尽行擒下，不曾走了一个。带回衙门，那樵夫身上还穿着龙袍，张百万的女儿头上还戴着凤冠。县官开堂审讯，他还在那里称孤道寡，嘴里胡说乱道，指东画西，说甚么我资州有多少兵，绵州有多少马，茂州有多少粮；甚么宁远、保宁、重庆、夔州、顺庆、叙永、酉阳、忠州、石硅，处处都有人马。这些话总是骗子天天拿来骗他的。他到了公堂，不知轻重，便一一照说出来。成都县听了，吓的魂不附体，连忙把他钉了镣铐，通禀了上台。上台委了委员来会审过两堂，他也是一样的胡说乱道。上台便通行公事，到各府、厅、州、县，一律严密查拿。那一班无耻官吏，得了这个信息，便巴不得迎合上意，无中生有的找出两个人来去邀功，还想借此做一条升官发财的门路，就此把一个好好的四川省闹的阖属鸡犬不宁。这种呆子遇了骗子的一场笑话，还要费大吏的心，拿他专折入奉，并且随折开了不少的保举。只是苦了我们行客，入店设宿，出店上路，都要稽查，地保衙役便借端骚扰。你既然那边未曾立定事业，又何苦去招这个累呢。”

我道：“听说四川地方，民风极是俭朴，出产又是富足，鱼米之类，都极便宜，不知可确？”作之道：“这个可是的；然而近年以来，也一年不如一年了。据老辈人说的：道光以前，川米常常贩到两湖去卖；近来可是川里人要吃湖南米了。”我道：“这都为何？”作之道：“田里的罌粟越种越多，米麦自然越种越少了。我常代他们打算，现在种罌粟的利钱，自然是比种米麦的好；万一遇了水旱为灾，那个饥荒才有得闹呢！”我道：“川里吃烟的人，只怕不少？”作之道：“岂但不少，简直可以算得没有一个不吃烟的。也不必说川里，就是这里宜昌，你空了下来，我和你到街上去看看，那种吃烟情形，才有得好看呢！”我道：“川里除了鸦片烟之外，还有甚么大出产呢？”作之道：“那不消说，自然是以药料为大宗了。然而一切蚕桑矿产等类，也无一不备，也没有一样不便宜，所以在川里过日子是很好的，只有两吊多钱一石米，几十文钱一担煤，这是别省所无的。”我道：“他既然要吃到湖南米，那能这样便宜？”作之道：“那不过青黄不接之时，偶一为之罢了；倘使终岁如此，那就不得了！”

我道：“那煤价这等贱，何不运到外省来卖呢？”作之道：“说起煤价贱，我却想起一个笑话来。有一位某观察，曾经被当道专折保举过的，说他留心时务，学贯中西。他本来是一个通判，因为这一保，就奉旨交部带领引见；引见过后，就奉旨以道员用。他本是四川人，在外头混了几年，便仍旧回到四川去，住在重庆。一天，他忽然打发人到外头煤行里收买煤斤；又在他住宅旁边，租了一片四五十亩大的空地，买了煤来，都堆在那空地上头。不多几天，把重庆的煤价闹贵

了，他又专人到各处矿山去买。”我道：“他那里有这许多钱？买那许多煤，又有甚用处呢？”作之道：“你不知道，他一面买煤，一面在那里招股呢。”

我道：“不知他招甚么股？”作之道：“你且莫忙，等我说下去，有笑话呢！他打发人到四处矿里收买，一连三四个月，也不知收了多少煤，非但重庆煤贵了，便连四处的煤都贵了。在我们中国人，虽然吃了他的亏，也还不懂得去考问他为甚么收那许多煤，内中却惊动起外国人来了。驻劄重庆的外国领事，看得一天天的煤价贵了，便出来查考，知道有这么一位观察在那里收煤，不觉暗暗纳罕，便去拜会重庆道，问起这件事来。谁知重庆道也不晓得。领事道：‘被他一个人收得各处的煤都贵了，在我们虽不大要紧，然而各处的穷人未免受他的累了。还求贵道台去问问那位某观察，他收来有甚用处；可以不收，就劝他不要收了，免得穷民受累。’重庆道答应了，等领事去后，便亲自去拜那位某观察，问起这收煤的缘故，并且说起外面煤价昂贵，小民受累的话。某观察却慎重其事的说道：‘这是兄弟始创的一个大公司，将来非但富家，并且可以富国。兄弟此刻，非但在这里收煤，还到各处去找寻煤矿，要自己开采煤斤呢。至于小民吃亏受累，只好暂时难为他们几天，到后来我公司开了之后，还他们莫大的便宜。我劝老公祖不妨附点股分进来，这是我们相好的知己话；若是别人，他想来入股，兄弟还不答应，留着等自己相好来呢。’重庆道道：‘说了半天，到底是甚么公司？甚么事业？’那位观察道：‘这是一个提煤油的公司。大凡人家点洋灯用的煤油，都是外国来的，运到川里来，要卖到七十多文一斤。我到外

国去办了机器来，在煤里面提取煤油，每一百斤煤，最少要提到五十斤油。我此刻收煤，最贵的是三百文一担，三百文作二钱五分银子算，可以提出五十斤油；趸卖出去，算他四十文一斤，这四十文算他三分二厘银子。照这样算起来，二钱五分银子的本钱，要卖到一两六钱银子，便是赚了一两三钱五分，每担油要赚到二两七钱。办了上等机器来，每天可以出五千担油，便是每天要赚到一万三千五百两；一年三百六十天，要有到四百八十六万的好处。内中提一百万报效国家，公司里还有三百八十六万。老公祖想想看，这不是富国富家，都在此一举么！所以别人的公司招股分，是各处登告白，散传单，惟恐别人不知；兄弟这个公司，却是惟恐别人知道，以便自己相好的亲戚朋友，多附几股。倘使老公祖不是自己人，兄弟也绝不肯说的。’重庆道听了他一番高论，也莫名其妙，又谈了几句别的话，就别去了。

“回到衙门里，暗想这等本轻利重的生意，怪不得他一向秘而不宣。他今日既然直言相告，不免附他几股，将来和他利益均沾，岂不是好。并且领事那里，也不必和他说穿，因为这等大利所在，外国人每每要来沾手，不如瞒他几时，等公司开了出来，那时候他要沾手也来不及了。定了主意，便先不回领事的信，等那位观察来回拜时，当面订定，附了五千两的股分。某观察收了银子，立刻填给收条，那收条上注明，俟公司开办日，凭条例换股票，每年官息八厘，以收到股银日起息云云。某观察更说了多少天花乱坠的话，说得那重庆道越发入了道儿。那领事来问了几次回信，只推说事忙不曾去问得。

“俄延了一个多月，那煤越发贵了，领事不能再耐，又亲自去拜重庆道。此时重庆道没得好推挡了，只得从实告诉，说：‘是某观察招了股分，集成公司，收买这些煤，是要拿来提取煤油的。’领事愕然道：‘甚么煤油？’重庆道道：‘就是点洋灯的煤油。’领事听了，希奇的了不得，问道：‘不知某观察的这个提油新法，是那一国人，那一个发明的？用的是那一国、那一个厂家的机器？倒要请教请教。’重庆道道：‘这个本道也不甚了了。贵领事既然问到这一层，本道再向某观察问明白，或者他的机器没有买定，本道叫他向贵国厂家购买也使得。’领事摇头道：‘敝国没有这种厂家，也没有这种机器。还是费心贵道台去问问某观察，是从那一国得来的新法子，好叫本领事也长长见识。’重庆道到了此时，才有点惊讶，问道：‘照贵领事那么说，贵国用的煤油，不是在煤里提出来的么？’领事道：‘岂但敝国，就是欧、美各国，都没有提油之说。所有的煤油，都是开矿开出来的，煤里面那里提得出油来！’重庆道大惊道：‘照那么说，他简直在那里胡闹了！’领事冷笑道：‘本领事久闻这位某观察，是曾经某制军保举过他“留心时务，学贯中西”的，只怕是某观察自己研究出来的，也未可知。’说罢，便辞了去。

“重庆道便忙忙传伺候，出门去拜某观察。偏偏某观察也拜客去了，重庆道只得留下话来，说有要紧事商量，回来时务必请到我衙门里去谈谈。直到了第二天，某观察才去拜重庆道。重庆道一见了他，也不暇多叙寒暄，便把领事的一番话述了出来。某观察听了，不觉张嘴挤舌。”

正是：忽从天外开奇想，要向玄中夺化机。未知他那提煤油的妙法，到底在那里研究出来的，且待下回再记。